

美華文學

季刊

THE LITERATI

2009年 / 春季号 / 总第69期

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主办

社 长：黄运基

副社长：王明玉

主 编：刘子毅

执行主编：程宝林 刘荒田

副主编：李硕儒 王性初 郑其贤

网络版主编：王明玉 网络版执行主编：达文

www.meihuausa.com

2009年/春季号

总第69期

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
主办

编辑
《美华文学》杂志社

本期封面设计
程博瀚

网页设计
王明玉

刊名题字
赵锋强

排版
黄健威

出版
美国时代翻译公司

地址
3450GearyBlvd.
Suite205
SanFrancisco
California94118

电话
(415) 668-2388

传真
(415) 668-2322

印刷及装订
SpotlightDesign&
Printing

目录

华夏情—海外华人华侨画家与海上作家笔墨交流展

编者按	4
前言 宋仪侨	5
水龙头的前世与今生 画/蒋昌一 文/宗福先	6
桌边的姑娘 画/黄齐文 文/陈村	7
飞去的逸飞 画/陈逸飞 文/毛时安	8
他来自西双版纳的丛林 画/丁绍光 文/毛时安	10
记忆中的童话—石库门 画/李守白 文/程乃珊	12
流逝的岁月 画/陈逸鸣 文/程乃珊	13
被折叠的时间 画/陈丹青 文/孙甘露	14
思索的灵魂 画/赵尔俊 文/赵长天	15
我看管齐骏古典戏曲人物画 画/管齐骏 文/王小鹰	16
一双中国人的眼睛 画/吕吉人 文/王周生	17
西方色彩和东方智慧 画/孔柏基 文/赵丽宏	18
画出音乐的旋律 画/甘锦奇 文/赵丽宏	19
《华夏情—海外华人华侨画家与海上作家笔墨交流展》后记	21
——美国圣地亚哥甘爱东眼科医师剪影	

美华作家访谈录

纵横大地专访：诗人王性初“婉约朦胧水样春愁”	22
------------------------------	----

人物春秋

明眸梦圆 善睐众生 宗鹰	25
--------------------	----

《德蓉文集》专辑

旧金山湾区热门专栏作家—德蓉 刘荒田	30
德蓉专栏作品选登	32

小说

中瓜得瓜，种牙得牙（小小说） 余国英	34
三月不来四月来 杨静龙	36
——柳杨堡纪事一	

散文·随笔

去地坛拜访你 依娃	47
悦在音乐之美 邓泰和 图/文	52
我的上海情结 江南	54

又见上海 江南	55
残荷印象 张尔中 图 / 文	57
300多件华侨文物终于回归祖国 招思虹	58
太平洋之行 文 / 黎志滔 图 / 董必清	59

诗歌

异土异乡 王性初	60
北京采风纪怀（外二首） 黄荣伙	61
周正光旧体诗选辑	62
邓治古体诗词五首	63
同胞（外一首） 林一鸣	64
诗海风流 觉虹	64
下雪的心情 熊国华	65
三月与白雪相遇 龙爱萍	65

评论

花团锦簇：缘自生命的呼喊 谭湘	66
—— 读《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奖作品精选》	
和非马先生辩论 文刀	68
—— 读非马的《曼谷玉佛寺》有感	
读黄运基的《机上即景》 陈中美	69
诗艺、史识、精神 洪三泰	70
—— 读奖述卓的《诗词小札》	
《珠江文踪》序二：半个世纪创新路 洪三泰	72
—— 黄伟宗《珠江文踪》序	
画面错落有致，风格优雅和谐 图 / 张尔中 文 / 章朝东	74
—— 读尔中先生的飞鸟照片	
教人爱不释手的奇书 刘荒田	75
—— 读常罡的《海外拾珍记》	
赏珍小语 周正光	78
—— 读常罡的《海外拾珍记》的前前后后	

美华文讯

文讯两则	11
北美新移民文学国际研讨会	20
《觉虹诗选》出版	65
文心社消息两则	71
文讯四则	77
美华作家大丰收	79

封面及封底画作由上海大剧院画廊提供

美华文学编辑部

特邀顾问：
(按姓氏汉语拼音
字母顺序)

陈公仲 董乃斌
黄万华 韩小蕙
金坚范 刘登翰
饶芃子 施建伟
熊国华 张 炯

社 长：黄运基

副 社 长：王明玉

主 编：刘子毅

执行主编：程宝林
刘荒田

副 主 编：李硕儒
王性初
郑其贤

网络版主编：王明玉

网络版

执行主编：达文

编委：

陈中美 程宝林
达 文 李硕儒
李晓军 刘荒田
刘子毅 王明玉
王性初 俞璟璐
喻丽清 曾 宁
郑其贤

THE LITERATI (ISSN1522-1784)
is published quarterly (4 issues
per year) by the Chinese Journal
LLC, 3450 Geary Blvd., Suite
205, San Francisco, CA94118.
Subscription rate is US \$25.00
per year. Comments or ques-
tions can be forwarded to the
above address or contact us at
(415) 668-2388 or by email at
literati@chinesejournal.com

华夏情——海外华人华侨画家 与海上作家笔墨交流展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上海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于去年夏天在上海大剧院画廊联合举办了《华夏情——海外华人华侨画家与海上作家笔墨交流展》。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多元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各种文化思潮异常活跃，互相冲击碰撞。在创意性文化活动中，艺术家是以画笔抒发自己对社会变迁感受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中，他们个性化的创作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人文的变化，社会的变动。他们满怀创作激情，在画布上表现对自身或周边世界，事件与人物的变化的感叹，颂扬，嘲讽，或争议与质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时代精神强调的是传承，创新与敢于拓展。他们的创作无疑会生动地与形象地从多个侧面反映出三十年中的种种变化。

《美华文学》已在2008年的秋季号和冬季号的封面及内页刊登了多位参展画家的作品。本期则图文并茂地刊出多位上海作家与画家的对话感言，敬请读者欣赏。



前言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之际，跨国际的文化艺术交流也日益活跃。不少艺术家纷纷走出国门，跨越重洋，赴海外深造，学习，研讨，探索。他们有的早已闻名画坛，有的则是无畏的创新求索者。三十年来，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洪流波涛中，寻找自己创作的天地，传播东方文化，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了解，在各自旅居的国家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回忆过去，记录今天，憧憬未来，传承文明。这次举办的《华夏情——海外华人华侨画家与海上作家笔墨交流展》展示的就是四十余位海外游子的艺术硕果及其心路历程。

浓浓华夏情，拳拳游子心。这个特殊的华人华侨画家群体有一个共同的情结，那就是无论在天涯海角哪一方，内心深处都怀着一份对养育他们的故土故乡的眷恋，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真情。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他

们纷纷在国内外捐款与捐赠艺术作品义卖，深情地投入到抗震救灾的活动中。

在本次活动中，有十位海上著名作家欣然参加了与这个群体的交流。他们从独特的文学视角出发，以生动的笔触抒写了对这些海外艺术精英及其艺术的感想感受。这种艺术与心灵之间的交流，充满了诗意，是极为精采的和别开生面的艺术与文学之间的精神对话，也是一种饶有情趣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方式。

艺术之神与文学之灵的携手，给我们带来了耐人寻味的人文意境。我衷心地祝愿这次华夏情交流展获得圆满成功。

宋仪侨
上海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 会长
2008年6月12日



上海作家与华人华侨画家的对话

水龙头的前世与今生

画/蒋昌一 文/宗福先

走进大剧院画廊，我的目光被蒋昌一先生的油画《邻里之间》紧紧抓住。那纠缠在一起的一堆破旧水龙头，它们让我那么熟悉，熟悉得简直令我心里隐隐作痛；但是它们又那么陌生，陌生得令我觉得恍如隔世！

朋友看我在画前徘徊说：你又没在这种地方住过。这是实话。画里有六个水龙头，我最多只有过三家人共用一个厨房的经验。但是这个画面，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上海人，都不会陌生。还应该有一幅与之孪生的画面，就是纵横交错的电线、高低不同的灯头、明暗不等的灯泡与长短不一的拉线。记得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里去，他住三楼，楼梯之黑暗，便是白天也必须开灯。他家的路灯拉线就从三楼一直悬将下来。我摸黑找到那根线，拉亮了灯朝三楼爬去。爬到一半“啪”地一声灯被关掉了，眼前一片漆黑。幸亏朋友听见了出门来拉开了属于他家的那盏灯，我才重见光明。朋友拉我进门悄悄地说：你开了人家的灯！我说：那么小气？

但是今天我不再说这么不宽容的话了。他们是被那个年代的贫困逼出来的。一滴水、一瞬间的电流，是他们唯一能为自己节约下来或者说“挣回来”的财富。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发财的渠道与可能，他们的聪明才智，只能用在邻里之间的明争暗

斗。厨房里的矛盾与争斗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曾经是上海市民新闻的经久不衰的话题。

但是仿佛突然之间，这个话题消失了。再也无影无踪。

幸亏蒋先生留下了这幅画。

《邻里之间》暗示我们，这些水龙头有过辉煌的时刻，在它们面前曾经你来我往，人头攒动。画面上的每个龙头、每根水管都通向一个家庭、一个故事。我非常想知道，那时它们的主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这里的？他们又是怎样如这些龙头般挤在一起生活的？这里的六个龙头之下、邻里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邻里之间》明示了它今天的破败。画面上锈蚀的水管、出了铜绿的龙头和长满青苔的水池，说明这里被主人遗弃已经很有些年头了。那么，他们的主人今天又搬到那里去了？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的水龙头又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今天又在经历着什么样的新的故事？

蒋昌一先生薄薄一幅画，却有极厚重的历史感。这一组独特的静物，画出了历史变迁、世事沧桑，画出了水龙头的前世今生，也画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前世与今生。

2008年5月



桌边的姑娘

画/黄齐民 文/陈村



我至今不知道这画是什么标题。那天在画廊游走，见了，就有意思偷它。我看画展，总要在众多画中找到一幅最想偷的（当然只是意淫），喜欢了，想挂到自己的家中。而那天，我看中的是黄先生的这幅。在它跟前站的时间最长。

我说的“偷”，跟卖多少钱无关。跟作者的名气无关。我看中，是因为它在哪里打动了我。

画面上，一个面目不清的女孩，坐在木椅上看书。

颜色很沉稳，温暖。文革时候，一画画的朋友喜欢柯巴巴的“酱油调子”，这画上的调子浅些，有我说不上来的“调子”。从围巾看，是冷天。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跟前有杯咖啡，有壶。另外是盆子？

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书。或者是以书做幌子，想自己的心事？那个年纪，有多多心事可想，也可不想。

那是个没有时辰的断想。可以装在几乎所有年代。那个姿势，可以一再。

我喜欢那个气氛。让人能看书，想心事，能喝咖啡，不抽烟。

道具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那画面的气氛。有点朦胧。女孩面目不清也不要紧。我们看人，常常也是看个大概，不能之后一一报数的。但打动我们的就是这大概吧，第一秒钟就认了，要再看她看画。其他的花絮可能写到书上，写到表格中，不重要了。

我那天拍了一些资料。一本画册上有黄先生的另外的画：《挪威酒吧》，《古钢琴》，《艾滋病患者》等。据一份文字资料，黄齐民先生生于1960年，1989年留学挪威，现在定居挪威。挪威画家我只知道蒙克，有段时间我台板下压着一张《呐喊》的印刷品。

出现在黄先生画笔下的人物温和得多，桌边的姑娘也不像凡高《吃土豆的人》那么苦涩。一个很私人的场景，同样令人心动。

哪怕是专家，好好谈论一幅画是很难的。造型艺术不适合用文字转述。只要一瞥就可明了的东西，文字太拙于。我看过不算太少的西洋画（多数是印刷品），看完就完了，这是头一篇“画评”，没有学识可搬弄。不能说它像谁，哪里来，哪里去，趁机为绘画史泄洪。我可说的只是我的看见和感想。我能推想的是画家一笔一画涂抹颜色勾勒构图时候的心绪。我想，他那么画来，这图景必是第一个感动了他。据说黄先生不囤积画布，

买来画，画好了再买。他愿意为此付出劳动，付出精神，投射自己的情感。哪怕谁都不喜欢，他也会敝帚自珍。因此我等是不是喜欢，对他很不重要。

我是喜欢看画的。以前，文革时分，看到从杂志撕下的画页也很幸福。我们发明了将书本卷起来，滤去边界，用一只眼睛看，这样会生出错觉，有非常强的立体感，将逆光中那几个女孩的腿脚称作“小玻璃棍”。那真是幸福的时光。周围那么阴暗，那逆光的小玻璃棍无比灿烂。

回到这幅画。感谢它带我回到宁静的时候，一个人，专心。这几天，我将它做了我msn的头像。希望其他朋友也看到它。我们离开宁静和专心远了，让它勾一下魂。

此刻是凌晨四点多。书房的窗外一再响雷，下着大雨。我前几天写过一遍这画，应景，写得笨笨，拿腔拿调让我汗颜，我在今夜的雷雨中重写。以报答作者的诚挚，响应他的爱。

2008.6.23

飞去的逸飞

画/陈逸飞 文/毛时安

晚清刘熙载在《艺概》中，以一个“飞”字概括庄子汪洋恣肆奇诡浪漫的文风。我也用一个“飞”字来概括陈逸飞的艺术和人生。确实，我们大家已经习惯叫他“逸飞”。他的一生，已经在中国艺术的天空里留下了永恒的“飞”过的痕迹。不同的是，庄子飞在一个古典而诗意的时代，逸飞飞在一个多变而功利的时代。另外，逸飞虽然是个写实的画家，但他骨子里一直怀着“飞”的诗意与梦想。2005年4月10日，逸飞作为一个艺术家，以五十九岁的英年，以一个美丽而凄婉的决绝姿态，不无飘逸地、永远地，飞了。他飞到了哪里？是那个星光闪烁白云飘渺的天堂吗？

逸飞飞了，他留下了很多。有他的艺术，有他的人生，有他的产业，还有对他的评说、注解、猜测，当然还有鲜花和泪水，还有文艺界那么多或近或远的朋友的牵挂，还有他身后依然轰动依然天价的拍卖。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和他的名字有关，但也和他的存在无关。因为他的肉身已经消失在我们每个人都会消失其中的那个茫茫的虚无之中了。在他如日中天声名显赫的时候。

逸飞是个说话细声慢气、极文静的人。但逸飞又是一个事实上在艺术的汪洋大海上航行，不断开辟着自己



新的航道，充满着传奇和故事的艺术家。我想，他在艺术上经历的惊涛骇浪和他所闯过的激流险滩一样的多。逸飞生前是个明星式的人物，太多的光环笼罩着他的生活。同时，他又象居中的恒星，把那么多行星和卫星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用今天的话说，他有无数的“粉丝”。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那么长久地生活在媒体的闪光灯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骚动。他

实在是个太有魅力的人物。我一直远远地看着他。我想，他其实是很累很累的。

前些日子，我出席逸飞去世三周年在泰康路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举办的一个追思会。长长的方桌上点着一盏盏白色的蜡烛。烛光摇曳，没有张扬，人不很多。他的太太，脸色苍白，神情肃穆，一袭黑衣，静静地坐在那儿。人们慢慢地诉说着曾经的逸飞。都说的挺好。这样的宁静、平常。我认为，天堂里的逸飞会喜欢的。太热闹的艺术，总让人有点说不出的味道来。

讨论中国当代油画，尤其是研究上海的油画史，陈逸飞是个你即使闭着眼睛也绕不过去的庞然大物，一个走进历史，在当代中国油画史大墙上刻下自己深深印记的大油画家。

逸飞是个既有扎实艺术功底又有敏慧艺术才气的画家。他的功底不仅表现在他坚实的写实本领，他对造型结构的把握，对光线明暗的处理，对三度空间色彩变化的感觉，尤其是他对宏大场面的组织调度，不仅在同代油画家中，即使放在其前后的大批油画家中，他都堪称人中翘楚。在艺术世界中，往往有功力者缺才气，才气横溢者怕艰苦。他是那种能用天才想象将技巧调动起来，服务于画面和人物的艺术家。而且他真的努力用功，这使他很早就从同辈画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油画界最早成名的精英人物，深刻影响了其同时代前后左右的一大批油画家。如陈丹青在陈逸飞去世后就曾回忆过当年受益于陈逸飞油画艺术的情景。

逸飞是个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引领艺术潮流的艺术家。他从事油画艺术的三十年，正是我们生活的国家和世界斗转星移，经历多次空前深刻而复杂历史巨变的时代。在最革命最狂热的年代里，他创作了《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1969)、《黄河颂》(1972)、《开路先锋》(1972)。这些作品在一片亢奋昂扬的“红海洋”中，以其独有的“革命的抒情性”，给当时的中国油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脱俗的风。在粉碎“四人帮”，解放思想，全民族陷入历史的沉思反省之际，他又接连创作了《占领总统府》(1976)和《踱步》(1979)。前者以其高视点构图一览众山的气魄，将解放军战士把胜利红旗插上总统府的庄严历史瞬间展示得瑰丽而生动，人物与场景浑然一体，从而成为从50年代开始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巅峰和压卷之作，被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最显赫的位置。后者以一个踱步沉思在历史风云前的年轻人形象，隐喻当时一代年轻人的迷惘、反思和求索的思想历程。

80年代逸飞赴美深造。他是大洋彼岸最早从困厄中摆脱出来的中国画家。他的聪明和怀乡情绪，使他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江南水乡的绘画价值，引发他创作了《桥》(1984)、《双桥》(1985)。江南水乡历来是传统中

国画的世袭领地，现在逸飞用油画再现了不同于国画的江南的色彩和肌理。他的才华深为石油大亨哈默博士所激赏。博士访华又把自己收藏的《双桥》转赠给邓小平同志。一时间在中国社会引去巨大轰动。这样，即使人在异国他乡，逸飞依然引领了中国大陆的油画潮流。江南水乡由此成为画家、画商、画廊热捧的题材。直到今天依然“高烧”不退。

90年代中国美术渐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时代。在这个令许多画家困惑失落一时无所适从的时代，逸飞依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先后创作了《浔阳遗韵》(1991)、《罌粟花》(1991)、上海旧梦系列《黄金岁月》(1993)、《玉堂春暖》(1993)。这些作品将伦勃朗强烈明暗对比的光影关系处理手法，大胆地运用到身着清末民初服饰的“新式仕女”身上，运用到旧上海听戏，搓麻将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画面中流溢着一派迷蒙幢och、幽怨的气息，通体散发着梦幻一般的怀旧情调。在生活突飞猛进，人们开始失落往昔时光，陷入伤感无际，逸飞又开创了一个新的题材表现领域。他用油画笔唱开了忧伤唯美的怀旧金曲。三十多年来，逸飞永远是油画领地里的成功者。我一直无法明白，是幸运女神一直眷顾着他，还是他始终不渝地追求着幸运女神。我也一直无法明白，这对于逸飞油画艺术的发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

逸飞是精明的，逸飞是敏感的。他总能那么聪明地捕捉到时代风向的即将转向，迅即用自己的艺术引领这种时风的变化。在时代和艺术和文化对应关系的感应上，逸飞是充分、绝对上海的，海派的。他的这种精明和精准，大约只有文学界的才子余秋雨才能与之匹配。

当然，逸飞每一次画风和题材的转变，都会引来一大批跟风者。对于他的大批追随者，我倒是想到马克思对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说过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因为几乎所有的追随者都不具备逸飞的天赋和素质。这不仅在于，逸飞实在太聪明了。更在于逸飞油画中始终有一种自青年时代就有的略带女性化的抒情和诗性的品质。

逸飞是当今中国最昂贵的画家。他的作品在美术市场所向披靡。其价位总是在拍卖市场创造着新的纪录，然后又被自己的作品打破自己的纪录，成为中国美术市场最受追捧的油画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雅俗共赏的油画明星。

最后，逸飞是个雄心勃勃大包大揽的艺术家。他太有才了。他四面出击，画画、拍电影、做服装、办杂志、开企业。最后他没有倒在油画架前，而是颓然累倒在富阳《理发师》的摄影机下。

唉，好端端的一个逸飞，飞了。飞进了历史的天空。飞去的逸飞在朋友中和美术界留下了一阵轻轻的叹息。

他来自西双版纳的丛林

画/丁绍光 文/毛时安



艺术是一种宿命。

当某种人生要素神秘地闯入你那些秘为人知的心灵王国以后，你的一生似乎都会向着那个要素聚拢。有点象夏夜灯光下无数小飞虫密密麻麻地聚集一样。然后，为了这一决定你一生的神秘要素，你竟然象飞蛾扑火那样，虔诚、勇敢、奋不顾身地献出了你的一切。在我们未知的那个世界里，是否总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中牵导着我们，昭示着我们？

1961年，一位出生在陕西，负笈游学于京城年轻人，在西双版纳深入生活。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正是那短短几个月，穿丛林，住山寨，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走向，决定了他的艺术。从此，月光下的小河流水淌过他一生的梦境，山寨里的月光照亮了他的全部窗口，使他的灵魂由此蜕变、涅槃，成为一只染着西双版纳瑰丽风情的吉祥孔雀。并且，由此他鼓荡起美丽的双翼，飞遍了生活的星球的许多地方。

人和自然会有某种心灵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只发生在个别人和特殊的自然环境之间，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因缘际会。在西双版纳深入生活其实只有四个月，那四个月，丁绍光感觉自己生活在一片遥远而亲切，陌生而熟悉的梦幻中。是的，此前，他从来没有亲临过这片神奇浪漫的土地，但他早在自己心仪的导师庞薰琴的作品里，用心抚摸过这里的山山水水。庞先生早年创作的表现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尤其是他画笔下那些美丽的苗家妇女，曾无数次感动过这位中央工艺美院的高材生。西南边陲与京城遥隔千山万水，但他感受到自己精神气质与风情万种的热带情调心心相映，和那种异域的气息风光息息相通。

第二年大学毕业，这位北方汉子就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一切，落户昆明，就教于云南艺术学院。这片无数兄弟少数民族的传说，故事和热带奇花异果一起，在夜晚星光下喃喃呢语，神秘开放的土地，提供了丁绍光享用终生源源不断的艺术山泉，点燃了他的激情火花，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段凄婉伤感的爱情往事。这段往事后来升华为他代表作《乐园》

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他接受的学院的艺术教育和西南兄弟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期间，他最神往的老师是张仃、吴冠中，尤其是张光宇，这位如今多少有点被淡忘冷落的大艺术家。这位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造型设计师对中国民族艺术装饰意味极有眼光的发现，匠心独运的综合运用，深刻地影响了丁绍光的美学趣味。而这种影响，正是在多民族聚居的西南找到了施展理想和才华的舞台。由此，丁绍光探索并初步形成了线描重彩的艺术表现语言。这种语言，以流畅，穿插的线条作为语法主干，以不透明的平涂色块作为倾诉的语词。显然，他线条的灵感来自民间和民族壁画、绣品的启示。他跳跃明亮的色彩则受到了少数民族绘画、刺绣、歌舞、服饰和热带旖旎风光的启迪。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画坛，以丁绍光为领军人物的云南画派曾经轰动一时。如今，几十年后我依然能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他们作品时，如闻到草叶清香的内心悸动。1975年，丁绍光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同年他出版了富于情调展现功力的《丁绍光白描作品集》。

20世纪80年代，丁绍光定居美国。史达尔夫人说过：“别的国家看的越多，越挚爱自己的国家。”对于艺术家来说，别的国家的文化接触的越多，越挚爱自己祖国的文化。空间的距离，使他艺术中宿命的因素日益强烈地放大，放大到复盖个人的一切而趋于无限。西双版纳和丁绍光的关系，在异国他乡就象加州阳光下的野草疯狂地生长。又象一坛陈年的中国佳酿，越发的醇香醉人。同时他又显然受到南北美洲民间艺术和现代艺术

的多种影响，得了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升华。简单地说，重彩，因为颜料色彩的丰富提升，更艳丽、更热烈、更奔放；工笔，因为功力的积累和现代艺术的启迪，线条更工整，走向更自由，切割穿插更富于变化。具象和抽象、现代和古典、东方和西方，各种艺术元素更趋平衡统一。在艺术的装饰效果上达到了一种华丽繁复赏心悦目的境界。

这位9岁远离父母的中国男人，深感自己“失去童年的母爱和亲切太多了。”他用自己的艺术，向世界炽烈地倾诉积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他歌颂阳光、春天、大自然，歌颂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他用最美丽的色彩塑造着女性的美丽，表达着母亲和孩子生命依偎的动人亲情。她们或者在密林中莞尔一笑，或者向着山寨深处凝望，或者徜徉在热带鲜艳茂盛的花丛中，或者放飞和平，吉祥与希望。母亲背着、抱着、牵着自己心爱的孩子，象一首首安详宁静圣洁的摇篮曲。丁绍光的艺术世界渗透着一种中华民族和人类共有的“万物永恒，天地人和”的普适性的生存理想。

仅1985年到1996年，丁绍光就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4000多次。他的作品四次被联合国选用。他创造的女性、儿童，他歌颂的母爱、自然和生命，被称为“联合国宪章理想的真正象征，现代东方艺术的真正传播者。”法国权威批评家帕里诺称他为“20世界的乔托。”他为祖国、为自己赢得无数的桂冠。

美丽的西双版纳是丁绍光艺术世界里永远的精灵。

丁绍光是从西双版纳起飞的孔雀。飞吧，吉祥的孔雀，带着你的宿命和使命。

2008年6月24日晨草，26日晨抄

女作家余国英获奖

美国著名作家余国英女士的中篇小说《好朋友》（长2万字），曾刊登在本刊第50期。此文最近在中国《老年文学》海内外征文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旧金山“美华文协”与中华文化中心 联合举办《德蓉文集》首发式

惯读三藩市《星岛日报》的，10多年来不会错过《自说自话》专栏；常看三藩市《明报》的，一定受《说三道四》专栏（署名“管娴诗”）吸引。德蓉从上世纪到如今，以报纸为田地，耕耘多年，是湾区最有人气的作家，证据就是：这么多专栏写手中，唯独她的粉丝自动组织“德蓉之友”的团体，定期聚会，和德蓉交流。

德蓉的专栏，叙写日常人生，话题无所不包；抒发真情实感，句句击中心坎。多少年来，德蓉迷们强烈呼吁：德蓉应出书！有人寄去私房钱，供德蓉作出书基金。如今，精美典雅的《德蓉文集》终于问世！

首发式于2月1日星期日下午1时举行，由美华文协与中华文化中心联合在文化中心的社区厅举办。与会者众，谈论热烈。

美华文讯

记忆中的童话——石库门

画/李守白 文/程乃珊



石库门时代的生活是很拮据的，厅房不分，门口搁只煤炉就是厨房但人的记忆总不自觉地带着一种选择性，对逝去岁月的怀念，犹如忆起多年前的旧爱，只记得当年种种的好。

上海石库门，满载着代代老去的孩子的回忆：青砖烟窗边栖息的灰鸽，各家后门灶间溢出的弥散在横弄堂里的油氽带鱼的焦香，伸出天井围墙的迎风摇曳的夹竹桃，静静地半启着的嵌着彩色玻璃的、有着很中国的镂花图案却又有个很洋气名字的法兰西长窗，楼上前楼窗口不时伸出一竹竿滴水的大红大绿的花床单、滚着花边的令似懂非懂的我们常会生出莫名心悸的暧昧的内衣如是，满眼一片湿漉漉的吒紫嫣红，花开遍地，恰如画师刚完成的一幅重彩画！亭子间窗槛后，垂着大金花盏的窗帘缓缓拉开，晃过一张不年轻的女人的脸面，描画得很精致的五官有种古典的冷艳，她是整幢房子一则永远解不开的谜诚然一切庸庸碌碌，满目红尘俗浪，却是如此活色生香，曾经那样热闹地装饰了一个人文茂盛的时代，成就了则则已湮远的都市传奇。

时光就这样悄悄地从我们指掌中流逝，原设计为一户人家居住的石库门，渐渐演变成七十二家房客拼住的大杂院，石库门以她母亲般宽厚的怀抱，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四方过客提供一个家。石库门内的生活看似凌乱琐碎，拥挤吵闹，却藏龙卧虎，满溢着市井的温馨和守望相助的情怀，是海派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石库门是上海近代城市文化的图腾，是解不清摸不透的海派繁荣的密码库。

小小一幢石库门，载得起一部沉甸甸的上海都会史，只是，你必须读懂石库门里的文化符号。

当成片成片的石库门从我们城市版图消失后，我们才惊觉，消失的不仅仅是石库门的建筑，而是几代的人文传统和生活模式。

其实沉寂了多年的石库门里的喧闹并没有消失，只不

过凝结在时空的某一处，只留待有缘人细细为她拂去时光隧道上飘落的尘埃。

画家李守白用纤细的笔触、大胆甚至夸张的犹如中国年画的艳俗的着色，为我们描出了幅幅生生猛猛的石库门浮世绘。他完全有理由如此大胆，因为他太谙熟石库门内的每一个细节，完全可以天马行空，挥笔自如，得心应手。他的画笔恰如石库门本身——浓郁中国城隅余韵的高深围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图案的窗框门饰互相呼应，西洋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的屋宇结构和谐统一——原汁原味的海派之风。作者对石库门充满钟爱和眷

恋，他故意让笔下的石库门有种童话般的不真实的辉煌：夸张到几近不成比例的造型、艳丽眩目的色彩，因为那是他的梦！但石库门里的文化符号，他却是运用写实的手法，严谨逼真，哪怕一条咸鱼、一只油腻腻的砂锅、一双珠花拖鞋，都是一丝不苟。最精彩的是在他多幅画面中出现的那几把黄竹椅，椅上一把蒲扇、一本翻到一半的线装书和压在上面的一副老花眼镜，椅子的主人，似只是走开一阵，世上却已是花开花落、几换人间，空留着那几把黄竹椅，遗世地散落着，独对天地暮色，恬淡中有一份天长地久的守候和期盼。

流逝的岁月

画/陈逸鸣 文/程乃珊



岁月不同时光。“时光”只是单一的计量词，“岁月”却是人与时光对话的结晶。时光流失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现象，流逝的岁月，却是化学的，因为随岁月流逝的不仅是青春年华，还有我们曾经十分熟谙的生活场景：比如弄堂口彻夜亮着晕黄柔光的烟纸店里叫得出我们乳名的那对老夫妇、夏日浴后带着一身药水肥皂的清香，额头搽着一抹雪白的痱子粉与小朋友一起玩造房子的童年、还有，穿着可体旗袍，将麻纱绢头在手里握成一束花样的，轻曳着檀香扇的我们的妈妈和祖母。

历史，是无法挽回也不可能重复，但是，可以印记。

画面上应该是应酬的场合一角。画家故意地抹去可以代表那个逝去岁月的所有符号，唯背景隐约有一角雕花老家具的局部，稍一疏忽根本就注意不到。不用借助任何参照物，你都能强烈感受到：这就是那已逝的岁月！不是因为她们的旗袍——而今连餐厅的领位小姐都穿上旗袍——而是那浓郁的、弥漫着整个画面的意境。她们的眼神湮远超然，是隔世的，透着几丝淡淡的冷漠。艺术的笔触令她们在岁月的流水中，由过客成为归人。

两位上海太太紧挨着坐在一张类似琴凳的座上，可见关系的亲密。画面右侧一片灿亮的余光——那边或者正开出一张闹猛的麻将台——勾勒出她们穿着素雅的印度绸旗袍的身影，全然没有现代人所想象的旧上海那种奢华，自有一份低调的雍容。她们是刻意找个静处讲点悄悄话。她们的友情可能早在蝉声连绵的夏夜，女子中学宿舍内垂着

的紫罗纱蚊帐里彻夜私谈的时日就播下了。都讲男人间的友谊是豪旷而世故，只有死党没有可倾述的密友；女人的友情却是细腻缜密，需无止无休的私房话作营养，这份情谊老上海话称之为小姊妹。

因为需恪守的既定规矩，不似今日女友间可以随时相约下午茶，上海太太与小姊妹相聚的机会不多。悄悄地两个小姊妹坐在一起，千头万绪竟不知从何讲起：相夫教子招架来自各方的琐事已够烦心，还要八只瓶七只盖将那点收入摆平，尽力堆砌出一个体面的家。当年美得那样自信自傲，让先生费尽九牛之力才追到手的太太，昔日的美艳都散尽在与娘姨张罗一日三餐与种种乏味的家务琐事中。讲到委屈之处，眼神中流闪着郁达夫、穆时英的纤笔才描绘得出的那种婉约的哀怨，边上的闺友忙用眼光扫视一下那边——人多眼杂，犯不着给人看白戏。

上海太太，秀雅内敛，低调却执著，如丝一样的柔又如丝一样的韧，不论在民族存亡的硝烟中还是黑白颠倒的乱世，不离不舍，默默织出几代载满繁花盛况的彩虹。上海太太，不同传统的师母夫人，她们既传承了旧式女子懿贤良淑的余韵，又受西方人文教育的熏陶，是现代版的《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沉寂了五千年的中华女界吹起的一支银亮的长笛，为摩登上海抹上一道鲜亮的色彩。

当“上海太太”仅解释为已婚的上海籍妇女时，那放逸得如涓涓清泉的Solo，已成绝响。

上海太太是夹在上海史里的一叶沁着檀香的薄薄的书签，一个不留神就悄悄地给滑落在时间长廊的那一头，幸好，被一位有心的画家轻轻地捡拾回来。

被折叠的时间

画/陈丹青 文/孙甘露

我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基本上由自我教育爱上艺术，视野狭窄，年少时相当无知，盲目地幻想，靠挫折喂养，信奉感性、革命和无上的创造，一眼就爱上佛洛伊德，迷信语词，由租界、鲁迅和文革建立意识的上海，视七十年代为人生的奠基时刻，秘密的“资产阶级艺术”是最初的秘密，后来读到福克纳的文字：“在虚无和忧伤之间，宁选忧伤。”立刻被击中——间或他们选择的是虚无。我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听到陈丹青的名字，差不多就像听到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意味着遥远的价值、天赋和荣誉。

我有点运气。一日，阿城在鼓吹了一番《鬼子来了》之后，终于带着姜文的影片到了上海。陈村召我们去凑热闹，就这样，和陈丹青有了一面之缘。

我最早读到陈丹青的文字是刊载在《今天》上的《艺术家肖像——奥尔》，这份断断续续收到的杂志，正像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具有卓越的“当代性”，与一些仅仅奉献“当代生活”的东西截然不同。在简短的奥尔的故事中，旋风般迅疾的笔触描绘的是一位行动迟缓的艺术家——他令我想到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的叙述者的那份混杂着自得、愚蠢、清澈和忧伤。精微

的，同时暗含着赞赏和讽刺的技法。（一个有趣的现象，陈丹青对笔下的有名有姓的大小人物大都十分温和，而那些群众的运气就要差一些。）奥尔，这位无名艺术家对艺术的几乎是绝望地追求，允许我挪用陈丹青另一处的文字来形容此类“做艺术的人”的人生——“庄重得近乎崩溃。”或者如那篇简短的《卢梭》：痴心——没头没脑全心全意。

这些文字的“图式”，完美地具有他的随笔的所有要素：风趣、要言不烦、细节、具有纪德式的自映小说的某些特质——写作（广义的）自身成为创作的对象、观察的喜悦、智慧和修养，还有，沉着。总之，汉语之美。

对建国后中国文化的古怪境遇，陈丹青的描绘堪称经典，“鲁迅先生也真神了，什么事，什么时候，都有他一句现成话。”

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这位从照片上看瘦小的文化巨人，他的当年报章上的片言只语，在汉语的复杂环境里，被过滤、折叠、悬置、使之看上去尖锐、清澈以及高高在上，从他的最初的真实语境里剥离出来。语言的这种使用方式，在很长时间内，变成了汉语的某种属性，修改着语言的品质，甚至隐约支配着文化的未来。



在邱岳峰、闲散美人、胡兰成等篇章中，他对一个高光时代的文化的暗影部分作了巴特式的研究，之曲折透彻，令人心悦诚服。尤其是邱岳峰，这篇文章，道尽

了这个“高贵的颓废”的“国家电台的异类”，“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而在那个年代，“西方”对于我们来说——陈丹青用了一个绝妙的词——是“重听”。

这些“多余的素材”是文字的三联画，从互文性的意义上看，他知道“与传统决裂和权威的丧失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不可挽回的；他的结论是，必须找到一种联系过去的新方式；他发现过去的“可引用性”代替了过去的可传递性，那种支离破碎地插入当今时代的令人不安的力量代替了权威。”（哈那·阿南德《本雅明1892-1940》）

一如陈丹青反复涉及的，他的“过去”的“旧上海”，较之世面上风行的那个要晚一些，他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陈丹青时间，对于一代艺术家来说，它的重要性将日趋清晰，并且日益显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一代人心智启蒙、感官开启、在暴风雨面前寻求修养、在动乱中由若隐若现地以艺术营造内心宁静的时代。他的笔触所描绘出的街道、人物、琐事物和轻微的回忆，可为后人接触那个时代，接触绘画的陈丹青，提供极为真切的、文献性的、洋溢着温暖感性的“素材”。

他的文字，一如他对典型的具有复杂含义的上海景色的描绘，“夕阳映在园外石库门弄堂墙阵上，经年的乌青灰白中泛着极浅的蔷薇色，有种时光的烂熟之美。”

思索的灵魂

画/赵尔俊 文/赵长天

《我的海子》。哪个海子？

是那个平生落寞孤独的诗王海子吗？是那颗在陨落中燃烧出灼目火焰的慧星吗？

大概是吧。我在画中六双年轻的眼睛里，读出了海子那深深的孤独和无助。

我第一次见到黑白两色构成的油画。当油画丰富的色彩简化成对立的黑和白，单调，居然比丰富还要丰富。

完全赤裸的年轻的肉体，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性欲，

真是很奇怪的感觉。不，不奇怪。人本来就是这样面对世界的，天生的、自然的状态。当人褪下遮羞的外衣，人才还原成了真实。

年轻的躯体是健康的、美丽的。健康美丽的年轻人为何如此忧伤？你们六人为群，又正在春暖花开时节，何来深深的孤独？

我听说过画家的艰辛的童年经历。我想，画家不会停留在回忆痛苦的过去。将衣物和背景全部删除，具体的社会角色便抽象成了本原的人。画家表现的是所有人

都有的孤独、无助和痛苦。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的无边无际的迷茫，以及迷茫带来的痛苦。

迷茫，是因为思索；痛苦，是要寻找答案。当生命衰老到拒绝思索的时候，麻木的灵魂或许会离开痛苦。但是，生命衰老灵魂麻木，那不是更惨的悲剧吗？

我忽然发现，画，原来也可以思索。

2008年5月16日



我看管齐骏古典戏曲人物画

画/管齐骏 文/王小鹰

在不晓得画家是谁，不了解画家个人经历和背景的状态下欣赏画家的作品，是一种直觉的单纯的审美经历，也会意外获得从官感到精神独特



的真切的享受。我有幸有了这样一次审美的享受。

第一眼看到这幅在布面上用油画材料画出的中国古典戏曲人物，真有种“原来吒紫嫣红开遍”的惊喜。画面绚烂至极，色彩叠加块面凹凸之间似闻急管繁弦，二黄西皮潺潺流淌。

走近了细细欣赏，却能体会到绚烂背后的幽深与博大，浓郁的国粹情结与前卫的现代艺术手法嫁接的天衣无缝，融汇出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精神。

中国画中画戏曲人物的不乏佼佼者，布画油画的戏曲人物是头一次看到。之所以能如此抢人眼球，我以为出奇制胜的有三处：

其一，以西洋画的写实功力描绘古典戏曲的写意精神，愈是距离远的东西碰撞时便迸溅出别样璀璨的火花。

其二，材料工具均是西洋画的，却创造出了中国画特有的韵味。油画颜料在布面上竟也有了水墨晕染的效果。

其三，借古典戏曲人物为载体，传达的却是画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和评判。

我反复推测这画中着典型戏曲服装的男男女女是哪一出戏中的人物？搜尽自己看过的戏谱，却没有一出完全对的上号的。霎那间便了悟，原来画家在画他自己心里的故事。这莫非就是绘画的至高境界？就如郑板桥画竹语录

中所说，“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不必追根究底，只要有审美的愉悦，便是价值所在了。

后来，我才晓得这幅画的作者名叫管齐骏。

2008.6.15

一双中国人的眼睛

画/吕吉人 文/王周生

阳光和煦。

两位阿婆拄着拐杖，一个坐一个站，在石库门前聊天，聊得那样投入。梧桐树的叶子是绿色的，树干和石头墙壁是灰白色的，楼上打开的半扇窗外晾的上衣是粉色的，斑驳的木质门是赭色的，门楼上方两边的墙头是枫树红色的风和日丽，色彩丰富而温馨。

第一眼我就被吕吉人这幅《老屋故事》国画所吸引。我驻足，凝视。是国画吗？但却有着油画的光彩。上海百姓寻常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地被映现。我不是石库门的孩子，可是这情景是那么熟悉。仿佛是我儿时



好友的家。我曾经无数次进出这扇门，在客堂间的八仙桌上和她一起做功课，在天井里跳橡皮筋。我亲热地称呼好友的妈妈为“姆妈”，我吃过“姆妈”煮的香喷喷的饭菜，睡过亭子间干干净净的小床，这几十年前的一幕幕，尽在眼前。

身穿淡灰色衬衫黑色马甲的阿婆，像是我好友的母亲。几十年前美丽端庄的她，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阿婆，她微微弯曲着身子，倾听邻家阿婆的述说。她们在谈什么呢？孙女长高了，儿子忙得要命，总之，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一个背着包的年轻人，穿过马路，走上街沿，朝石库门走去。那是邻家的儿子，正下班回家。那扇关着的门里，更是一番景象。可以想见，厅堂后面狭窄的楼梯上，是女人忙碌的身影；甬道尽头光线暗淡的厨房里，飘出阵阵菜香，召唤出门在外的人归来。

这世俗的暖意，就像这画面的光，格外亲切。

《老屋故事》让我对画家充满兴趣。青少年时代，他师从国画造诣很深的贺天健先生，打下了传统绘画的基础；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使他接受了全面正规的美术训练；改革开放之后，他赴美国纽约，开始接触西方现代绘画艺术。这些经历，让他亲身感受和体验了中、西两种不同绘画艺术的美妙，他开始探索自己的路。虽然中西绘画体系各异，可是有路桥相通，这路桥，就是审美理念和表现技法。他充分利用宽松的美国艺术环境，用毛笔、宣纸作画，在传统工笔重彩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绘画中造型和色彩的特色，创出一条风格独特的艺术新路，丰富和拓展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给传统国画的革新带来了新的生机。在把传统的工笔重彩传入西方画坛的同时，他又把西方绘画的一些观念和技巧融入中国画中。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美国美术家同盟最高荣誉——金奖的中国画家。

我不认识吕吉人，但从《老屋故事》这幅画，我猜想他是石库门的儿子。这画，既有国画的神韵又渗透出西方油画的光彩。他对国画的拓展和创新，必定有扎实的根基，必定“心中有源”。吕吉人心中的“源”，是传统，是生活。守住这个“源”，他用中西艺术技法融合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一股清新的视觉冲击。已故国画大

师程十发先生曾经说过：“吕吉人的画，贵在有一双中国人的眼睛。”

吕吉人用细腻的、充满感情的笔触刻画出石库门前温馨的一幕。他不仅有一双中国人的眼睛，还有一颗上海石库门儿子的心。

西方色彩和东方智慧

画/孔柏基 文/赵丽宏

三十年前，曾在上海长风公园参观孔柏基先生的画展，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些用油画棒画在纸上的作品。宝石花繁复的花瓣，从窗台的花盆中垂落，在蓝紫色的斑斓光影中层层叠叠，热烈中透射着冷峻，缤纷炫目却又让人感觉悠远和深邃。我第一次发现，油画棒竟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也因此记住了孔柏基的名字。

三十年来，孔柏基先生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前行，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独创之道。在宣纸上画油画，这是一个中国画家对油画这一古老西洋画种的革新。西方的笔调和色彩，自由恣肆地在东方的原野驰骋蔓延。在他的笔下交汇融合的，是西方艺术和东方智慧。在孔柏基的画中，可以看到中国绘画和书法的线条，也有中国水墨般的漾动，无拘无束，如流水飞溅，

雪雾弥漫，如电光闪射，云气飘漾，它们似曾相识，却面目全新，它们勾勒渲染出的境界，是遥远而亲切的异域情调。古老的城市，街巷，村庄，教堂，桥梁，海滩，山野，河流，园林；缤纷的花卉，千变万化，在幽暗中绽放出耀眼的光彩；也有人物，异乡的男人和女人，现实和幻想中的人物，沉思的忧郁的怅惘的憧憬的眼神孔柏基的绘画，有梦幻般的色彩和意蕴，画中景象，是现实的叠影，也是梦境的延伸。画家大胆想象和自由不羁笔墨，将东方和西方融为一体，也将抽象和具像融为一体。

这些年，孔柏基一直生活在美国。我曾几次和他相



聚叙谈，惊异于他内心的宁静散淡和思绪的活泼飞扬，这是一个艺术家难能可贵的心态。我可以想象他漫步于异乡的小路，被周围春夏晨昏的美妙风光吸引，而心里却牵挂叠现出故乡的河山、城市和故事。这两者的叠合，成就了他的灵感。

我不是画家，但我由衷欣赏孔柏基的绘画风格，也为他的艺术感觉所共鸣。他用油画色彩在宣纸上创造的那些奇妙景象，用文字难以描绘重现，但可以用心来感受。我想，孔柏基的绘画之道，可以给从事其他样式创作的艺术家人很多启迪。

2008年6月4日于四步斋

画出音乐的旋律

画/甘锦奇 文/赵丽宏

音乐和绘画，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形的旋律和音符，可以表达人心中最微妙复杂的感情，也可以刻画天地间的动人景象，在美妙的音乐中，往往会觉得文字的贫乏。绘画以色彩和线条构筑世间万象，不管是具像还是抽象，画面中总有情感的起伏律动。音乐化无形为有形，而绘画却常常化有形为无形。两种艺术，虽迥然有别，却殊途同归。

绘画如何表达音乐，展现音乐？甘锦奇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成功之路。甘锦奇的油画，大多表现音乐题材，将音乐和绘画融为一体，给人极丰富的联想。画家抓住音乐家一个瞬间的动作和表情，将它们定格凝固在画布上，譬如指挥大师在乐队前神采飞扬，钢琴家俯身在琴键上如梦如醉，小提琴家挥弓伫立，大提琴家抚弦沉思这些画面，似乎静止单纯，然而面对它们，我却能感受到音乐的旋律和气息扑面而来。画面中的音乐家的形象写实如雕塑，然而他们的周围，仿佛有流动的波浪，有斑斓的光

影，有深邃如天空海洋般的蓝色背景。这就完全不同于照相般的写实。这些画面中，有音乐回荡。

如果你是爱乐者，有丰富的音乐记忆，那么，甘锦奇的画能引发很具体的联想，那些音乐会的场面，那些熟悉的旋律，那些震撼灵魂乐章。指挥手中那根小小的指挥棒，挑起了惊天动地的旋律。甘锦奇的音乐绘画中，指挥的表情是清晰的，他们的激情在眼神中，在舞动的手势里，而被指挥棒调遣指挥着的乐队，在画面中却是模糊的，犹如一支疾驰的船队，乘风破浪，行进在波涛和水雾之中。虚实之间，便有音乐在眼前升腾回旋。

甘锦奇有一幅表现霍洛维兹演奏钢琴的画，钢琴家一边弹琴一边低头沉思，沉浸在音乐中，也沉浸在他曾经历的漫长曲折的生命里。霍洛维兹是我喜欢的钢琴家，我常常听他弹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八十多岁的老人，那双修长灵巧的手，犹如青春的翅膀，在黑白琴键上飞翔。霍洛维兹已去世多年，但他沉静美妙的琴声还在人间回荡，甘锦奇用他的画笔，将琴声定格在画布上，令人遐想。

我见过甘锦奇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画的两幅油画，画面类似，却给读者不同的感受。其中一幅画，是深沉的蓝色调子，描绘的是演奏中的马友友。马友友俯身在他心爱的大提琴上，正倾情演奏，他闭着眼睛，沉浸在琴声里，沉浸在对音乐遐思中，也许是巴赫，也许是贝多芬，也许是德沃夏克。手挥舞，指翻飞，弓弦相吻，天地间只有大提琴在鸣响，琴声裹挟着灵魂，在深蓝色的苍穹飞翔旋舞。另外一幅，马友友坐在舞台上，一手扶琴，一手持弓，却不在演奏，（文转20页）



美华文讯

北美新移民文学国际研讨会

【文心社广州消息】2008年10月21日，在广州暨南大学成功召开“北美新移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刚刚成立“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的首次海内外专家学者学术研讨会。

会议议题包括三方面：

- 1、北美新移民文学：理论与创作
- 2、北美华文网络与北美华文文学
- 3、北美华文媒体与北美华文文学

中国与与会者：有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会长、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曾敏之先生；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芃子女士；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顾问、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先生；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刘登翰与杨匡汉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秘书长王列耀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刘俊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秘书长，《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先生，以及学者陆卓宁、刘红林、李凤亮、陈涵平、蒲若茜、于贤德、李亚萍、颜敏、彭伟步、戴薇、蒙星宇等。

海外与会者：美国作家少君、加拿大作家张翎、美国评论家陈瑞林、美国作家王性初（《中外论坛》主编）、美国作家施雨（北美文心社总社长）、美国作家秋尘（美国纵横大地文学论坛创办人）等。（施雨）

（右图）左起：秋尘、刘红林、施雨、饶芃子、张翎、陈瑞林秋尘（美国作家、美国纵横大地文学论坛创办人）；刘红林（《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常务副主编）；施雨（美国诗人、作家、北美文心社总社长）；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张翎（加拿大作家）；陈瑞林（美国作家、评论家）



合影



左起：刘登翰、杨匡汉、饶芃子、蒋述卓：刘登翰（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社科院教授）；杨匡汉（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教授）；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顾问、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教授）



画出音乐的旋律（文接19页）

而是面对着画面在笑，那是发自内心欢悦无羁的笑。可以想象，刚刚结束的一场演奏，曾怎样震颤人心，听众曾在他的琴声中陶醉。当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在琴弦上消逝，音乐却依然在空气中荡漾，在听者心中萦绕，也在演奏家灵魂中回声不绝。是观众席上轰然而起的掌声唤醒了他，他抬起头来，被听众热情的掌声包围，来不及擦去额头的汗水，粲然而笑。这时，音乐的深沉和激荡已经远去，演奏家在听众掌声的包围中，流露出最本

真的快乐，就像一个孩子面对着成功的奖赏。

甘锦奇笔下的音乐题材非常丰富，除了安宁的古典音乐，他也描绘活泼热烈的爵士乐和流行乐，黑人音乐家和他们的小号、萨克管、键盘乐。他也画芭蕾，仙女们翩然起舞，裙裾透明，肢体优雅，表情如梦如幻这些画面中，同样有音乐的律动，似乎难以捉摸，却赏心悦目，引人进入佳境。

一个东方画家，能用自己的画笔将西方的艺术表现得如此传神，也可算是奇迹了。

2008年6月2日于四步斋

《华夏情——海外华人 华侨画家与海上作家 笔墨交流展》后记

《华夏情——海外华人华侨画家与海上作家笔墨交流展》参展的四十二位画家分别来自美、英、法、德、巴西、日本、马来西亚等十一个国家，一共送来展品七十二幅。参加交流的海上作家有十位。这次海内外文化人士之间的艺术与文化交流活动，经过了近一年的策划与准备。

去年，我正在酝酿策划有关纪念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文化项目，在一次交谈中，上海大剧院画廊的俞璟璐女士建议是否举办一次由海外画家与海上作家之间的交流展览活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极有意义的交流项目，将会从艺术和文化交流的侧面反映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随即，约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宗福先先生一起进行探讨，开始了具体的筹备工作。

这项活动得到了上海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各位领导的积极支持与指导。上海市作家协会秘书长臧建民，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都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一贯支持文化活动的上海新航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明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本次参展的华侨华人艺术家基本上都在国内接受了正规的艺术教育，在改革开放期间先后走出国门深造与进修。在了解了本次活动的宗旨后，他们的反应十分热烈，相互联络，积极参加。有的还专程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飞回上海；有的送来了早期在国内创作的成名作；有的寄来了在海外创作的精品。

在筹备期间，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许多参展画家立即参加了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与上海大剧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抗震救灾书画义展义卖——情系同胞情，爱心献灾区”活动，捐款，捐画。陈铁迪会长亲自出席了义展义卖墙的揭幕仪式。

作家们原本各自都在紧张地进行文学创作，但是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展览现场观摩作品。他们精彩的感言文章，为这次展览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情趣。

这次笔墨交流展别具一格，它不是一次单纯的艺术展，而是真实反映三十年海归艺术的一次艺术盛会。它也不是一次纯粹的作家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而是一次独特的关于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以及对海外游子的艺术追求的思考与评述。它更不是一次普通的文化交流活动，而是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华人华侨艺术家在世界各地多元文化中，历经数十年的磨砺，探索与创作后，共同合作的一次以艺术海归来报效祖国的襄举。

艺术家们在几十年耕耘中，将东方文化播种于世界各国，今天又将自己丰收的艺术之花敬献给养育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们。

在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哗，有的是真心实意的文化对话；没有虚假的市场泡沫，有的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意愿，和海内外文化精英之间的心灵沟通。参展的笔墨作品，构成了一篇集激情，智慧与才气的抒情乐章，歌颂改革开放给文化艺术交流与创作所带来的无限的机遇。

我们祝愿艺术家们能绘制出更为绚丽的历史画卷，也祝愿作家们能创作出更多时代的篇章。并谨在此向支持本项活动所有的人士，包括工作人员，致以谢意。

愿浓浓的华夏情绵绵流长。

金闾珠

上海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 常务副会长
2008年6月12日



纵横大地专访： 诗人王性初 “婉约朦胧 水样春愁”

王性初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福建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高中时就开始写诗，念大学时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散文诗和诗歌评论。其诗歌与儿童文学作品曾分别获得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出版过诗集《独木舟》、《月亮的青春期》、《王性初短诗选（中英对照）》、《孤之旅》。散文集《蝶殇》。

旅居美国旧金山后，在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继续发表了许多诗作。除写诗之外，他还先后分别在美国的华文报纸及香港和大陆等地的数家报纸上辟有专栏，并曾获得美国著名专栏作家Herb Caen的评介。诗歌作品被膺选镌刻在现旧金山华端口图书馆。现任美国《中外论坛》杂志总编辑、中国冰心研究会副会长。

在诗集《独木舟》中，曾经写道：“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码头匆匆又匆匆/ 说是去远方淘金去实现生命的诺言/ 好吧目送一个个岁月瀑布似的岁月/ 别忘了那只小舟有一颗漂泊的心。”没想到若干年后，这只独木舟居然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当初送给友人的诗句，却成了自己的写照。

王性初主要作品介绍

198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第一本诗集《独木舟》，中国著名作家郭风老师给诗集写了序。1998年，由著名诗人纪弦先生作序、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诗集《月亮的青春期》。2003年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王性初短诗选（中英对照）》。2005年由著名评论家刘登翰先生以及作家哈雷先生作序、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诗集《孤之旅》。2003年，由美国华文作家李硕儒，中国著名评论家孙绍振、林焱先生作序，美国北极光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蝶殇》。



王性初采访

小平：王性初先生，你好，首先感谢您接受大地的采访（www.Cross-Land.net）。早在许多诗歌网站上读到过您的作品，久仰您的大名，今天得到你的允许采访你，把你介绍给大地的写手，真是倍感荣幸。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你對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王性初：写诗？很久了。记得好像是念高中的时候，春游。对，是春游。老师带出去，听老百姓介绍当地的民情风俗，讲了一个渔民出海打鱼的故事，他的妻子天天盼望自己的丈夫回来。结果盼呀盼呀，仍旧不见船影。妻子还是每天哭成泪人，死后，她的躯体化成了一座塔。而丈夫并没有死，一天回来，远远看见一座塔，以为走错了地方，掉转船头，一去不复返了。我根据这个民间故事，写了首很长的叙事诗——《望夫塔》。其实，那时的年纪，情窦浑沌，根本不知爱情为何物，居然写这么个爱情故事（浅薄啊好笑哟）。后来，在一个晚会上，由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登台朗诵。都是高中生，她居然朗诵得掉下眼泪，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感动一番。当然，当时还写了一些其它什么诗，已经记不起来了。满意的作品？没有。至今没有写出来，以后也写不出。瞧我这德行，怎么会写得出满意的作品？

小平：有评论说你的诗散发着“婉约朦胧，水样春愁”，比如《月亮的青春期》比如《翠绿的召唤》。可以谈谈你是怎样保持这份诗情和诗心的？

王性初：我的一位老朋友，著名老诗人蔡其矫跟我提起他的诗，他说：他的每首爱情诗，都有特定的对象。是写给某一个人，但又不是仅仅写给一个人的。《翠绿的召唤》，是写给一位女友（那天，她刚好身穿绿衣），然而，又是表达一股更广泛的离情，因为不管是亲朋还是好友，总有相聚与分离。诗，是不太正常心理状态下的一种流露与发泄。一正常，诗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小平：谈谈对你影响最大的都哪些诗人或作品，你在诗歌中倾注最多的是什么？

王性初：似乎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诗人与作品，引起自己的喜好。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唐诗宋词元曲；有段时间又对浪漫派诗人情有独钟；有段时间对朦胧诗的几位诗友尤其关注；有段时间对后现代诗歌爱不释手。所以，很难说受谁的影响最大。比较杂。也许，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诗歌朗诵，也喜欢音乐，因此在写诗的时候，不知不觉，诗的音韵与节奏也就融进了诗句之中了。

小平：诗歌以及诗人最近一些年来境遇不是很好，您是如何看待的？尤其近年来许多诗人都开始“改行”，比如芒克开始卖画，舒婷也已经“不写诗好几年了，在家做家庭妇女。”张小波成功的经营了一家图书公司，你对此如此看待？

王性初：一辈子只写诗的诗人，可贵，可敬。但不容易。也不可苛求诗人只能写诗，不写其它别的。不管是诗人还是作家，应该说，他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到了有一天，写不出东西来，却缺乏自知之明，都还在那儿硬撑，没有必要，可悲，惨。

小平：林莽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他去会见芒克的时候“室内寂静，一种感伤突然慑住了我们。真想回到那些孤独而忧伤的插队生活中去。这种情感的冲动同时让我们的眼中浸满了泪水。”同时他也激情澎湃的回忆，“那时的诗歌朗诵会常在工人体育馆开，几千人同时参加，热烈的场面，就像现在的演唱会一样。”您觉得是否当代人缺乏了上代人的激情，像这种关于诗歌的“几千人参加的热烈场面”还会再重现吗？

王性初：哎呀，什么事都有风光的时候，也有落寞的光景，没有不散的宴席。掌声响起之日，正是落幕下台之时。孤独是正常的，喧哗是短暂的；老是沉浸在激起情澎湃的场面中，非得神经病不可。当然，几千人参加的热烈场面看起来很爽，很爽，不一定就能写出好诗。诗歌太受人抬举是不正常的，但总有人喜欢诗，管他多与少，你写就是了。为掌声、为金钱而写诗，恐怕写不出真货；为爱，为情而写的一些诗，可能有点意思。

小平：您觉得诗歌怎样和生活区分开来，或者融为一体。像莽汉主义诗歌代表人物李亚伟曾经这样说过“我把诗歌和物质生活分得很清楚，生活是最重要的，诗歌是精神的，但生活得差也会影响诗。”您是怎么看的？但指望诗人发表诗歌的稿费去获得生存的诗人是少之又少的，对此，你是否觉得诗歌应该属于生活的附属品，或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王性初：诗与生活，若即若离。写诗与生活（比如：病、穷、玩、恋等等），当然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觉得写诗与心情密不可分。没有写诗的心情，不管生活如何，都没有诗。心情是诗的子宫，诗在心情的子宫里面孕育。有时是正常分娩，有时早产，有时难产，有时甚至流产，当然也有怪胎。痛苦的心情会有诗，快乐的心情会有诗。不过，我觉得逆境时的心情，这个子宫比较容易让诗怀孕。太顺了，环境太好了，反而会患诗的不孕症。要指望靠诗歌稿费生存？没门，至少是我，若靠发表诗歌过日子，早已死翘翘了。

小平：现在诗歌相对其他文体，显得很难发表，很多出版商也感慨地说：“出诗集肯定是要赔钱的”，这样的一个诗歌“市场”，您觉得怎样才能有所改善？是否还要告诫那么多诗人要“怀着正直的悲伤”笔耕不辍？

王性初：这是没有办法的。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写小说，都去写有卖点的赚钱的小说。命运注定有人靠写赚钱的东西发了财，有人却一辈子贫困。这是文学的生态平衡。

小平：你觉得你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你对一些另类诗人及他们的诗作怎么看？比如一些垃圾诗歌或下半身写作，持何态度？

王性初：要我自己来评论自家诗歌的特点？真还说不来。我一直用“生态平衡”这个观点来看文坛、看诗坛。即各种诗歌流派都有其生存的空间。大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破坏了这个生态平衡，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的手段，推行某一类主题、某一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比如要写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或是抵制某种形式的作品。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诗歌的评论：《自助餐：诗坛的比喻》，将它附在篇末，从中表达了我的一点浅见。

小平：你觉得怎样定义当代“中国先锋诗人”，你觉得你属于这个范畴吗？请您简单谈谈目前华文诗人受到的一些外来影响。很多人指责当代的许多诗人盲目模仿西方当代诗歌，用汉语写西诗，在贬低民族传统，你对此如何看待？你觉得西语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影响什么？这个影响和我们的民族传统的冲击是什么？

王性初：我真不知道自己属哪个范畴。有点“不古不今”、“不先不后”，有朋友说，我的诗，不朦胧又有点朦胧，不传统又带点传统。写的时候的确什么都没想，就写了。写了以后，就放在那儿，过段时间拿出来看看，再改改。很奇怪，除了诗歌，写其它东西一律用计算机，在计算机上写，在计算机上改。唯独写诗，必需先用笔写好，再输入计算机，然后储存，然后在计算机上改。为何会如此？没有答案。中国的诗歌，不管是格律诗还是现代诗，当然要用中文写。诗人非马，因为英文好，一首诗，他可以用中英文来表达。但是，我怀疑，两种语言的味道、意境、韵味以及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两种语言是否可以真正地互通。不是有人曾说过：诗是不可翻译的。我信。

小平：多年海外的生活，你觉得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你的诗歌创作最直接影响是什么？

王性初：现在还很难量化出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创作有多大的直接影响。我觉得对写散文随笔影响可能会多些。但我到美国后写的一些诗，其实，多少还是会触及到西方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比如写同性恋的，写流浪汉的，写暴力的，等等。但这种影响是不自觉的，无形的。就像你吸惯了这里的空气，喝惯了这里的清水，到了别处，又有一个从新适应的过程。弄不好，还会感到不适，以至水土不服，生些病痛。

小平：除了写新诗，你也写格律诗吗？你觉得今人写古诗还有可能超越古人吗？特别在语言上和意境上，你觉得今人写古诗的意义是什么？

王性初：格律诗？想写，但写不来。最近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专门写作格律诗的软件，叫「稻香村造诗机」。输进一定程序，按一下按钮，啪啪啪，就跳出好

几首电子格律诗来，好玩极了，想试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怎么比？当代的苹果与西瓜都不好比，更遑论拿两千年前的西瓜与二十一世纪的苹果来对比了。今人写古诗，喜欢写就写去。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管写什么诗，都没有什么意义，别把写诗看得太伟大，太崇高！那样会害死人。

小平：中国古典诗歌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新派写手试图尝试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但他们的作品仍然带有浓重的古典浪漫主义色彩，你觉得新诗的写作有必要特别传承传统吗？或者干脆摒弃传统？

王性初：各种文学的营养都应吸收。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其实，不承认传统的本身，就已经继承了传统。写诗的，何必管那么多？有时，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传统，已经不知不觉地继承了。因为它已经溶入你的DNA中了。

小平：你觉得诗人的气质是什么？你对“诗人总是孤独中的言者”有何看法，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尤其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常常有孤独感吗？

王性初：我不懂得自己有没有所谓的“诗人气质”。只是有时，对有些人与事看不惯，就爆发了。此时，就有人原谅了我，说：他是写诗的，算了，饶了他吧。至于孤独嘛，巧！我的第一本诗集叫《独木舟》，去年又出了一本诗集，叫《孤之旅》。瞧，这不刚好是“孤独”吗？这种孤独，不是说你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不是说你很“孤僻”，不合群，孤家寡人一个；或是“清高”、“傲慢”、“群众关系坏”。不是，这种孤独感是心灵的孤独。是灵魂上的漂泊感。诗一旦憩息在孤独的心岛上，就比较清澈，少了些铜臭味。即使发表不了，也比那些歌功颂德的宫廷诗、应景诗，来得高尚，来得有生命力些。

小平：知道你在《美华文学》和《中外论坛》做主编，可否就此谈一谈？特别是，这两个刊物是否给诗歌创作者尤其是新人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王性初：先坦白一下，我现在是《中外论坛》的主编。非常抱歉《中外论坛》只是综合性的双月刊。他一般不发表纯文学作品，是一份“泛文化”类的中文杂志。

小平：你还有什么需要和大地网友们分享的？什么都可以。你可否介绍我们认识其它的作家诗人以供采访，以便大地的网友有所了解和学。

王性初：我觉得，网络诗歌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在手机上以短信的形式发诗歌，是个很广阔的天地。旧金山湾区写诗的朋友，我认识得不多。有位诗友叫老南，遗憾的是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另外，纪弦老先生是我最崇拜的老诗人。程宝林、刘荒田等诗友，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让寂寞的诗坛，有了同行的身影。

小平：非常感谢王性初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明眸梦圆 善睐众生

—美国圣地亚哥甘爱东眼科医师剪影

◎宗 鹰

明眸善睐的美丽女子，给人审美愉悦，
明眸善睐的眼科医师，助人拨云破雾，
明眸善睐的仁心仁术，启人睛明灵净，
明眸善睐的人生搏击，励人奋发向前。

甘爱东眼科医师，年轻有为，业有所成，令人钦佩，引人“善睐”。是她明眸善睐的容貌吗？是她热忱认真的态度吗？是她技术精进的疗效吗？无疑都是重要答案。但总觉得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完整的回答。最近有机会在她的“明眸”眼科诊所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现场的观察，当面的交谈，患者的感受，网站的查阅，对她才有了更多的认知。

她高中从中国来美，修心与修身基本始于中国，教育与事业成于美国。语言思维适应环境而洋化，心灵底蕴、性格深处，却依然深印中国的良德优智。梦美志坚，步稳行锲，技砺心仁，攀高不已。美丽人生，搏击奋斗，交织着三部曲：明心之眸，善心之睐；明己之眸，善己之睐；明人之眸，善人之睐。明人善人，是果；明己善己，是桥；明心善心，是源。且让我们由果及因而溯源吧。

明人之眸 善人之睐

“明眸”是名号招牌，也是目标追求。她任电子工程师的先生潘勇，以惯用的科学思维认定，“要么

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给诊所取名Excel，如果用字面翻译，中文取名“超越”也相当响亮。在父母启导下，她以中西思维智慧结晶而选取了更引人的名字：“明眸”。从美国思维来说，“超越”是目标，是志气，也是决心。从中国智慧来看，一提“明眸”必然联想到曹植《洛神赋》的“明眸善睐”。她更借中国古诗点睛：“巧目倩兮，美目盼兮，秋水盈波，一笑嫣然自古人们对一双健康美丽的眼睛的重要性便有充分的认识。现代人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脑神经的外延，是接受外部信息最多的器官，因此保护和矫正眼视力，不管是对婴儿，儿童，少年，还是老年人都是重要的”。

明人之眸，善人之睐，是优秀眼科医生的真正成就。销售，讲究货真价实；为医，追求术真效实。甘爱东医师，尽力明人之眸善人之睐，术真效实颇为显著。

许多患者或其亲属寄来动人感谢信。华裔老人梁老先生的信感人至深。梁先生夫妇来自广东。太太来美前经常眼疼，夜间醒来，眼睛剧痛，流泪不止，彻夜哭泣。在中国治疗多年，来美在圣地亚哥定居十年又看了不少医生，用过很多种眼药，未见痊愈，反而加重。生活极大不便，精神受尽折磨。家人也陪着受罪。2004年11月，甘医师细致地检查后，开了一种她从未用过的眼药。十多天后，眼痛减半。一个月后，眼痛全消，没有复发。睡眠正常，心态改善。两位老人共享美好生活。感谢信中由衷赞誉甘医师：“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妙手回春，渡我难关”。



甘医师在她创办的明眸眼科诊所

甘医师特别擅长儿童眼科，为青少年明眸善睐颇费心血，治好了近视、散光，解除病痛疾苦，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其中，依据不同病情和眼球形状，使用“角膜折射疗法”（CRT, Cornea refractive therapy）即俗称“近视矫正隐形眼镜”的治疗效果，尤被称赞。CRT是美国FDA批准的一种非手术矫正低度到中度的近视和散光的方法。使用特制的镜片，睡前戴上，角膜形状在睡眠时得到精确矫正。早上醒来后，取出镜片，白天视力清晰。明眸眼科诊所过去几年里成功地矫正了很多高难度的CRT病人。一位家长写信感谢：“十岁女儿有非常严重的近视和散光。右眼600度近视，125度散光；左眼550度近视，175度散光带上CRT一个星期后两只眼睛的视力都已经恢复到20/25。两周以后，双眼的近视和散光都已完全矫正，视力恢复到20/20！（即1.5）。现在她不再受戴眼镜的限制和不便，可以去做任何她爱做的事情了。您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地高兴！”一位15岁学生七岁就开始戴眼镜，近视高达900度。治疗后自己写信感谢甘医师“让我摘掉了眼镜”。“15岁时我的双眼近视都到了900度。真可怕戴了CRT第二天，我来检查，看到视力表时，我差点呛着，因为我几乎能看清20/20（1.5）那行所有的字

母！”一对兄弟来信，“感谢您的帮助使得我们恢复了理想的视力虽然我们兄弟俩才七岁和九岁，我们的视力在过去一年之内就降低到了近视度数350度以上。戴上了CRT一个月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视力又恢复到了20/20（即1.5）！”所有感谢赞扬凝聚为一句最深情的话语：“谢谢您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CRT是眼科医师共同使用的技术。不同患者如何适当使用，医师的个人发挥极为重要。最令人赞叹的是，“来自加拿大病人的快乐故事”。七岁的Rahul住在渥太华。2008年早些时候，近视度右眼725度，左眼700度。散光度右眼125度（轴向60度），左眼175度（轴向160度）。更麻烦的是，一般人眼睛曲率在43-44D之间，而他角膜很平，两只都是41D。散光度数不是太高，但轴向倾斜，治疗非常困难。他父母几乎找遍了整个加拿大能做CRT的医师，甚至包括靠近渥太华的美国这边的医师，都认为难度太大而加以拒绝。他父母在甘医师的一个病人那里听到了她很多成功治疗的故事，喜出望外。今年7月4日，全家四口专程从渥太华飞到圣地亚哥，并且预订旅馆房间一个月。甘医师与CRT的独家生产公司Paragon的专家和临床经理 Ken Kopp 博士详细讨论这一病例。Kopp 博士认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低，只有10%。甘医师还是决定冒险一试，给他做了全面眼科检查。依照详细数据和多年经验，她特别设计了一副CRT镜片。戴上后第二次复查，视力提高到右眼加20/80（即0.4）和左眼20/70（即0.5），近视度数降低到右眼300和左眼250度，双眼散光度数都降低到50度。一周以后，又提高到右眼20/30（即1.0）和左眼20/30+（即1.0-1.2），近视度数降低到右眼75和左眼50度，散光消失。第10天最后一次检查视力，右眼20/25（即1.2）和左眼20/25（即1.2）。双眼都非常健康。全家提前在7月17号高高兴兴地回加拿大了。

明眸诊所从2005年开业，短短三年间，确实获得患者越来越多的“善睐”。从来没有在英文媒体做过广告，口碑相传，病人慕名而来。目前60%病人是说英文的美国人。

优异的医术、优秀的疗效和优良的服务，不但赢得病患者及其亲属的热情感激，也获得眼科医学的高度评价。美国最大的眼科保险公司之一MESVision，每年都给病人发出调查表，然后根据病人的反馈意见给加入该保险网络的眼科大夫进行评估。调查的内容包括诊所的办公时间是否方便，预约的方便程度，医师是否准时与病人见面，医师的护理是否仔细和全面，医师的知识和检查结果的准确程度，医的解释是否清楚，医师是否让病人感觉轻松愉快，医师是否友好和礼貌，员工是否友好和礼貌，员工是否帮助理解保险细则，选择眼镜架的过程是否满意，员工的知识帮助程度，诊所的舒适和整洁程度，就诊的整个过程的满意程度等

十多项问题。每年只有个别在各项调查栏目都让病人非常满意（“Excellent”）的医师才能荣获杰出服务奖（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明眸眼科诊所自2005年11月在 Rancho Panasquitos 新址开业以来，依靠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先进齐全的仪器设备，和热情友好的服务，赢得了病人的满意和称赞。不管是常规眼科检查，眼镜配置，儿童近视矫正（比如CRT），还是眼疾治疗和护理，都能给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根据大量调查结果，MESVision保险公司给甘爱东医师颁发了2006年度杰出眼科服务奖。在颁奖信里，MESV的董事长和总裁是这么评价的：“我们根据收到的MESV病人的反馈意见给您颁发此奖。他们在调查表里面的所有项目都给你评为非常满意感谢您为高质量的服务付出的努力”。2007年，又给她颁发杰出眼科服务奖。这堪称对她“明人之眸善人之睐”的医术鉴定和高度评价。

明己之眸 善己之睐

明人眸善人睐，首先要明己眸善己睐。医师自身要有深厚的眼科知识，精到的眼科医术，丰富的眼科临床经验，方能真正明己眸、善己睐。诊所设备应有现代精密仪器，精明经营管理，良好服务质数，方能让医师的明眸善睐充分发挥。

她“明眸善睐”的医学科技含量很高。受过完整美国顶尖眼科医学教育。在获得美国西南大学（SWC）儿科教育学士学、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DSU）生物化学学士的基础上，又在全美国最著名的的眼科大学南加州眼科大学（SCCO）获得博士学位。该大学向来以诊所临床经验见长。她还在该校名列前茅的儿童眼科系重点精修。2003年，她以优异成绩荣获全美国BSK优秀眼科学生奖。走出了校门，非常顺利找到工作，成为眼科医生。她的大部分同学感到在南加州不易找工作，她成绩优异非常顺利找到几份工作。在斯克力普斯纪念医疗中心（Scripps Memorial Medical Center），给很多因角膜手术或角膜疾病造成的角膜形状特殊的病人配置隐形眼镜，做了很多高难度的OrthK/CRT病例。在伊斯坎蒂都家庭眼科中心（Escondido Family Eyecare Center），主要诊治的对象是三个月婴儿和到18岁的青少年病人。在坤顿老人日间护理中心（Quantum Senior Daycare Center），她是老人们最喜爱的眼科医师。在成功的比较商业化的连锁眼镜店Lenscrafter，她学会了经营和管理。几乎每周工作六到七天，她积累了治疗各类眼科疾病的经验。2004年8月，她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家由DC独自经营了二十年眼科诊所准备再找一份工作。DC是医术在圣地亚哥非常有名的眼科专家，很多眼病严重者向他求医。她选中这家诊所，主要希望学到



甘医师全家福

更多眼科医术。出乎意料，DC十分欣赏其才干，当即邀做合伙人。受宠若惊，难免犹豫。DC鼓励她鼓起勇气。她在这里学到了不少治疗眼科方面的疑难杂症的方法，也学到了和诊所有关的管理、保险、帐务等经验。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她萌发独立开业的新的梦想。已经开业的一些老医师告诉她，开诊所谈何容易？她认定了目标，下定了决心，奔赴新前景。在她的先生潘勇支持和参详下，她做了多方面的开业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

选择诊所地点，颇费心思。面向各族裔患者，更为关注较集中在圣地亚哥北面地区新一代华人移民及其老年、青少年亲属。诊所位于闹市区，病人为了去检查治疗，要驾车车纵穿半个圣地亚哥县，时间花的很多，停车极不方便。他们都希望她到北面就近开诊。她把诊所选定在圣地亚哥的北面56号和5号高速公路交接的地方，方便大多数在圣地亚哥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华人。

确定诊所目标，立足超越。她对本诊所的“使命”（MISSION）简明扼要陈述：“最优质服务，质量第一，同时收费合理，保证满意”。说易行难。“质量第一”，与“收费合理”，“保证满意”，更是难题。招徕一时，难以长久。信守言诺，方能持久，真得善睐。现代美国各行各业华人，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在稳步上升，对生活和医疗品质的要求也在升高。她以“优质服务”目标，站到行业的高位，以“优惠价格”，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对象。

选购医疗设备，力求高端。“明眸”医疗仪器，是医师肉眼“明眸”延伸。她配置了大部分眼科诊所还没有的价格昂贵的高端仪器。Humphrey视野测样计，可以精确可靠地检查脑瘤、青光眼、视网膜脱落等严重疾病。角膜外形扫描仪，准确测绘角膜的三维形状，有



甘医师在学校

明心之眸 善心之睐

明人眸善人睐也好，明己眸善己睐也好，皆源于和基于缘梦—逐梦—圆梦的“明心之眸，善心之睐”的艰辛感人途程。

缘梦少年。甘爱东出生在中国湖南郴州市。父亲是经常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母亲是位中学老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普通人家的长女更早当家。她从小勤快能干，分担家务。童年一个小故事很感人：四岁时她手捏着一块钱，穿过几条马路，去肉店排队买肉。卖肉师傅误以为她是后母所生，出于怜悯同情，为免得她回家挨打，特意割块好肉给她。这似乎微不足道，其实在她幼小心灵里，埋下了明心眸善心睐的善良人性即仁心的种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她不但成绩优异，能歌善舞，而且热心助人，服务同学。14岁的一场担忧，更缘发了她的明眸善睐的梦想。她突然眼前总有浮游物晃来晃去，看了几个医师都不知道是何毛病，失明的恐惧笼罩着心头。她将心比心，渴望“我要是一个眼科医师多好，我就能帮助自己和别人了”。后来广州一家大医院的医生给她诊断：这是常见的“飞蚊症”，会自然消失。果然不久后不治而愈。飞蚊症眼疾已成过去，可是明己眸明人眸的梦想永萦心怀。

逐梦来美。高中毕业后，十七岁的她，只身来美，投奔洛杉矶亲戚，在餐馆打工。眼前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周围众多的姐妹一样，天天早出晚归工作，辛辛苦苦地存钱，然后嫁人生儿育女，安安稳稳平庸度日。她心有不甘，“难道辛辛苦苦来美，就如此了却一生？我的读书梦呢？我的眼医梦呢？不！不！我要读书，我要做医生！”强烈的意愿，既咬痛她的心，也激励她的志。出路在何方？前景在哪里？一片茫然，四处打听，上下求索。当时，东南西北都还分不清楚，英语听懂不多说更难。有的姐妹取笑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有的姐妹取笑她人心不足蛇吞象，“来到美国，打工挣钱，满不错啦！将来再嫁个好先生，住个房子，生些儿女，过好日子，足够有余啦，还想那么多做什么！”她想起，自小在家在校熟悉的话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她不想鄙视别人为燕雀，也不敢自负为鸿鹄，但心里总不能屈就燕雀，更不能放弃读书做医生的鸿鹄之志。

追梦机缘。时机有待捕捉，尤需把握。学英文时，一个女孩告诉她，圣地亚哥有一个政府机构“职业中心”（JOB CORPS CENTER, JCC），专为家境不好的孩子们提供食宿和工作培训，以后还能上大学。每年到洛杉矶招生。她心头一动，“我的机会来了！”人生地陌，举目无亲，言语未通，她都顾不得。报名后，来到洛杉矶灰狗汽车站，与四面八方的学生们会合奔赴圣地亚哥。全汽车是白人、黑人和墨西哥人，一个华裔也没

助于精确地配置CRT和各种隐形眼镜镜。开始，一些名贵镜片镜架公司，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医师和这个新设初建的诊所，难免不太信任。诊所的全新高档仪器设备，让他们信服而合作良好。

网络形象作用，重视发挥。作为一位网络信息新时代的新医师，从开诊所伊始，就以英文、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设计编辑的网页WWW.EXCELEYECARE.COM，而且日渐成为圣地亚哥最受欢迎的和赞赏的华人网站之一。固然有发挥广告作用的医师和诊所的介绍宣传，但有不少内容已经超出广告的意义，而成为造福社会人群的义务服务。她每个月都挑选有用的最新眼科信息，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做成健康简讯，用电子邮件发给她的所有病人。对常见的眼科问题，也分门别类详尽的解答。还每个月在圣地亚哥的华人期刊和报纸发表眼科健康问答，在圣地亚哥的中文学校给家长们介绍如何给孩子防治近视等等。她这些无偿付出，固然招徕了不少求诊的患者，但更多地直接造福于人群。

热诚尽心服务，树立良风。追求最高质量，不仅体现在诊治之时，也体现在诊后继服务；不仅体现在诊治的医术高明，也体现在待人的热诚态度。一个患者CRT镜片掉到下水道去了，来补配镜片。甘爱东帮她配好新的镜片后叮咛，“回家先别打开新的。找人打开下水道再寻找一下！”。患者回去果然在下水道的拐弯处找到了丢失的镜片。甘医师帮她把旧镜片做了深度清洗，退回了新镜片，不收一分钱。一位顾客，眼镜腿断了，想要重新配，员工免费帮他把眼镜架修好。医生洛格斯（Dr. George Rogers）来就诊后在信中写道：“非常感谢您的细致、准确和高效率。您的服务让我感到亲切和享受。您的员工待人友好，懂行而且礼貌。谢谢您在我检查眼睛和配置眼镜和隐形眼镜之后，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是否满意。很明显，您应当为您的诊所感到自豪”

有。到了圣地亚哥中心会议厅里，上百学员中依然找不到一个华裔。不但茫然惊慌，还受欺负，吃过苦头。翌日早上六点钟，她被“Clean Up”的吆喝声惊醒，不明何意，不知做什么，两个黑人女孩就支使她去打扫卫生间。孤独，迷茫，苦闷，焦虑，占据心头。

环境是压力，也是动力。她只有一个心思：机会难得，赶快读书，尽快过英语关。上课硬着头皮听，下课抱着字典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几个月后，英文阅读和口语交流显著进步，还通过了全国统考，拿到基础护理执照。

两年后，她离开JCC，边读书边同时打了三份工。在餐馆中端盘子，在家俱店卖家俱，在老人院当护理。其中，护理老人，帮他们洗澡、穿衣，喂饭、喂药，更是又脏又累。还时时要忍受脾气不好的老人无缘无故的发作。每周30小时工作，养活自己，缴交学费，还修20个小时的课程。艰难困苦中，考试成绩还总是A。三年半时间，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美国西南大学儿童教育学士学位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学士学位。在圣地亚哥一家制药公司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不久，与在一家大型电子产品研发公司工作的潘勇相爱并结婚。

圆梦搏击。就业成家，工作满意，家庭美满，收入丰厚，人生复何求？似乎应当划下句号。但是她依然惦记：自己的“明眸”梦呢？还没有影！稍微放松了一年，她又踏上圆梦的人生新搏击征途，毅然辞掉现职攻读眼科博士学位。朋友和同事颇为诧异不解，有福不享？自找苦吃！有人甚至当面说她：“你单凭着一张漂亮脸蛋，找份这样的轻松活做做，就很不错了，何必再去冒险。美国的医学学位可不是人人都能混下来的！”她呢，就像郑燮《竹石》所描绘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那样，咬定“明眸”壮梦不放松。她的先生潘勇也全力支持她。经过短短三个月准备，她通过申请眼科学校全部的考试，成绩特别突出。当年申请学校的期限已过，还是被南加州眼科大学录取，开始攻读眼科博士学位。

攻研并非坦途，攀登几许艰辛。学校目标锁定在，把学生培养成能够独立开业及成功经营诊所的人才。而学生们也都怀着独立开设诊所的目标。学校教育兼重严格的专业教学、实际的服务能力，与坚强的意志培养。为了养成优良的客户服务，第一个暑假，学生们要到NORDSTROM服装店里去找一份临时工作，学习服务客户赢得客人信任和满意的技能技巧。教学严格到近乎严酷，二三年级时，学校会经常刻意安排“轰炸式考试”，在一两个星期内，从诊所仪器操作，到几年来所学的书本知识，在没有时间准备的情况下集中考试。眼科技术测试尤其严格，老师一对一地盯着每个学生做，要求一遍一遍地练习，直到满意为止。甘爱东自然也与



甘医师与潘勇伉俪圣诞合影。

自视极高的同学们一样，精神高度紧张，甚至快到了崩溃的边缘。幸好，她毕竟有着刻苦习惯，较能承受这种磨炼，学会了面对和战胜困境压力。95人同班进去，四年以后只剩下79人毕业。甘爱东是这些杰出人才中的佼佼者。成绩优异，她接连荣获全美BSK优异眼科学生奖，杰出眼科疾病治疗奖，最佳儿童眼科护理奖，病人护理模范奖等等。

明心眸善心睐，归根结蒂就是造就自己，成为仁心仁术兼备而以仁心为医魂的医师。以明心眸来明人眸的医师，积善成德，神明自得，仁心必备。从中国广东来美探亲的李老先生的感谢信说，他来美后，2005年7月初左眼突然模糊不清。正值假日，甘医师细致地检查后，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必须立即作手术。当时正是许多医生都出外度假。甘医师急病人所急，解病人所难，热心助人，千方百计联系，终于找到著名的格瑞威医师及时动手术，经过治疗获得痊愈，李老先生不胜感激。诸如此类仁心之行，不胜枚举。

回顾往昔，甘医师深有所感地说：“只要你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再加上勤奋和努力，都可以梦想成真”。一个非圆梦不可的有心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明眸之梦必能初圆，再圆，全圆。

2008, 10, 20

《德蓉文集》专辑



由美华文协与中华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德蓉文集》首发式于2月1日举行。湾区的文艺界和社区各界人士近百人参加了这个盛会。美华文协会长、作家刘荒田主持了首发式并向与会者精彩地介绍了德蓉的作品。在会上热烈发言的还有《美华文学》杂志社长黄运基、前《星岛日报》总编辑程怀澄、画家刘虹、中华文化中心董事郑国和、作家王性初、吴玲瑶、林炳昌、金凤、培蒂、招思虹、摄影家伍洪照、电视文化节目主持人丁维平等，他们对德蓉的作品所描写的家事、心事，事事关心，与读者进行心灵交流所表现的人性化兼具幽默感的风格，均予以充份肯定与赞赏。德蓉也对自己的写作同与会者作了坦诚的回应。会上购买《德蓉文集》者众，均获作者签名留念。

旧金山湾区 热门专栏作家——德蓉

◎刘荒田

先说数年前的一桩事，在报上开设《自说自话》专栏的德蓉在三藩市日落区图书馆第一次和读者见面。事先她有点紧张，打电话通知朋友们。我对她说，一定来。一位文友和我一样，把刚刚下班的太太也拉来，明说是捧场，暗里是凑数——怕来人太少，场面冷清。德

蓉头一次正式亮相如果砸锅，那就意味着，中国人在美国现作现卖的文学在同胞堆里栽了。到了会场，我却惊呆了，座位早已坐满，人还在涌入。一位残障小伙子，驾着轮椅，艰难地驶下斜坡和阶石，绕了半圈，才在书架前找到位置，这时，他严峻的脸变得安然，微笑着

听读者和德蓉的交流。我抑不住激动，环顾全场，金门公园林荫道上常见面的邻居，每天走下巴士和N、L、M线电车的、神情淡漠而疲乏的上班族，在菜店挑西红柿和“山奇士”甜橙的主妇，大早拉着孙儿女上学的退休人士，在茶楼和咖啡店互相点过头却永远不知道名字和身世的“街坊”，有近200位，许多人站在走廊。本来人不止这么多，好些男士要来，看到告示上标的讲题：“德蓉谈女人”，误会是“男士不宜”，在门口徘徊一阵，不舍地离开了。

在三藩市湾区的华人社会，写作者众多，名家辈出，在大陆和港台享有高知名度的少说也有两三打，但象德蓉那样，凭在报上一块千来字的“豆腐干”，而赢得读者如此真诚、热烈和直接的拥戴的，似乎绝无仅有。德蓉在市场街的服装店当售货员时，本市乃至别州的慕名者千辛万苦找上门去。次年，德蓉在同一地方应图书馆的邀请举行第二次见面会，场面一样热烈，一位迁到洛杉矶去的女士，拉上朋友，开七八个小时的车赶到。此后，她提出捐助一千美元，开设“德蓉出书基金”，德蓉看她经济上不宽裕，感谢盛情之后，予以婉谢。近10年来，本地六七十位读者，自动成立了“德蓉之友”会，定期和德蓉聚餐。这一类活动，我作为参与者，不但为这位朋友如此热门而兴奋，更为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绵延而欣喜。

不能不承认，这是炒作流行的时代，选票可买，书可靠身体乃至“胸部”写出，诊所里“再世华陀”的镜匾医生可自制；可是，德蓉的读者，没有哪一个收了红包来撑场面的。大家纯然冲着她的好作品而来，没有文事以外的目的。读者和作者不存在利害上的计较，却具有最感人的相知相惜和人性关怀。在人际关系疏离的世界，每一颗灵魂都渴望倾诉与倾听。德蓉专栏所提供的，是精神的抚慰，感情的抒发，心灵的升华。德蓉是读者的贴心人，读者是德蓉的主心骨。在文学凋零的时代，在谋生以及英语几乎耗尽移民心力的地方，大家仍旧钟情于一位作家的作品。德蓉的专栏开了10多年，给读者提供的文章数百篇，读者们通过德蓉的笔，了解到她的感情生活、她的四个儿子、她的爱好，她的见闻，对时人世事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读者从德蓉坦率的、幽默的倾诉里，了解自己，晓得在冷淡世间，人的灵性没有埋没于物欲，美丽的汉字没被横行的英语压垮，清风明月，庭前花草，万家灯火，远方的硝烟和故土的胡同，依然牵动着一颗颗漂泊的心。

德蓉为文，题材多为家事和心事，不掩饰，不隐藏，不自夸也不自贬，坦白，平易，率真。作为母亲，她对四个儿子的爱；作为单身女性，她的感情世界和品味。作为先后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旧金山三个地方长住的居民，她的今昔对比、乡情和梦境。她爱花，爱音

读者来信摘录

1999年12月15日，一位署名“钱融”的读者，给某报写了一封信，以下摘录有关段落：

“编辑先生：

您好！我和我家于15年前移民来美至今，一直是贵报的忠实读者。非常感谢贵报多年来向广大侨胞提供宝贵的精神粮食，而其中我最喜欢看的是德蓉的《自说自话》。

我想在这里打一个不太合适的比方：5角钱一份的《XX日报》，《自说自话》至少值2角5分。或者说，如果那天报上保证有《自说自话》的话，1元一份我也不嫌贵。我们和德蓉女士素不相识，但知道她并非专职写作，有其他工作。……在德蓉文章中看到有趣有味或发人深省之处，忍不住复习一遍。本人今年50多岁，还记不起哪篇文章值得看第二遍的。

值此圣诞、新年之际，谨向贵社全体员工（并希望通过贵社向德蓉）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乐，爱戏剧，爱聊天，爱交友，爱旅游，她能教你让婴孩安睡的秘诀：大人轻握那双小手，不要放开。她在专栏里娓娓而谈，无所顾忌，琐事中富于人间烟火的亲切，家常话里不乏历经沧桑的感悟。尤其难得的是幽默感，将京味的诙谐、港式的“鬼马”和美国的玩笑熔于一炉，让你读罢，先是大笑，继而沉思。

专栏作家德蓉的热门，所折射的，是功利社会中较为干净的关系：非出于利用而单纯为了欣赏。读者对德蓉无所求，除了她的作品。普通读者的推许，比之评论家，比之编辑乃至所有操裁夺之权的文化官僚，比之常相过从，为了“义气”不得不抬轿的“哥们”，具有高得多的价值和诚信度。谁都有作伪的嫌疑，但读者没有，因为毫无必要——德蓉除了提供趣味十足的专栏外，无权无拳，并不阔，还不时为自家饭碗发愁，并没有世俗上的“利用价值”。德蓉选媳妇并不在专栏打广告，她出产的四条汉子找对象靠自己。

德蓉专栏作品选登

1. 别浪费这好福气

我发觉很多家庭没有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这是他们对世界音乐文化遗产的极大浪费，也剥夺了孩子欣赏“音乐最高殿堂”之古典音乐的机会。太可惜。

听古典音乐可以培养孩子优雅的性格与作风、耐性、单纯、稳定情绪和有助智力的发展，这些都是有科学根据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情绪好。情绪好，看什么都很正面。音乐家武满彻说：“单纯始于音乐，归于音乐”，单纯是最原始的美。莎士比亚说：“如果什么人不受音乐感动，那么天大的坏事都干得出来”。他断言，这种人不可信。我一直认为我的身体尚算健康、乐观，归功于我热爱的古典音乐。几十年来，她无日无之地陪伴我和孩子们。虽然我并不优雅，那是我愚鲁，修养还不够。但，如果从来不听古典音乐，我肯定更俗不可耐，面目可憎。

电影制作人深明音乐对一个人情绪的影响。好的音乐背景给电影增加气氛，令人更易感动。如《齐伐哥医生》、《幸德勒的名单》，因为音乐，主人公的痛苦我们感同身受。武满彻还说：“越能感受音乐创作之纯粹喜悦的人，越能感受体会其哀愁”。电影《钢琴师》里，那位纳粹军官就是因为听到犹太钢琴师在废墟中弹奏的古典音乐而感动，唤起了他人性善良的一面，帮助钢琴师得以存活（战后，钢琴师到各个战俘营寻找他的恩人而未果。他前年才过世）。

每次去儿子家看望孙子，就觉得他们家缺少什么——音乐。我跟儿子说，给孩子们听音乐啊，无论什么音乐，只要不是滚石摇滚重金属等，叫人浮躁、烦躁的所谓“音乐”。要知道，我们可以24小时免费地从收音机里听到贝多芬、莫扎特、萧邦、巴哈等音乐家用其短暂（甚至痛苦）的生命精心创作、一流演奏家演奏的音乐，是何等的福气啊！不听真是太可惜了。其实孙子们知道什么

是古典音乐，偶尔听到，他们就会说这是“奶奶音乐”。

2. 世上如依有几人

李煜之词《渔夫》：“浪花有意千层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依有几人。”。还有陆游的《小园》：“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多简单、写意的生活！

昨日乘长途车，随身带了本《丰子恺抒情漫画》解闷儿。他的漫画线条简单却意寓丰富、标题精彩。譬如这幅，标题是《世上如依有几人》。画的是一个戴斗笠披蓑衣的渔夫坐在一叶小舟上钓鱼，他的背后有一壶酒。丰子恺记述了这幅画的创作灵感，非常好玩儿。

抗战胜利后，一次游西湖时，他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在岸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是虾。钩钩上装一粒饭米，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钓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筐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可爱童心！），看他走进岳坟旁边的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一——

他也叫了一壶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钓丝绑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烫，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了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

这个中年男子之所以那么悠闲自在，首先他不用手持钓竿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很累地钓虾，而是将钓竿“挂在岸石边”，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坐收渔利。第二、不贪心，够吃就行。反正湖里多的是鱼虾，乐得每天吃新鲜的。第三、会享受生活。鲜虾蘸酱油，美味啊！喝口小酒，吃只虾，人间天堂！

一壶酒、一卷在手，真是“世上如依有几人”。

3. 香奈儿语录

法国时装大师香奈儿CHANEL过世时，当时的法国总统说，二十世纪法国名字最响亮的有三个：戴高乐、毕加索、香奈儿。

看过香奈儿传记的书，这位到八十岁时还会令见到她的男人痴迷地说：“啊，真希望能与她谈场恋爱”的女人七十岁时，有次在街上被一个中年男人截住，她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会拿雨伞打他，可到了这个年纪就不能算一件坏事”。

香奈儿的时装崇尚简洁、高贵、优雅。前美国总统夫人贾克林肯尼迪生前最爱穿香奈儿的套装。她那染有丈夫遇刺时喷出鲜血的粉红色香奈儿套装是美国博物馆的永远收藏（陆云斯基那染有克林顿精液的蓝色裙子却被法院“收藏”）。

香奈儿在书中谆谆教诲我们女人“怎么穿衣服”。她设计的裙子都不高过膝盖，她说：“三十岁以上的老（！）女人再穿迷你裙是可怕的、愚蠢的”；“服装真正目的不止在于修饰外表，而是展示你的实质”。我想，她这句话告诉我们买衣服的宗旨是不要盲目追时髦、名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体形、气质（也就是本质）来决定。像我这样马虎、随意的女人，穿起“女强人”的套装就很不伦不类。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虽然穿着讲究，但看起来那么别扭的原因。

香奈儿认为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尤其是她的“香奈儿No5”。她引用诗人瓦来里的诗句“不用香水的女人没有未来”（怪不得我这么没出息）。已故“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回答记者“晚上睡觉穿什么内衣”时，回答：“只穿‘香奈儿No5’”。我晚上睡觉穿得很严实，因为旧金山天凉而且常地震，再说万一火灾、急症等。我是“没有近虑必有远忧”的中国人。

关于女人的年龄她很有见地：“二十岁明媚动人、四十岁韵味迷人，再下去就是难以抗拒的诱人。二十岁的脸是上天所赐、三十岁的脸是生活雕塑的、五十岁的脸则是自作自受”。一生不是谈恋爱就是工作的她却矛盾地说：“女人到了三十岁就要在屁股（阴道？）和脸蛋之间做抉择”。实际上她一生两头都没耽误。

香奈儿一辈子没结婚。晚年她感叹地对她侄女说：“你有丈夫孩子，我什么都没有，空有一身财富”。她悟到：“我以为一个女人想快乐，最好遵从传统道德。否则她便要有英雄般的勇气付出孤独的代价。孤独，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女人还是该嫁的时候嫁，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为人妻母是女人的幸福。

关于穿衣服，她给我们一个终极的指导：“优雅”。怎么个优雅？优雅就是不过份打扮”。打扮而不过份，这是女人穿衣化妆方面永远的难题。

4. 顺其自然之美

在报上看到一则PG&E电力公司的广告，内容是教人们怎么省电，也就是说怎么省钱。省下钱来享受悠闲精致的生活。广告拍得非常美。

画面是一位年约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在美容店做美容。好一位漂亮的老太太。

她银白浓密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银发衬得她明亮、和谐、高贵。常见老人将一头银发染成发菜一样，黑而无光泽，真是糟蹋，再配上满脸皱纹，非常不和谐。世间一切事物，自然与和谐是美的根本。

老太太并不珠光宝气。耳朵上戴着一副不大的珍珠耳环——珍珠是成熟女人最佳饰物。它即高贵、简单又不招摇。简单就是美。她微笑着，嘴角漂亮地向上弯。嘴角和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笑出来的皱纹是美丽的。她看上去那么安详端庄。

她的老花眼镜用链子挂在脖子上，眼镜已经滑落在鼻翼下。这是导演的高招——真实自然。低能的导演会不给老太太戴眼镜，至少不会让眼镜滑到鼻翼下。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或画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也说不出为什么，原因就是太不自然真实。

老太太穿着并不名贵，但无懈可击。美丽与名贵没有根本的关系。白底浅花小启领短袖衬衫，加披（不是穿）一件也是浅色的、中间开口的薄毛衣。跟她的银色头发衬到极致。她看上去那么淡雅、潇洒、随意而有格调。

画面上，老太太伸出左手让美容小姐给她修指甲。一把年纪的老太太在生活上还是追求美与精致。这种生活态度使她永葆青春活力。可以看见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非常简单的婚戒。但这是所有女人最向往的、最珍贵的戒指。这戒指告诉我们，她有著（或曾拥有过）美满的婚姻。脸上泛着只有幸福婚姻的女人才会有 的美满之光。

我拿着这广告一看再看。她美得像艺术品。在街上，我或者会被年轻美女所吸引，但我更会贪婪地、惊喜地追着看年纪大的美女。她走过之后我还“不断回头留恋地张望”。岁月拿走了青春，留下了丰盛的生活智慧。

您有没有留意，凡是美丽的，起码是看上去很舒服的老女人，她们都是自然、大方、清淡、安详、慈祥。她们不会因为老了而放弃注重自己的外貌及穿着，但她们不会用染发、拉皮、珠光宝气来伪装自己。她们明白，岁月的痕迹是不可以掩饰的，青春是不可以伪装的，唯有处之泰然。

岁月拿走了你的年华，可拿不走你的美丽——如果你知道怎样拥有这美丽。

种瓜得瓜，种牙得牙

（小小说）

◎余国英

宋家爷爷对着镜子满意地整理着领带，家中的电话突然响了，老爷爷的孙子宋小杰飞奔过去接电话。

“唐小玲，祝你生日快乐！”宋小杰对着话筒张开嘴大声唱道。唐小玲是余小杰幼稚班的同学，两人非常要好。唐小玲的外婆特别喜欢宋老先生，也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今天是唐小玲的生日，宋家祖孙自然是被唐家邀请的上宾。

“我爷爷今天打扮得特别英俊。”老先生正在喷男用古龙香水的时候，听见孙子宋小杰对着电话筒说。

“不要急，等他梳好头发，我们就可以马上动身了！”对着电话筒，宋小杰又加了一句。

孙子提起梳头，老人家想起唐外婆的夸奖：“宋小杰的爷爷真是绝顶聪明哟！”没有影射什么罢？立刻又省视了一下镜中人的头顶。绝顶！是不是说头顶？好在亮圈的四周稀稀疏疏地围着几根白头发，他愈看愈起疑，左顾右盼很久之后，还是忍不住取过梳子，把四周的头发向中间梳，形成“地方支援中央”的局势。

打扮妥当，祖孙两人，开开心心地到了唐家，儿子媳妇及一些参加派对的人都早已聚齐了，直等到宋家祖孙抵达，才热热闹闹地上菜吃饭。

“来，过来，过这边来，宋老先生你坐在这边，咱们俩位没有代沟，可以边吃边聊！”唐外婆很亲热地向宋老先生打招呼，拍着自己身边特地留下来的空位，老先生回头一看，宋小杰早就挨挤在唐小玲身边坐下，自己也只得挨坐在老太太右手边。

“宫保鸡丁，这花生米是我亲自用油炸的！”老太太很殷勤地布菜，舀了一大匙宫保鸡丁，送到老先生碗中。

为了表示捧场，宋老先生喜孜孜地挟起宫保鸡丁，正要送进口中，筷子突然停在半空。

“哼，我外婆才真了不起呢，晚上睡觉前会把头发由头上取下来放在床边模特儿头上，你爷爷可会哟？”远远传来小寿星唐小玲正在大声地吹牛。

“我爷爷更了不起！你的外婆会不会把牙齿由口中取出来，泡在水杯中呢？”余小杰很更大声地向宋小玲挑战。

牙齿！哦，老人家心中一跳，突然猛省，今天慌慌张张梳头，忙忙乱乱喷香水，就是忘了戴假牙，牙齿还泡在家中的水杯内！怎么咬得动花生米呢？

“嗯嗯！”老先生只得紧闭着嘴唇，向老太太一直点头微笑，抬眼乱找救兵。

“这种秘制的铁蛋特别有咬头，多吃一点罢！”唐外婆实在客气，把老先生的碗中堆得像小山一样，铁蛋就是烤乾的卤蛋，咬起来很有劲道。

“嗯嗯！”宋老先生在闭唇微笑中，一眼瞄见儿子宋杰夫向这边走过来，眼中立刻放出光来，救兵到了。

“杰夫，你爸爸真客气！他得多吃一点啊！”老太太一面挟菜，一面对老先生的儿子宋杰夫说。

宋老先生向儿子用力眨了三次眼睛，把头点了三下，儿子也连忙向老父点了三个头，表示知道了，由人丛中走了出去。父子之间很有默契。因为老先生经常忘了戴牙齿，这不是第一次了！好在两家住得不远，杰夫一回家，就直接进入厕所，把装了老父牙齿的水杯盖子旋紧，放在口袋中，带到唐家，客人们正酒酣耳热，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哈，你说好笑不好笑？”只听见唐外婆一直讲着笑话，高兴地拍着宋老先生的手背，笑个不停。

“嗯嗯！”没有牙齿的老先生一迭紧闭尊口，陪着笑脸，终于看见儿子回来，知道得手，心中狂喜，立刻向儿子会心地猛点其头，接过儿子递过来的水杯，起身进入唐家厕所。

“宋杰夫，你的老爸真好！”乘宋老先生入厕，老太太喜孜孜地对杰夫说。

“是吗？谢谢你的美言。”宋杰夫客气道。

“不瞒你说，杰夫，跟你老爸谈天，真是一种享受，他老人家一直不声不响地聆听，一逗点头，不停地微

笑，从不厌烦，也不反驳，世上有谁比宋老先生更懂得谈天的艺术啊！”唐外婆不住地对宋杰夫赞叹他的老父。

“唐外婆，在你老人家面前，我老爸那有说话的余地哟！”宋杰夫也连忙凑趣地回答。

老人家在厕所内把牙齿由水杯中取出来，对着镜子装在自己的牙床上，由厕所出来时，看见大家正围着唐小玲唱生日快乐。

“咱们家唐小玲正在换牙，请大家帮忙吹一吹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罢。”小寿星的外婆宣布。宋老先生先对着老太太由衷地咧嘴一笑，果然红唇中透出洁白的义齿，非常整齐美观，老人家赶过去鼓着嘴唇，加入吹熄蜡烛的行列，吹得特别卖力。

“惚”地一下，宋老先生的义齿被吹了出来，不偏不倚，打熄了烛火。

第二天，宋老先生到王牙医的诊所埋怨。

“老先生，你不要生气嘛，你这义齿，没有牙根，当然是个活动的。”王牙医辩白道。

“那就应该做紧一点呀。”想起生日宴会上唐外婆花容失色的样子，宋老先生心中很不是滋味。

“要做得紧，除非你种牙。”

“种牙？”

“是啊，在牙床上先种上牙根，再在牙根上安上牙齿，就万无一失了。”

“栽种的种？先种牙根？”宋老先生将信将疑。

“由根部开始种植一颗一颗牙根，然后再套上牙帽，就跟真的一样了。”王牙医耐性地解释。

“那你就替我种几颗罢。”宋老先生连忙说。

“老先生，我们这里只做牙帽，我可以介绍你一位专种牙根的专家，你先到他那里种牙根，然后到我们这里来做牙帽。”王牙医由一个方盒子里抽出一张名片，递给宋老先生。

“种牙专家姓赵？赵牙医，他的诊所就在下一条街？”老先生细看名片上的地址。

“是啊，我这就打电话把你介绍给他，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你又是介绍过去的，一定对你特别打折优待。”王牙医开始拨电话。因为社安健康保险不包括医牙，得由病人自掏腰包，所以牙医打出“打折优待”四个字，就特别吸引人。

十分钟之后，宋老先生已经在赵医师诊疗所内，坐在诊疗椅上了，赵医师的技师过来照了X光。

“照X光？”老先生不懂。

“查看你的牙床情况。”赵医师一面看着X光片，一面解释：“牙床情况不好的，得填充骨粉，骨粉分两种；动物骨粉及人骨骨粉。”

“人骨是活人的还是？”宋老先生吓得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的牙床情况很好，现在就可以种了！”赵医师宣布。

“现在？不需要预约？”太出乎宋老先生的意外了。

“您的牙床已经没有牙根很久了罢？现在种正好。”赵医师把x光片拿给宋老先生看。

“多少钱种一颗牙根？”宋老先生小心翼翼地问。

“平常每颗三仟元，我们是同胞，又是王医师介绍来的，收半价，一仟五佰一颗罢。”赵医师回答。

“什么？比金子还贵！”老先生差点由椅子上掉下来。

“是钛合金制成的，当然比金子还值钱。”赵医师已经在准备打麻药了。

手术后，宋老先生用手捂着打过麻药的面颊，由椅子上站起来，眼光落在墙上赵牙科的毕业证书及牙医执照上。

“这是抗生素及止痛药的药方，您到楼下的药房去配药，回家以后每六小时吃一粒抗生素，牙根痛时吃一粒止痛药，三个月以后来见我，我把你的齿基用螺旋旋上，就可以回王医师那里去做牙帽，然后，铁蛋、花生米，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赵医师非常干脆，一手收钱一手交货。

半年后，宋老先生儿子媳妇替老爸在当地一家最大的全家福餐馆做寿，邀请了很多客人，唐家大小第一批抵达。

“欢迎，欢迎！”宋杰夫迎客，只见唐外婆带了穿着民族服饰的唐小玲及几位打扮得花花绿绿、伶俐可爱的男女小孩抵达宋家，每人手中一个水蓝色的绸卷，把餐馆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替宋老先生祝寿，我的孙子、孙女儿们来表演余兴节目。”一定是唐外婆的主意。

“表演什么节目？”寿星喜孜孜地赶过来，裂开嘴唇，露出新种的白齿而笑，美观又性感。

“表演唐外婆的澎湖湾，这些水绸是湾里的水浪。”

“蔡经理，你们有电风扇吗？”唐外婆提高了声音问道。

“有啊！”蔡经理三脚两步去了。

“你要电扇干嘛？”宋老先生问。

“要把湾里的水浪，也就是把水绸吹起来。”唐外婆答。

“电扇做大轰。”唐小玲在一边补充。

“大轰！”宋小杰也跟着说。

大轰？老先生楞了一下，比及看见唐小玲及宋小杰两人相视傻笑，都没有门牙！原来唐小玲一年前掉的门牙，到现在还没有长出来，宋小杰也开始换门牙，所以两人说话都漏气透风！

还是人工种牙快，半年不到就搞定了！

“真是，把大风说成大轰！”宋爷爷忍不住露出牙齿哈哈大笑。

三月不来四月来

——柳杨堡纪事一

◎杨静龙

1

饥饿的春笋争先恐后展示着自己的旺盛生命，破土而出的声音在大竹林子里此起彼伏，啪啪作响。一阵突如其来铁器碰击之声于是被河水那样淹没了。

失去了依附的断臂，仿佛一条从竹梢上陡然跌落下来的漂亮青蛇，在野蕨草和竹笋之间不懈地扭动着。

血沫子犹如风中的鲜红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在草丛之中。

2

竹枝夫妇做了几蒸笼细豆沙的清明果子，用作下乡收购货物时的干粮。在离开家之前，他们先挑拣出一些色绿馅满、面相漂亮的清明果子，装了大半篮子，交给儿子柳初明。

竹枝夫妇站在门檐下，望着儿子挎了竹篮急急穿过柳堡的长街，来到通往杨村的青石官道上。两人不觉对视了一眼，长长叹出一口气来。

清明大如年。

不仅如此，清明时节还是江南一带节气上的重要分水岭。在那些日子里，细雨仿佛蚕丝的薄衫，又像一场经久不散的雾岚，让村镇里的人们有了充足的理由，畅怀享受春耕到来之前最后一节闲散时光。

从柳堡到杨村用青石板铺就的官道上，到处都是走亲访友的人们，他们手挽盛满时令果蔬的竹篮子，高声大气地互相打着招呼。市面上刚刚作兴起来的东洋纸烟卷，装在男人们贴身的衣兜里，他们掏出纸烟互敬的时候，额角上的自豪色彩让人们不由想起春季那久违的灿烂阳光。而此刻的女人们则是羞涩的腼腆的，哪怕平日再蛮再辣的娘儿们，也把油纸伞儿压得低低的。从油纸伞下面偶尔响起来的一串笑声，也像春天的细雨那样，温软而潮湿。

柳明初不时地与熟人们搭个话头，却不多闲扯，脚

下也并不有所放松，一路疾行，早到了杨村的玉水桥头。

玉水河清冽而平缓地向前流淌，一群灰褐色的鸭子在河面上像船只一样游弋着。几只公鸭突然嘎嘎地叫唤起来，惊起了岸畔柳树上的一群黄雀儿，扑棱棱飞起来。

柳初明略微驻足，喘了一口气，就向杨村的村街走去。不一会儿，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竹篱笆院子。

院门虚掩着，他推了一把，门往两边呀的一声开了。“谁呀？”屋里传出一个姑娘的细声。

“是我，”柳初明嗓子里突然有点阻塞，答应了半声，轻轻走进院子里来。

柳初明在跨进堂屋的一霎间，没有适应里面幽暗的光线。他揉了揉被雨水和汗水同时弄湿了的眼睛，然后渐渐看清那一张张年年如一摆放在堂屋里的高大机器。暗红色的枣木机架仿佛一座门框那样，高高地竖在他的面前，悬挂其上的草席子，就像缓缓升起来的一张青色门帘。

这是一架编织草席的老式木头机器。机器一侧，端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细身条的俊俏姑娘。

柳初明轻手轻脚把手里的篮子放到桌上，一边四处张望着。

那姑娘格格地笑了，说：“爹爹去大竹林子上坟了，哥哥你就那么怕我爹爹呀？格格格。”

柳初明并不作答，但脚步立即显得轻快了起来，他从篮子里挑出一只最大的清明果子，递给了小青吃。自己去灶间倒出一碗水来，咕咚咕咚喝了。又从墙角拿过一捆席草，说：“小青，我给你择席草吧。”

姑娘却不答话，一边吃着清明果子，一边往一根细长的竹千子上套席草，两根席草，根外梢内，梢端略略交叠。唰的一声，长千穿进细麻经线网里，又唰一声抽回来，仿佛织机上的梭子那样轻巧。脚下随之踏，一条杠杆子轻轻落下，噗一声压实了。送草抽千压杆，动作娴熟，周而复始，一张完整的草席就在足够的长度之下诞生了。

自打春闲以来，小青就一直足不出户，在家里编织草席，一捆捆草席已经把堂屋的一面山墙遮去了一人多高。不久之后，草席贩子们的敞篷船就会像一群鸭子那样，沿着玉水河蜿蜒而来，他们的吆喝之声也会像鸭子一样在玉水河上此起彼伏。现在，小青卧房里的樟木箱子底下已经用手帕包了一大沓钞票。这是她在漫长的姑娘生涯中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富，父亲从未向她伸手要过一角钱。等到堂屋里那些草席装载到小贩们的敞篷船里，那沓钞票就能长到令人欣喜的高度了。然后在某一天，父女俩就会摇起双橹木船去宁波城里，购置喜衣喜被、首饰香粉等一应嫁妆。

但是，每每想到这里，小青的心里总是又热又痛的。

可小青现在并不愿意想这些闹心的事情，她已经吃下两只清明果子了，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啧啧称道：“哥哥，清明果子真甜。”

柳初明得意了起来，说：“那是。”

“哥哥，”小青说，“听说柳堡来了一个说书师傅，是真的吗？书说得怎么样？”

柳初明把一捆席草在机器前摊开，慢慢挑拣起来，一边说：“那是一对怪人呢，师傅断臂，徒弟瘸子。不过，他们的书可是说得呱呱叫！”

小青往线网里送一次长钎，噗地踏下压杆，说：“哥哥给我讲讲听来的故事吧。”

玉水河一带盛行唱戏说书，男女老幼几乎个个都是故事篓子，谁都会说，谁都爱听。说说故事，讲讲道情，那简直就是生活当中的油盐酱醋柴了。柳初明一点也不推辞，当即就讲了一个故事。

“话说当年宁波府慈溪县有一个县太爷，”柳初明说，“有一次，县太爷考县里的秀才，问道，你家近山，可晓得树有雌雄么？秀才说，回大人，据学生知道，松树是雄的，梅树是雌的。县太爷问，何以见得？秀才哈哈大笑道，公木合成一个松字，母木合成一个梅字，可见松树为雄、梅树为雌了。”

小青格格地笑起来，然后问道：“哥哥讲完了？”

柳初明回答道：“讲完了。”

“不过瘾，再讲一个。”小青说。

“那你用什么谢我？”

“我给你烧饭吃。”

“好，那就再讲一个。”柳初明略微想了想，朝小青坏笑了一下，说，“从前，柳堡有一个好后生，他相上了杨村的一个好妹子。那后生朝也想那妹子，暮也想那妹子，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终于有一天，那后生鼓足勇气去向妹子求亲，妹子作难他说，如果你能搓得一根三尺三寸长的灰绳子，我就应允你。柳堡的好后生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好办法，拔了秋天野地上的茅草，搓成一根三尺三寸长的草绳，放在地上点火烧

了。草绳从这一头烧到那一头，地上就留下了一根灰绳子。”

柳初明已经拣好一小捆席草，用稻草绳子系扎了，放到墙角边去。当他走过小青身边时，站住了，扯了一把小青的袖子，说：“那一天，柳堡的后生就把杨村的妹子拉到灰绳子面前，说，好妹妹，现在你可赖不得这门亲事了。”

小青显然听出了什么意思，嗔道：“哥哥你坏。”

仿佛一下子从雨地里走到太阳底下，小青的脸上身上陡然一阵发热。

3

数十年之后闻名江南的玉水河畔柳杨堡，那时候还是相距数里之遥的两个村镇，并没有连成一片。柳堡因为是一个水陆码头，集市由来已久，慢慢就成为了一个小集镇；而杨村则完全还是一个小村庄。

它们中间有一片茂密的大竹林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两边的人们都能听见嘯嘯竹鸣。

从高处鸟瞰，那个大竹林子就像一只巨大的马腰子，东西长七八里，南北宽三四里。里面散落着几只小水塘，还有几处低矮的山坡。一条东西走向的青灰色石板路一如女人们的细长腰带，弯弯曲曲从林子中间飘过。青石板上点缀着一簇簇碧绿的苔藓，叫不上名字的杂色花草则长满了石缝。偶尔有一棵二棵细细的笋子，从石缝间好奇地探出脑袋，然后慢慢伸出身子来，却碰在行人的脚步上，啪的一声就断了看似荒蛮的一条青石板路，却是人们西去杭州嘉兴、东走宁波台州的必由之路，是浙东越地一条赫赫有名的驿道。

岁月悠悠，驿道漫漫，就不免发生一些劫富济贫、杀人越货的江湖勾当。

在柳堡和杨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人和事。在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日子里，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小百姓，低眉顺眼地过着贫穷而闲散的农家生活。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他们却变成了豪气冲天、杀人不眨眼的绿林好汉。

柳堡和杨村的人们大都没有读过私塾，更不消说西洋式的学堂教育了。他们虽然不通文墨，蝌蚪一样的字儿写不到一尺长，嘴巴张开却也能道出三句五句文绉绉的书生话来，这完全得益于在江南城乡盛极一时的民间说唱业。每年冬春两闲时节，那些说书艺人穿一身青衣，肩负斑点蛇皮胡琴，穿梭一般来往于村乡之间。他们说史演义，诸如三国志水浒传，大红袍小忠义；也说道情，比如将兴哥苏小妹，三言二拍玉堂春。乡人们的思想在这些庞杂无绪的故事中得到了启蒙，大忠大义当然令人肃然起敬，杀人越货未必不让人佩服；义夫节妇自然高尚，偷人养汉也不失风流。这就是那个年代江南乡人们的思想价值体系，他们的脑袋就像是一只混沌

的池塘，鱼虾虫鳖，一池同存；食草吃肉，各得其所。

杨村的杨竹根可算是其中一个代表了。

杨竹根二十八岁那年，玉水河流域遍闹春荒，人们像高粱秸子一般一摞摞饿毙于荒野之中，或挺尸于茅舍破床之上。自从黄巾裹头的长毛父亲成了清兵的刀下之鬼以后，母亲哭瞎了双眼，大姐竹枝早已出嫁，杨竹根便与瞎眼母亲相依为命，苦度日子。为了把米缸里仅剩的一丁点杂粮留给儿子，瞎眼母亲已经连续喝了一个多月清水野菜汤了。每天喝完野菜汤，她就早早躺在竹床上等待天色慢慢黑下来，然后又在饥肠辘辘的黑夜里苦苦熬待天明。

终于，在一个细雨飞扬的清晨，血气方刚的杨竹根咬咬牙从柴房里翻寻出那柄锈迹斑斑的宽口腰刀，在青条石上嚙嚙磨起来。当刀面能够清晰地映出他因长期饥饿而浮肿发青的脸面时，另一张英姿勃发的脸孔也出现在他的脑际。那是杨竹根的父亲，翼王石达开麾下一个英勇为畏的小头目，曾经杀敌无数，威名远播。父亲战死沙场之后，长毛们送来了他的遗物：一件血迹斑斑的战衣，一柄寒锋熠熠的腰刀。

不久之后，杨竹根已经蛰伏在大竹林子里一座小土丘后面了。他双耳竖起，像一只饥饿的雄猫捕捉着脚步声。他的目光箭一般穿透草丛，直射那条腰带一样曲折蜿蜒的青石驿道。

细雨被密集的竹梢遮挡了，起风时变成几阵雨滴洒落下来。草丛被雨水洗得青翠欲滴，野蕨草东一簇西一丛站立着，垂着它们沉甸甸的脑袋，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又像是犹豫不决。荒年的春笋疯长着，显出一种难以掩饰的饥饿感。啪一声，附近一棵毛笋破土了；啪一声，又一棵毛笋拔节了。

时光的行走显得那么的缓慢，似乎有点裹足不前的样子。离家前喝下去的两碗薄粥汤，早随着几泡尿撒完了。杨竹根能够听见自己的肚皮像一面牛皮鼓那样咕咚咕咚地响个不停，他紧盯前方道路的双眼渐渐起了模糊的星花。

有好几次，杨竹根想从土丘后面站立起来，大步离开大竹林子，从而取消这次劫掠行动。但牛皮鼓一样的肚子又迫使他不得不蹲下去，他耳朵里似乎还响着瞎眼母亲肚子里的咚咚鼓声。

“格格格……”一串清脆的笑声穿透雨雾，从远处随风飘至。很快，腰带一样的青石驿道上出现了两条人影。人影在毛竹林里忽遮忽现，让杨竹根觉得自己仿佛跌入了一场虚幻的梦中，变得一点儿也不真实。

杨竹根晃了晃脑袋，把手指插进湿润的泥土里，他感觉到了一阵疼痛。

虽然，这样的伏击在说书故事里屡见不鲜，在柳堡和杨村也非绝无仅有。但对于杨竹根来说，这毕竟还是

第一次，绝非等闲小可之事啊！杨竹根外面的衣裤早已被雨水淋湿，此刻连贴身内衣也都让汗湿透了。

“小点儿声，这大竹林子里常有毛贼出没，小心被抢了你去压寨夫人，”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听口音像是西吴嘉兴一带的人。

“格格格……”年轻女人的笑声就像春天遍地绽放的山花，又像晚风吹动庙檐上的风铃。

杨竹根平生从未闻听过如此美妙的笑声，一时显得楞怔起来。

“夫君是仗剑书侠，又怕什么小毛贼呀！格格格……”年轻女人娇声说道。

此刻，杨竹根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来人的身影了。打头里大踏步走来的瘦高男人，身穿青色竹布长衫，肩上斜背一把斑点蛇皮胡琴，手上提了雕花宝剑，完全是一副走乡串镇的说书师傅装束。显然，这不是杨竹根此次劫掠行动的理想人选，杨竹根意想之中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腰缠万贯的生意之人，褡裢里面有着大把大把叮当作响的现大洋。

就在杨竹根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个笑声格格的年轻女人从瘦高男人身后闪现出来。女人手挽篮花包袱，袅袅而行多么俊俏的女人啊！

俏女人径直往小土丘走来，在路边一块光滑的岩石上坐了下来。

“我渴了，你去打水来我喝。”俏女人低声娇语，吴音温软，与玉水河一带硬邦邦的越地口音截然不同，两相比较，其有天壤之别。

土丘背面的草丛中，杨竹根怔怔地蹲伏着。

瘦高男人从肩上卸下大胡琴，连同手中宝剑，一齐放到岩石一旁。然后从俏女人的包袱里取出一只白瓷茶碗来。

当男人向竹林深处一口池塘走去时，俏女人站了起来。俏女人向四面张望了一会，然后向小土丘后面走来。

杨竹根紧紧贴伏在土丘上，一颗心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掌紧紧攥住了，不敢大口喘气。

在几棵尺把高的新笋前面，俏女人站住了。她再一次向西面张望着，一双手在腰间摸索了一会，倏地矮下身子去了。

数步之遥的杨竹根听到了一股泉水急速流动的声音。然后，一缕出自人体的温骚气味扑面而来。

起风了。竹梢摇曳不止，雨滴纷纷坠落。池塘那边，一只竹蛙哇哇地叫唤起来。

杨竹根体内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难忍的饥渴，他觉得自己的喉咙干燥得一阵阵冒烟，嘴巴里却有着大量的唾液。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把它咽下去，还是一口吐出来

呀的一声，杨竹根从草丛中虎跳了出来。

杨竹根似乎并没有听见俏女人的尖叫声，他因为目光一时不能适应对方因为惊恐而未及遮掩的雪白下体，而变得头晕目眩。然后，他看见那个瘦高男人旋风一样从池塘那边刮了过来。池水从他手中的白瓷茶碗里大朵大朵泼洒出来。

杨竹根觉得那男人快速奔跑的样子真是太滑稽了，就好像背后有一只老虎在张牙舞爪紧紧追赶他一样。简直有点好笑！

直到对方的剑锋划破他的手臂，杨竹根才听到了一声叱喝：“小毛贼，敢坏我女人！”

“……”杨竹根倒退了一步。

对方显然已经怒火万丈，浑身颤抖着，脸色青得像地上的泥土一般。

“小毛贼，看剑！”对方怒骂着，吐一个招式，挥剑直扑过来。

杨竹根终于清醒了过来，飘起身子，急忙往边上跳出去，手中的腰刀顺势一笔带过。

细雨浓雾之中，寒锋急闪。

可怜的“仗剑书侠”实在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文弱书生。只见刀锋过处，一条青衫包裹的手臂早已滚落在草丛之中，血沫子仿佛殷红的花雨，纷纷洒落下来。

4

灶间里传出枯竹被燃裂的闷响，和铲子在铁锅里快速翻动的声音，煤油灯的微弱光线透过门帘子，照在高大的木质机架上，一张草席刚刚新起了半尺多长的头。

老竹根把竹笠和篮子放到墙角里，响亮地咳了一声。

灶间里锅铲停顿了下来，传来小青的声音：“是爹爹回来啦？”

老竹根答应了一声，来到八仙桌前，摸黑点着一锅旱烟，吸起来。老竹根看到八仙桌上那些裂开的缝隙，就像一些饥饿的嘴巴，黑黝黝地张开着。

清晨出门的时候，老竹根提着一壶绍兴老酒，一只篮子。篮子里是一碗肉，一碟煮豆。现在，老酒洒在女人的坟头了，肉和豆连碗都留在坟前。等到次日他去坟前收拾，三只碗一定都是空的。人都明白那是被林子里的野物吃了，老竹根却不愿意这么想，他觉得应该是被那可怜可敬的女人用去了。多少年过来了，都是这样的。每当清明节或者农活空闲的日子，老竹根都会拎一只篮子去看那女人。他就这么不声不吭地坐在坟前，有时半天，有时一整天，然后把酒食留下来。

今天虽然戴了斗笠，但并没有完全遮挡住雨水。一天下来，浑身衣裳湿嗒嗒的，都可以拧出水来了。

老竹根这才觉得自己又冷又饿，他一把掐灭了旱烟锅子，走进了自己的卧房。当他换上干爽衣裳回到堂屋

时，八仙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女儿小青笑吟吟坐在煤油灯下，双颊红扑扑地仿佛两朵桃花苞子。

饭桌上有一碗刚刚热过的清明果子，老竹根拿起来吃了一口，是细豆沙的甜馅。老竹根问道：“柳堡来人了？”

小青脸上的两朵桃花绽放了，“嗯”了一声，她说，“是哥哥送来的清明果子。”

老竹根避开女儿的目光，女儿幸福的表情让他心里涌起一种不可言状的烦乱，一时却又无从说起。

女儿在年逐一年地长大，老竹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女儿的婚姻大事和未来日子了。

“爹爹，”小青笑吟吟问道，“你知道天下的树木有雌有雄吗？”

未等老竹根反映过来，小青格格笑道：“松树是雄的，梅树是雌的，这是哥哥说的。哥哥说柳堡来了一对说书人，师傅断臂，徒弟瘸子，是一对怪人呢，可他们的书说得顶呱呱的。”

老竹根停止了咀嚼，问道：“可是一对说书的残人？”

小青点了点头，说：“对呀，哥哥说他们已经在柳堡说了许多天了，很快就要到杨村来说书了。”

“断臂说书师傅，”老竹根把那只吃了一半的清明果子从嘴边移开，自言自语道，脑袋里回闪出刚才在村口遇到的那一幕情景来：当老竹根离开坟场时，饮烟和暮霭已经弥漫在杨村上空，煮熟米饭的甜香味儿在细雨中随风飘过来。

村公所的两扇黑漆大门就在这时呀地一声往两边打开了，两个外乡客人在村公所役工的陪同下，从里面走了出来。三个人在村公所门口拉拉扯扯说了一会话，便一齐向村口走去。不远处，一家酒馆的杏黄锦幌在风中愉快地飞舞着。老竹根知道外乡客人是请役工吃酒去了，那役工是个好酒之人，今天这场酒他当然不会放过的。老竹根对此并不关心，正要收回目光，却陡然发现那两个外乡客人举止怪异，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的，似乎在察看着什么。他们走路的样子总让人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头，一时却又说不出来。

老竹根揉了揉眼睛，远远地望着三个人走进酒馆里去了。

老竹根本来就觉得这两个外乡人来得有点蹊跷，被女儿一说，心里立即像一壶开水沸腾了起来。仿佛有一把快刀子在他皮肤上划了一个口子，血流出来了，伤口也就显露无遗。

老竹根把手里半只清明果子一下塞进嘴里，一边快速嚼着，一边咕咕啾啾对小青说：“来了，他们已经来了！”

5

饥肠辘辘的杨竹根持刀闯入大竹林子，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一宗救急救难的小富贵，结果却鬼使神差地劫夺了一个俊俏女人。

当年轻的杨竹根肩扛惊厥过去的俏女人，快速遁去时，身后传来那个倒霉的“仗剑书侠”声嘶力竭的叱骂之声：“小毛贼，我与你共戴天！”

“小毛贼，我誓杀你！”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杨竹根毫不理会这些斥骂，早一阵风似地来到了竹林外官道上。雨季的午后，道路上寂然无人。这正是杨竹根所需要的，他屏气提劲，疾步如飞。

刚行至一半，岔路上却走出一个人来。杨竹根眼儿尖，一下就看清是他柳堡的姐夫子。

姐夫下乡给儿子柳明初采办过周岁生日的果蔬面食，因遭荒年，一副担子倒是空了大半担。好在不知在哪里采来了一只瘦伶伶的白鹅，在“无鹅不成宴”的玉米河一带，毕竟可以勉强撑起周岁酒的排场来了。

裹挟一个女人惊慌行走的杨竹根让姐夫大吃一惊，但他即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杨竹根的一身血迹使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不消半袋烟功夫，昏迷不醒的俊俏女人被装进了箩筐里，身上撒放着一些湿嗒嗒的蔬菜。那只瘦伶伶的白鹅从另一只箩筐里伸出长长的瘦脖子，好奇地东张西望，然后昂昂地叫唤了两声。

在接下来几天，杨竹根把俏女人反锁在屋子里，自己和姐夫各领一帮年轻后生，暗地把守着进村的各个路口，严阵以待，防止可能到来的复仇行动。

可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却不见任何一个陌生人到来。终于有一天，杨竹根在姐夫和一帮好友的陪护下，走进了大竹林子。雨过天晴，林子里一片静谧。别说断臂书侠，就连血迹儿也无一丝一缕。在曾经格斗过的地方，野蕨草挺直着身杆，草绿花红，看不出一点点被踩踏的痕迹。

好友们面面相觑，然后一齐放声大笑起来。杨竹根知道他们似乎在怀疑那场被他渲染得惊心动魄的格斗事件了，可他并不作一点分辩，只顾自己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

可怜的仗剑书侠，从此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杨竹根用俏女人的随身首饰度过了那场百年不遇的春荒，还在好友们的操持下，和俏女人办了酒宴成了亲。但俏女人以怀有身孕为由，并没让杨竹根动得她一根指头。

杨竹根每天能看上俏女人一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并不奢望更多了，就在床前打了一个地铺，从春睡到夏，又从夏到秋。那年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俏女人

产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小青。

俏女人对杨竹根说：“我要奶女儿一年，一年之内你还是不得近我的身子！”

杨竹根连连点头，只顾笑呵呵抱过小青来，叭叭地亲着。

转眼就是小青的周岁。头天夜里，俏女人朝杨竹根惨惨地笑了一笑，就让他坐到她的床沿上。

这是杨竹根第一次看到俏女人的笑容，也是第一次坐到对方的床沿上。他呵呵笑着，心花怒放，痴痴想着接下去还可能发生的其他好事儿。俏女人却没头没脑地给他讲了一个合浦珍珠的故事。

故事说广西有一个地方叫合浦，那里不产稻谷粮食，近海却产大珍珠，十分珍贵稀罕。可是因为地方官吏贪秽成性，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珍珠们就都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后来新来了一个清官大老爷到任，改革前弊，与民造福，那些珍珠知道这个消息后，又纷纷迁回到合浦来了。

杨竹根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这个文绉绉的故事，但他陶醉于俏女人的吴侬软语之中，觉得人生从未有过的幸福。

那天夜里，杨竹根回到地铺上酣然入睡。次日早起，喜滋滋地挑一担箩筐直奔柳堡。在集市上，他买下一对肥硕的白鹅，决定给女儿小青体体面面地办一场周岁酒宴，也让俏女人好好高兴一场。

可就在这一天，俏女人用一条裤腰带，把自己永远地挂在房梁上了。

俏女人的死深深刺痛了杨竹根，他的脑际不时闪过俏女人那惨淡的笑容，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合浦珍珠的深深寓意了。她是要把自己完完整整地交还给那个可怜的仗剑书侠呢，同时要他杨竹根交还出去的，还有她的女儿小青。

大竹林子里的那一场拼杀，表面上看他是赢者，其实真正失败的却是他杨竹根，而不是那个断臂书侠。

“小毛贼，我誓杀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杨竹根没有忘记对方一声声的切齿怒骂。

可是，那断臂书侠究竟是死是活，又去到哪里了呢？

大竹林子黄了又青，青了又黄。流年似水，时局动荡，杨竹根的同村好友有的被拉了壮丁，从此一去不返，一把骨头不知抛在了哪里；留在本乡本土的，也多半让艰难的生活压得腰曲背驼，皱纹满脸了。大竹林子里那一场浴血拼杀，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早就变成皱纹里的一颗沙粒，被无休无止的雨水汗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了。

在某一天早上，杨竹根起床洗涮，突然发现自己已是满头花白了，额头上的皱纹就像一群蚯蚓虬聚在一起。

就从那一天起，杨竹根开始常常喃喃地问自

己：“那个可怜的仗剑书侠还活在世上吗？复仇的日子还会到来吗？十多年的情仇就是一根木头，也早该腐烂在泥地里了。”

但他身边，依然没有一天离开过长毛父亲留给他的那把宽口腰刀。

多少年来，腰刀永远被磨得青锋闪闪，再也没有生出来一丝锈斑。

6

柳堡的集市越来越闹猛了。

过去，是每逢双日赶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早悄悄变成了一日一集。天色刚麻麻亮，这里就已是鸡飞鹅叫，人头簇拥了。

老竹根背着手，在集上转了两圈，看中了一对肥硕的白鹅。那对鹅的毛羽洁白似雪一尘不染，殷红的鹅冠就像道士头上的道冠一般高高耸起，主人又是一个长得清清爽爽的中年妇人。一切都让人看了心里熨贴。

老竹根俯下身子，在白鹅身上抚摸了一把。那一对白鹅立即作出了回应，冲他昂昂地叫唤了两声。

老竹根心里的笑一下洋溢在脸上，也就不和妇人讨价还价，痛痛快快地掏钱买了下来。

老竹根用大竹篮子挎了一对白鹅，曲曲弯弯拐过两条小巷，来到一座单门独院的宅院前。

竹枝夫妇俩营做着趸贩货物的生意，凭着货商特有的能干和精明，一分钱生成了两分，两分生出十分来。终于，一座体面的高大宅院在柳堡集镇上拔地而起。多少年来，竹枝夫妇一直都在暗中帮衬着老竹根一家，于姐弟情份上，他们就不再是斤斤计较的生意人了。对此，老竹根永远心存感激，觉得自己这辈子再也无以回报了。

晨雾之中，朱漆大门静静关闭着。老竹根知道自己今天来得早了，也不去敲门，兀自在门前石阶上蹲了下来。

人刚一静，脑子里立即浑浑沌沌起来。老竹根从腰间拔出旱烟管，装上一锅，用力吸了一口。

昨天夜里二更多天气，女儿小青还在堂屋里编草席。长竹千在麻线间唰唰抽动，压杠的噗噗声缓慢而有节奏地响着。

老竹根把煤油灯移到草席机旁边，自己坐在暗地里吸旱烟。老竹根的思绪常常被女儿突然冒出来的一句两句话所打断。女儿的话题热烈而跳跃，往往让他无从说起。有时候女儿无缘无故爆发出一阵笑声来，格格，格格格格。让老竹根心里一下又一下地收缩起来。

小青太像她的生身母亲了！要是时光倒流十八年，哪怕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俏女人？

夜色在一点点深下去。村外远处，大竹林子的嘯啸竹鸣和玉水河的流水声变得清晰而响亮起来。

在老竹根的催促之下，女儿终于回房去歇息了。

当女儿的卧房安静下来之后，老竹根磕掉了烟灰，向院子里的磨房走去。夜风下，雨丝似乎变得稀疏一些了。老竹根动手把那扇沉重的石磨卸了下来，一步步挪到院门前，紧紧顶住了大门。

老竹根这才放心起来，回屋后合衣躺在床上。顺手把床沿的那把宽口腰刀，塞到枕头底下。枕刀而眠已成为老竹根不可忘却的习惯，离开寒光凛凛的腰刀，他一刻也不能入睡。

多少年了，他终究无法忘记那一场拼杀！

夜更深了。

老竹根的双眼仿佛两块沉重的门板要闭合起来，他挣了一下身子，竖起耳朵听了一会。除了细细的雨声，门外一片寂静。

倦怠比夜色更深更沉了。“毕竟老了，”老竹根心里叹一口气，说，“年轻那阵子，几天几夜不合眼算得了什么。现在可真是老了，唉！”

朦胧之中，老竹根的眼前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青翠的大竹林子，似雨似雾天气。腰带一样的青石驿道上长满青苔和野蕨草。格格格，女人的笑声像山泉一样奔流，又仿佛鲜花在绽放。湿嗒嗒的布鞋底拍击着青石路面，发出噗噗湿响。女人雪白的下体像刀刃一样闪耀，让人猝不及防。半空里突然响起一声叱骂：“小毛贼”

老竹根觉得自己突然惊醒了，又似乎依然沉浸在梦厄之中。他猛拍自己的胳膊，想让自己摆脱梦魇，可是他痛得呲牙裂嘴，身体还是沉重得像一扇巨大的石磨，一点儿动弹不得。

浑身浴血的青衣书侠手持雕花宝剑，双眦尽裂，一步一滴血，向他逼近过来。

“噗噗噗”湿鞋底拍击路面的响声，越发近来，一步步都像踩踏在老竹根的胸口上。

老竹根一个激棱，飒然觉醒，挺身坐了起来。

脚步声正从村街深处缓缓而来。噗噗噗。时隐时现，却又十分真切沉重。表示着来者的谨慎疑虑，又毅然决然。

“噗噗噗”老竹根一只手掀开棉被，另一只手几乎在同一时间从枕下抽出腰刀。现在，他已经完全确信自己并非在梦幻之中了。

远处大竹林子的竹嘯声，玉水河的流水声，屋外的细碎雨声，皆已消失远逝。布鞋底拍击溜溜青石路面的声音变得巨大而凛冽，冰山一样倾倒下来。

“噗噗噗，噗噗噗”

“小毛贼，我誓杀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竹根耳畔依稀响起这样的呵喝之声。同时，脚步声在院落外面陡然消失了。

老竹根跳下床来，赤脚来到堂屋，贴身站在门后。渐渐地，他觉得自己的两只耳朵仿佛脱离了身体，变成

一对警灵的蝙蝠，附在门缝之间，倾听外面每一个可疑的声音。他双目如烛，把院子内外照得彻亮。十八年前的“仗剑书侠”长剑在握，怒发冲冠，像一尊凶煞的门神贴立在院门之外。

一切都淹没于浓重的黑暗之中。幻觉消失之后，老竹根听见了远外的嘞嘞竹鸣，和玉水河凝重的流动之声。

脚步声再次响起。

“噗噗，噗……”声音缓缓地向远处去了，不久即被细碎的雨声所淹没。

一只夜鸟从屋顶掠过，哇地叫了一声。

当雄鸡啼过三遍，曙光就从门缝窗缝中透映进来。老竹根放下腰刀，刀柄已经被他手掌上的汗水浸透了。他拉开门栓，来到院子里。当他开始搬动那面石磨时，才发觉自己的双手因为长时间的紧攥刀柄，已经变得僵硬无力了。

细雨一如既往地四处斜飞着，东山顶上透出一团曙白之色。如果是天气晴好的日子，现在那儿应该是一抹嫣红的朝霞了。然后，一轮旭日喷薄而出，把四月的江南大地染成了一匹大红花布。

老竹根站在院门外面石阶上，向村街两头张望着。几个赶早集的人从村街深处晃了出来，他们挑着或空或满的箩筐，在雨雾之中走走停停。他们的举动让人觉得有点儿怪异。每到一户人家门前，他们都会驻足看上一看，然后哈哈笑一阵。

他们渐行渐近，终于看见了呆呆地站在院子门口的老竹根，便大声喊叫起来：

“老竹根你想女人想神经啦，贴了满街俏女人的画像呀！”

老竹根听得没头没脑起来。但很快，他在人们的指点下，就看到了端端正正贴在自家黑漆院门上的那张巴掌大的白纸人像。

老竹根的脑袋像被一根大棒狠狠砸了一下，嗡嗡乱响。那纸像上画的正是让他又痛又怜了十八年的俏女人啊！

就这样，不久之后，老竹根随着赶集的村人们，来到了柳堡。

在离开杨村时，他在人们的帮助下，揭去了满街的纸像。仿佛北风吹来遍地雪花，又像除夕夜家家户户张贴桃符，一夜之间，神秘的纸像就遍布了整个杨村，可见张贴者的坚韧和执著。

老竹根心里透亮了：一场延缓了十八年的复仇行动，终于无可避免地来临了。岁月的久长，更显示了对方计划的周密，行动的凶残，正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那么，他老竹根该如何应对呢？十多年来，他曾经臆想过对方无数种寻仇的方式，也谋划过数不胜数的应

对策略。而事情真正到来之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计划了。每当老竹根走到一家门前，揭下一张纸人像，他心里的计划就会成熟一分，勇气也会坚定一成。

柳堡巷子深处那扇朱漆大门终于呀地一声被打开了，一个长相齐俊的年轻后生迈出门来。

“舅舅”年轻后生看到了蹲在石台阶上的老竹根，慌不迭声叫道。

老竹根答应一声，径直走到院子天井里，把一只白鹅，放到青砖地面上。

那只白鹅解脱了束缚，昂昂叫了两声，兴奋地在天井里展翅跑动起来。

老竹根这才对年轻后生说：“初明，你去换一身齐整的衣裳，跟我去杨村。”

7

一刀剑的碰击之声突如其来。

失去依附的断臂仿佛一条漂亮的青蛇，在野蕨草和竹笋之间翻滚着。

鲜血伴随细雨，犹如花瓣在风中飘洒，一片纷纷扬扬。

“小毛贼，你记住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8

老竹根竹篮里拎一只大白鹅回到杨村时，纸像事件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庄。

这不得不让人们想起十八年前那个来历不明的俊俏女人，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当成了小青。村人们对此颇有猜疑，议论纷纷，向老竹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老竹根均报以无声的回答，脸上的表情像一堵黄泥的山墙，既一览无余，又不知厚薄。

竹篮里的白鹅引起了人们新的话题。陌生的村庄景象和生疏的人们脸孔让白鹅感到了不安，它不住地昂昂叫唤着。几个泼皮后生就玩笑起来，说：“好肥的一只鹅，老竹根是要杀鹅请毛脚女婿了吧？哈哈哈哈哈。”他们朝局促不安跟在老竹根身后的柳初明嘻嘻哈哈地坏笑着。

柳初明在人群面前反而显得大胆起来，跟着嘻嘻笑着。

老竹根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其实老竹根心里明镜一般，他的这个外甥正巴不得别人这么说他呢？

柳初明暗暗吐了一下舌头，不敢再笑了。

一会就到了家里，堂屋里弥漫着一种甜中带涩的暖洋洋的席草味道，小青正静静坐在机架前编织着草席。

柳初明的到来让小青感到了意外的惊喜，不由放下手中的长干，热热地叫了一声：“哥哥”。

柳初明偷偷瞥了一眼老竹根，又重新回到了窘迫之

中，急急去墙角抱出一捆席草，蹲在地上挑拣起来。

小青问道：“今天什么日子呀？哥哥穿了一身新衣裳！”

柳初明支支吾吾了一阵，其实他也并不明白舅舅何以今天非要他穿一身新衣新裤。从柳堡一路行来，老竹根只顾自己打头里走着，并没和他说得几句话。

老竹根从炕间泡出一碗茶来，一口一口慢慢喝着。几次他放下碗来，看着眼前一对年轻人，想说点什么。但最后终究没有张嘴说出话来。

老竹根心中的计划已经越发明朗起来了，喝过一碗热茶后，他来到院子里。

“以后，他们终归会明白的。”老竹根在心里嘀咕道。

院地上卧着那只白鹅，老竹根动手解开它脚上的草绳。白鹅伸长脖子，不胜感激地昂昂叫唤起来。显然，它忽略了老竹根手中的那把菜刀，和他满脸的坚毅神色。

不久之后，老竹根把盛着滚水和白鹅的木盆端到了院门外面的石阶上，在门槛上坐着，呼呼的吹着气，当街褪起鹅毛来。

春后三、四月天气，家禽们绒毛初生，肥鹅浑身上下都是又细又短的新生绒毛，让老竹根具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对付。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老竹根以极大的耐心，一根一根拔着细毛。他的目光不时往村街两头瞟来瞟去。

村街上人来人往，纷纷问道：“老竹根杀鹅呢？”

老竹根扯起嗓子，高声回答道：“杀鹅呢！”

人们大都感到奇怪，说，“这非年非节的，老竹根你杀什么鹅呀？你又不是什么大财主！”

遂又猜议道：“老竹根你昨夜贴了一村的女人像，今天杀鹅是给俏女人祭坟吧？”

满村子里只有老竹根自己知道究竟是谁贴的那女人画像，但他并不分辩。既然大家都认为是他老竹根贴下的纸像，那就算是他贴的好了，反正事情的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了。难道他对人们说：“这是他的仇人在张榜寻人呢，在打草惊蛇呢，在敲山震虎呢。十八年了，一直生死不明的仗剑书侠再次出现了。”这样说又是什么意思呢？自己结下的冤仇，就得自己去化解。他老竹根再也不能给活着的人留下什么苦难了。

老竹根对人们笑笑，说道：“我祭坟，还要请贵客呢。”

人们便问：“你请的哪家贵客呀？杀好大一只鹅！”

老竹根的笑容就有点意味深长起来，琅声道：“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啦！”

于是，不消一袋烟功夫，老竹根杀鹅请客的事情就

在杨村上下传开了。在玉水河一带风俗中，杀一只大白鹅摆宴请客，那可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小礼节。人们纷纷猜测谁将会是那个被隆重邀请的贵客，名单被一个个地排列出来，又被一个个地否认了。最后，全村的人都陷入一种迷惘之中。

中午时分，村公所的役工挨家挨户来传话，让大家吃过夜饭上祠堂里去听书。

役工发现老竹根低头褪鹅毛的时候，每一次都聊足了劲道，一副咬牙切齿的凶狠样子，不免驻足问道：“老竹根你这是在拔鹅毛，还是拔木头上的洋钉呀？”

老竹根抬头看了役工一眼，说：“鹅毛和洋钉是一样的。”

役工楞了一下，见不是话头，嘀咕着转身走了。

老竹根冲着役工的背影，大声说：“夜里听完了书，到我家里喝酒呀，我请你吃鹅肝鹅胗。”

役工回过头来，冲老竹根无声地笑了一下。老竹根知道对方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他刚才的邀请，却也不再多说，让他走去了。

朝着役工行走的方向望过去，远处有一棵大樟树，下面一群七、八岁大的伢儿正在做踢石子进洞的游戏。伢儿们一边蹦蹦跳跳踢着一粒石子，一边咿咿呀呀唱着含糊不清的谣曲。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雾气弥漫开来，使伢儿们的身影显得模糊而飘忽，老竹根觉得自己慢慢地又浸入一种梦一样的境界里去了。这些天来，他常常会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亦真亦幻的境界里去，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下午时间里，从老竹根家里飘逸出来的蒸煮鹅肉的香味，笼罩了整个杨村。而在这之前，老竹根曾经匆匆去过一趟杨村的小药铺子。

9

村公所的役工奔前跑后，好不容易借得几十条长板凳，在祠堂里前后摆开来。厅堂的高案上，已经点起了两支碗口粗的大蜡烛。烛光融融，把祠堂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一张八仙桌子被铺上粗纺床单，成了说书的台子。不久，瘸腿的年轻徒弟船一样摇了进来。年轻徒弟于书台一侧坐下来，喝一口茶，调好胡琴，就拉动起来。

那徒弟是先来热书场子的，拉得一手好胡琴，只见飞弦走弓，琴声悠扬，早引动了全村的人。

在纷然而来的人群之中，小青和柳初明走在最前面。见到役工之后，小青把一盒洋纸烟卷悄悄塞到他手里，说：“这是爹爹让我捎给你的。”

役工望着手中那盒市面上作兴不久的稀罕物事，半

天猜不出缘由来，只好问道：“老竹根可是有什么话头转告我？”

小青说：“爹爹请你散场后去家里喝酒呢。”

役工这才相信了白天老竹根对他的邀请，不免问道：“你爹爹他不来听书吗？”

小青“嗯”了一声，在烛光昏暗的墙角边找了一条长板凳，和柳初明并肩坐了。

役工兀自嘀咕着：“这个老竹根，越来越变得神神道道的了。”

杂然走动的人群，让烛光摇曳不定。苇子做的竹捻子燃烧时，发出哔哔哺哺的声响。

琴声响了好久。终于，随着一阵夜风，说书师傅从祠堂门口疾步走了进来。

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青色竹布长衫衬出他的文弱高雅身材，腰间的雕花宝剑又平添了一份英爽之气，一部花白长须在夜风中瑟瑟抖动，多出了一些苍凉。

当说书师傅坐到烛光辉煌的书台前面时，小青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悸动，一种似曾相识的怪异念头在她脑际一闪而过。

书台上的惊堂木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那师傅锵然拍响。“伪啪”戾地一声，乱纷纷的书场顿时寂静了下来。

年轻徒弟手中的弦子拉出流水也似一个长音，然后嘎然而止。那徒弟喝一口茶清了清嗓子，张嘴唱起两句开场段词：

“日出（那个）东方一点红，千古（那个）侠义总成空”

师傅便象征性咳了一声，立起身来，却并不急于开腔说书，而从书台底下摸出一只形状怪诞的长脖子葫芦来，拔掉木塞，仰脸就是一口。

一缕浓郁的酒香在书场里弥漫开来。

小青不免扭过脸来看一眼柳初明，柳初明笑笑，道：“这个断臂师傅在柳堡说书的时候，也是这么异样怪腔的，书可是说得溜好！”

书场上，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那师傅放下酒葫芦，用木塞子轻轻塞住了，向大家歉然一笑。从祠堂门口刮进来的夜风，吹动着 he 那只断臂的衣袖，凄凄地向身后飘去。

有人喊叫着村公所的役工：“喂，把祠堂的门关了！”

书，终于起场了。

说的是一对恩爱夫妻钗分再合，破镜重圆的故事。

多少年之后，小青再也回忆不起这个曾经令满书场人肝肠寸断、泪流满面的故事了。可当时书场里的一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让她永远难以忘怀。

每当说到义愤之处，师傅脸色凛冽，全场寂然；而

说至悲苦之时，师傅会一时语塞，拿起书台上的长脖子酒葫芦就灌一口。场上的女人们就不再噤声啾啾地嗑南瓜籽了，她们唏嘘不已，响亮地擤着鼻涕。几个男人偷偷站起来，去祠堂外面撒尿，滋滋的声音一丝不漏地传进里面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村外大竹林子那沉郁的呼啸声，和夜鸟飞过祠堂上空的声音。

在师傅仰脸喝酒的时候，徒弟就用一阵悠扬的胡琴声来填补空白，同时用长长的调子唱几句过场的段子。

酒精使师傅的脸色显得一片苍凉，额上的皱纹一条条暴胀起来。小青在内心猜想这师傅以前一定遭遇过什么大悲大苦之事，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酒浇愁，直至皱纹丛生、须发皆白。但他腰间的宝剑和他偶尔闪烁的坚毅目光，却给小青一种凛凛敬畏之感。

陡然涌动起来的一种近乎亲情一般的莫名思绪，使小青对陌生的师傅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情，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看。也有几次，师傅的目光落到了她的脸上。四目相对，师傅的目光避闪开了，来到柳初明的身上。

柳初明就用胳膊碰了碰小青，悄声说：“那师傅正盯着我们看呢。”

小青说：“他是爹爹明天要请的客人，或者认识我们也不一定呢。”

柳初明摇了摇头，说：“这不可能。”

小青说：“那爹爹为什么要买一只白鹅来重重地请他呀？”

“既然舅舅不肯说，散场时我们就问一问师傅吧。”柳初明说。

小青的胳膊肘回撞了柳初明一下，说：“别问！爹爹说过不让我们问的。”

当说书散场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果然就没有动问什么。听书的人渐渐散去后，小青和柳初明并肩向书台子面前走来。那师傅用目光迎着，先问小青道：“敢问娘芳名？尊父是谁？”

小青一时没有听懂这些文绉绉的问话，柳初明在一旁接过话头，说：“师傅叫她小青好了。”

小青格格地笑起来，对师傅说：“我爹让我们告诉你，请你明天上午到大竹林子里吃烧鹅。”

师傅似乎楞了一楞，目光从小青脸上移开，望着乱纷纷散去的人群，良久无语。烛光摇曳，师傅修长的影子仿佛玉水河畔的柳枝那样，在墙壁上面飘动起来。

小青扯了扯柳初明的衣袖，柳初明说：“师傅不说话，那就算是答应了。”

师傅这才好像回过神来，半嗫半喘地说：“我答应了。只是我不知道姑娘的爹爹是……”

小青看到村公所的役工在人去屋空的祠堂门口晃走着，连忙拉起柳初明迎走出来，一边回首笑道：“师傅别问，明天一早你就可以在大竹林子里见到我爹爹了，

格格格.....”

10

竹枝夫妇雇起一个伙计，往乡下去收购草席。第三天晌午时分，他们摇着满满一船草席，回到了柳堡。

竹枝夫妇刚进得家门，天井里昂昂两声，好大一只白鹅张开两翅向他们扑过来。那鹅显然饿得慌了，急急地向它的新主人乞食。

竹枝夫妇面面相觑，正在摸不着头脑，一个邻居听见动静走了过来，告诉了白鹅的来历。

玉水河一带风俗，视白鹅为神圣尊贵之物。馈送别人家白鹅可是一道不可小觑的重礼。哥哥这只白鹅已经送得有点蹊跷了，无缘无故又叫走了柳初明两天未回，这未免让竹枝夫妇心中添了一点不安的想法。

他们原来打算回家后略作打点，就连夜把一船草席贩到宁波城里，做上一笔好买卖，现在只得把做生意的心思放过一边了。三个人胡乱吃了几只清明果子，竹枝夫妇让伙计回船上去守看草席，两个人急急往杨村而来。

出了柳堡大街，远远就望见了那一片大竹林子。

被连绵雨水浸润了大半个春季的竹林，现在一片宁静。雨过天晴，翠绿色的雾气从大竹林子里冉冉升腾起来。一群杜鹃鸟在雾气里盘旋着，忽一下四散开来，落入竹林里去了，仿佛一大把散播的稻秧被抛进广阔的农田里。竹梢纷舞，就像被秧苗飞溅起来的田水。

如此美丽的地方按理说不应该与什么血腥事件连接在一起，但令人心悸的往事不是无法从竹枝夫妇记忆中轻易抹去。竹枝虽然没有目睹竹林中那场可怕的拼杀，但弟弟那身血衣却是她亲手所洗，她换了一盆又一盆的清水，被利刃划破了的粗布衣衫里依然洇渗出缕缕血丝。竹枝的胃里一阵阵翻腾，双手一阵阵哆嗦，这样的情景她怎么能够忘记。当那可伶的女人遗下刚满周岁的孩子，饮恨而去之后，弟弟坠落于无边无际的痛苦之中。不论春夏秋冬，只要农活稍闲，他就会拿上几只果子，或者一碟菜，一碗肉，来到大竹林子里，在那女人的坟前一坐就是半天一天。而且，弟弟还要提防着随时就可能到来的复仇之人，长毛父亲遗留下来的那把宽口腰刀，被他磨得寒光闪闪，终日不离左右。年未过半百，弟弟就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皱纹满脸的老头模样了。

就是小青和柳初明，也让人担足了心。两个人打小就要好得像一个人似的，你心里放不下我，我心里丢不下你。可小青的生身父亲却是那个立誓要杀死她养父的复仇之人，虽然现在生死不明，但难保哪一天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是竹枝夫妇永远的心病，也是两家大人一直不肯跟这一对年轻人松口的原因。

可突然之间，老竹根又是送白鹅，又亲身叫去了柳初明，似乎已经作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事先却并没有

和竹枝夫妇商量过半句。这难免不让竹枝夫妇心存疑虑，捉摸不透起来。

久雨之后的太阳就像一只淡黄色的烧饼贴在天穹上，似乎并没有多少光和热。但毕竟是晴天了，青石官道上慢慢有了一些干爽起来的迹象。

从柳堡到杨村，本来有一条官道从马腰子般的竹林中间横贯而过，但竹枝内心一直害怕着这片竹林，每每宁愿多走几里路也不要走这官道，而走那条林子边缘的小土路。

此刻，竹枝夫妇已经绕过马腰子竹林的端部，走不了几步，杨村就在眼前了。两个人一路急行，早已是汗流浹背。正要歇歇气，擦一把汗，却见村口乱纷纷涌出一大群人来。

眨眼功夫，那群人已走出杨村一里开外。

当竹枝夫妇看到被挤拥在人群中间的小青和柳初明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像大竹林子上空的雾气那样弥漫开来了。

11

久雨初晴的青石官道干净得就像一条刚从玉水河里溜上岸边的漂亮青蛇，从杨村蜿蜒而来，倏地窜进大竹林子里去了。在那里，它将与那条古老的驿道连接起来。

村公所役工昨夜从书场随着小青和柳初明来到老竹根家里，快是半夜天气了。老竹根早已把一锡壶绍兴老酒烫得热热的，切了一小碟鹅肝鹅心，辣椒炒一盘鹅胗鹅肠，并一碗毛芋头，一碗油炒黄豆，摆在八仙桌上。

役工向老竹根咧嘴笑了一笑，也不问什么缘由，拿起酒杯就喝，挟起鹅肝就吃。老竹根也不多言语，只是相陪喝酒。

小青和柳初明作为晚辈本来是不能上桌的，老竹根破礼硬要他们各喝了一杯热酒，吃了一筷子鹅心，这才让他们自自在在编草席或拣草席去了。

这场酒絮絮叨叨一直喝到鸡叫三遍，东方发白，接着四人又一起吃过了早晨泡饭，才收拾碗盏算完。

役工辞了老竹根三人回家。他是个独身光棍，一觉直睡到晌午时分，才在外边擂鼓一般的敲门声中惊醒过来。

敲门的是那个说书的瘸子徒弟。

在对方因为惊惶不安而显得断断续续的述说之下，事情的纷繁头绪被慢慢梳理了出来，一桩延续了十八年的复仇行动在役工的酒精脑袋里渐然明晰起来。

作为同龄之人，役工对老竹根一家的往事是有所了解的，但他并没有想到与他相处两天又一起在杨村小酒馆里喝过酒的说书师傅，竟然就是那个十八年来

生死不明的断臂书侠！这实在是一件让人既吃惊又害怕的事情！

现在，一切都像久雨初晴的天空那样明朗起来了。

也许，又一场殊死的格斗已经在大竹林子开场了。

得知消息之后的瘸子徒弟显然是来寻求役工帮助的，而阻止这场仇杀行动正是村公所役工的职责所系。

役工的酒精脑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清晰状态，他撇下瘸子徒弟，从屋里操起一根枣木做的役棍，一阵风似地刮到老竹根家里，拉起柳初明小青就走。沿街他又大呼小叫，带上了一群人，往大竹林子飞奔而来。

淡蒙蒙的阳光从竹梢的空隙处照射进来，使大竹林子里明一处暗一处的。女人腰带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石驿道上，依然蓬生着碧绿的苔藓和杂色的花草。春笋的破土和拔节之声此起彼落，噼噼啪啪，远一声近一声地响着。

役工带着杨村的人们在大竹林子外面遇见了从柳堡匆匆赶来的竹枝夫妇，两支队伍合二为一，一齐向大竹林子深处进发。

一路上，他们互相交换着情况。

杂沓的脚步声和人们短促的话语在大竹林子里回荡着。现在，人们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老竹根和说书师傅所有的诡秘举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人们绕过了一口池塘。

又走过了一丘缓坡。

前面不远，就是马腰子的中心地带了。那里有着一处平缓而杂草丛生的小小土丘，俏女人的坟头就在土丘的一侧。

役工回头望一眼身后的人群，不觉把脚步放慢了。他觉得自己紧攥枣木役棍的手掌里一片湿嗒嗒的汗水。

“真是胆小没用的东西！”他心里骂了一句自己。但他的脚步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慢。身后纷乱的脚步声也渐渐轻了起来，似乎要消失在细碎的竹啸声中了。

衷心的感谢

《美华文学》之所以能够坚持出版至今达13年，全赖一群痴心文学的作家的无私参与，他们不仅花宝贵时间义务编辑、写作、组稿，有时甚至贴钱主动寄杂志给亲友，徵求订阅本刊；而踊跃投稿给《美华文学》的作者、读者，也没有稿酬，他们还捐款给本刊。所有这些，令我们深为感动，也成为鼓舞本刊同仁的重大动力。

最近，我们又收到朋友王鼎钧\$200及招思红\$100的捐款。

那座凄惶的坟头就在眼前不远了。

不知是谁不小心踢倒了草丛中一棵尺把长的春笋，“霏啪”一声，把一群人都吓了一跳。

一行人慢慢转过那座小土丘来，立即看到了令人猝不及防的惊讶的一幕：

俏女人青草凄凄的坟头之前，两位老人面朝坟头席地而坐。老竹根在左，说书师傅在右。他们中间的青草地上摊着一只肥硕的烧鹅，烧鹅旁边是一只长脖子的酒葫芦。老人们花白的头发，仿佛两篷深秋的茅草，在风中猎猎飘动。

这样的情景显然不在小青的预料之中，她从人群中跑上前去，欢声叫道：

“爹爹，爹爹”

可盘腿而坐的两位老人并未加以理睬，他们的背影仿佛就是两座石像，纹丝不动。而两人身边的草丛之中，各自静静地卧躺着他们的随身武器。

雕花的宝剑静卧鞘中，宽口的腰刀一尘不染。

人们渐渐围拢过来，这才发现那只已经被两位老人吃去了一半的烧鹅，满身爬着一些黑色的长脚山蚂蚁。那些蚂蚁在烧鹅上面爬着吃着，然后乱纷纷跌落下来，在地上蹬着细腿，死去了。蚂蚁的尸体在烧鹅身边不断地堆积起来，变成黑压压一片。

喘息未定的人们立即发出一阵惊叫，四散逃了开去。慌乱之中有人踢倒了那只形状怪异的长脖子酒葫芦，里面黄澄澄的绍兴老酒倾倒出来。眨眼之际，那一窠草丛就火烧火燎一般被灼焦了

显而易见，这一对变成了石像的老人，生前曾经有过一次平静而长久的对话。他们一边喝着绍兴老酒，一边吃着喷香的鹅肉，一边各自说着话。然后，毒性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变成无数条小青蛇，爬动着，噬咬起来。他们望着那座凄惶的青青坟头，老泪横流

小青和竹枝尖脆的哭声陡然响起，惊飞了那一群刚刚落于竹林之中的杜鹃鸟。它们在大竹林子上空盘旋了几圈，往杨村方向飞去了。

远处，传来它们清丽婉转的鸣叫声。

2007年12月24日初稿

2008年7月20日改定于湖城独语堂

【作者简介】杨静龙，浙江宁波人，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在湖州市文联供职。在《当代》、《钟山》、《青年文学》、《小说家》、《电视·电影·文学》、《江南》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篇，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和各种年度小说选本选载。出版有小说集《白色棕榈》、《DIY时代的一次出行》等，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系中国作协会员。

去地坛拜访你

◎依娃

“师傅，去地坛。”

“地坛？地坛在哪儿？”

的哥是北京郊县密云来的，对北京城不是那么熟悉，也可能地坛绝对没有故宫、天坛、颐和园那么赫赫有名。他说：“来北京几年了，我还真没去过天坛。”车开到半路，又打开我提供的地图查看：“应该离这儿不远。”的哥厚道又负责，绕了些路，得多付些车资，我也不怪罪他。

这是我第二次来北京，一隔竟是二十多年。这次来一心想到地坛看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专程拜访你。当然，我可以请求熟识你的友人介绍，提上几样洋礼登门拜访你，叙谈文学合影留念。但那不是我的方式，平生，我最怕的就是打扰人，尤其是文人忙人，还有病人。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上门定会打扰你一天的平静、思考和写作，还有休息，那将是世间最罪过的事情。

“地坛”两个字悠然入目，尚未完工的门楼已刻漆出了名字。门楼修建得气派堂皇，色泽以宝石蓝和朱红为主，飞龙延柱祥云飘端，花费看上去少不了。好是好，就是少了古朴少了阅历少了味道。二三十个民工打地铺睡在露天水泥台子上，盖着家乡带来的花棉被，赤着脚丫，脏垢着头发，还没有“起床。”他们如此赶工，想来也是为了迎接一个月后将盛开的奥运会。京城里这几年天翻地覆，将旧貌换成新颜，都是为了这个盛会。

“我来拜访你来了。”

一踏进树木茂盛绿草萋萋的园子，我就这么对你说，心情如拜会久别又重逢的友人。我想，你是听见了，看见我了。当然，你并不认识我，我只是你素不相识的读者，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我只是按图索骥，因读你的《我与地坛》而来这里拜访你。

我第一次来到地坛，感觉却是亲近的。因是清晨，园子里的人还不多，多是附近的居民，几乎看不到我这样兴致勃勃东张西望的访客。我走在中间的人行道上，以便观赏“两岸风景”，有人在慢慢悠悠地打太极拳，有人在提着

鸟笼子溜鸟，还有人在京胡的伴奏下吊嗓子，咿咿呀呀，十足的京味儿，几个老人家高谈阔论着将召开的奥运会，互不相让。显然，眼前的地坛早已不是你笔下的地坛，是近年政府投资重新修建过的，笔直宽阔的大道，平坦整洁的小径，每隔七八步的垃圾箱回收箱，浇灌打理得让人看着舒心的草地，不时出现“小草怕疼，脚下留情。”的牌子，也就跟着卖起票收起钱来。不知你是否喜欢这里的变化呢？我只是知道，已不是你的地坛，你笔下的地坛。

“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发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有人记起。”你这样描述这里，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也就不会向往来到这里。

你说的许多年前已是三十多年前，现在的孩子已把那时发生的事情当成历史了。一个二十岁的下乡返城知识青年，一夜厄运突降，下肢瘫痪，过早失去父亲，只有收入微薄的母亲陪伴着你寻医求医，什么专家什么权威，什么偏方什么“祖传秘方”半仙都看过了试过了，可是你的腿还是像木头做的，不听使唤，站都站不起来，别说走、跑、跳、蹦了。命运这个混帐王八蛋最后的裁决却是：“小伙子，你将终身残疾。”

二十岁的你，刚刚成人，下巴生出些胡须，喉结才突了出来。有多少绚丽斑斓的梦幻？多少理想多少抱负？你爱穿上心爱的回力球鞋跑步，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爱借来邻居老八的拍子打乒乓球，打得个个残败，叫你是“壮老二”；（壮则敦是第一）爱和几个哥们踢足球，用力一脚，球儿冲上半天空。又多爱瞒着母亲，骑自行车出城偷偷在水库里钓两条草鱼回来，让母亲为全家滚一锅鲜美的鱼汤。多爱写几段小诗，跑去“她家”，鼓足勇气塞给她，“今天晚上地坛西门见，我等你……”你知道，她也对你有意思，就是还没戳破那层纸……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你说。

有那么几年，你像只受伤的野兽，被拴上链条的动

物，愤怒暴躁，惶惶不可终日，恨不得被车撞死被雷轰亡。每天你都逃离人群逃离喧闹，你都到这里来，早晨、黑夜、晴天、雨日、春暖、冬寒。推动着轮椅，有时是沉默地安静地出门，有时是焦躁地怒不可遏地“咣！”打开门，头也不回地冲出家，如冲出笼子的疯狗，那轮子的声音就是你的怒吼和叫喊。留下你浑身颤栗心如刀剐泪水早已干枯的母亲，可怜的女人，她站立在那里，雕塑一般，动也不动，心里重复着：“我的儿呀，我的儿呀，千千万万不要……，你就是瘫在床上了，还有妈陪着你。”

和跟了鬼魂似的，一进这个园子，你就平静了，忘记了腿忘记了不幸忘记了痛楚。你的眼睛被园子盛满着，你的身体被园子拥抱着慰藉着安抚着，就如婴儿时期在母亲安全温暖的怀抱里。那徐徐的风，是母亲的喘息；那阻拦你的树枝，是母亲拍抚你的手；那热得令人出汗的太阳，是母亲亲手纳的棉被；那遥挂天空的星星，是母亲凝望你的眼睛。那时这里是都市里的村庄，无人管理，树木野花都是野生野长自生自灭，原始而质朴。无人打扫的树叶果实，经过风雨的侵蚀腐烂风化，变成了肥料，营养着大树灌木。片片荒草任枯任荣，春来泛绿秋来断枝。那时的路都是行人蹒跚出来的黄土小路，定是窄些坎坷些，却能看见脚印，让人猜路过的人穿的什么鞋，是大人还是小孩，是迈着大步还是走着小碎步。那时人们刚对付着吃饱肚子，绝无溜小长毛狗的妇人，也无滑旱冰的孩子。有的是小贼眼睛滴溜溜望望你，又飞速逃过，消失在草丛中的野兔。还有梧桐树枝上啾啾唧唧鸣唱，和你作伴儿的鸟儿。也许，那时你难以接受将终生以轮椅代步的现实，嫉妒小鸟都有可飞翔的翅膀，游翱天空，想落在哪儿就落在哪儿，忍不住骂一句：“滚，去你妈的。”鸟儿受惊飞去了又飞回来，因为它们要给你唱歌和跳舞，善良的鸟儿愿意逗一个落难的人开心，更想看到你那怕短暂的笑容。

我为什么来到人世？该不该去死？还是苟且活着？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活着？……几年间，你每天到这里来，从早到晚都是问自己这些问题，这些健康的人有工作的人繁忙的人顾不上自问的“蠢问题”。你在这个园子里走呀走呀，不是，是手不停地推呀推呀，让两只轮子碾过这里每一棵树的树影，碾过每一米草地。更多的时候，你就坐在或半趟在轮椅上发呆，苦思冥想些什么，又似乎脑际一片空白。寻寻觅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答案？多少次，你扭头看见在远处焦急张望来寻找你的母亲，你装着没有看见她，待她看见你后她又静悄悄地离开了。有一回，她又来找久不回家的你，她视力不好，怎么也找不到你，你坐在矮小的树丛中，看着她，看她从你的身边经过，去别处寻找，你却没有喊：“妈！”你为什么决意不喊一声？你后来说那也许是长大男孩的害羞和倔强，我却猜想，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已让你精神崩溃，如潮淹苦海不能自拔，一点顾不上体谅母亲的感受。看到母亲和

你一样终日惶惶受苦受煎，你也许产生了一些报复和发泄的快感。你埋怨母亲带你来，却让你受苦受难，连路都不能用脚用腿走。那活着还叫个人吗？

“树呀草呀，小路呀，你们一定记得他吧？那个三十多年前坐在轮椅上，一个人孤单单天天都到这儿来的小伙子。”我仰头问路边一棵棵茁壮茂盛的银杏树，它的叶子比较奇怪，像把小小的扇子，树的枝桠上缀满了青青的果子，有手指头那么大。到了秋天就可以吃了，据说银杏的叶子也能当茶泡来喝呢，防止老年痴呆。我想你也曾俯身捡过落果，又抛向远处，消磨无聊的时间，制造些动静看自己是不是活着。我止步凝望着枝头一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鲜红的，有着黑丝绒似的尾巴，可称鸟中的美鸟。我不敢走不敢动，甚至不敢呼吸，怕惊动了她，怕她展翅而去。当年，你是不是也是坐在轮椅上，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地看着这只鸟的老祖奶奶在银杏树上梳妆打扮，歌吟曼舞，和你对视。它看着你，用圆溜溜亮晶晶的一对小眼睛看着你。它的叫声多动听呀？它长得多逗人喜爱呀？某一天的某一刻，像被困的蚂蚁终于找到了出口，你豁然开朗，你在心里狂叫着：“我要活着！我要活着！”活着，起码能听见鸟叫，看见鸟飞；活着，起码可以“走”在林间，“踏”在草上；活着，起码能看见蓝色的天，让小雨打在的脸上；活着，起码能让寒风刮在头顶，让雪花降落到手掌上；活着，就能到这个园子里来“走”……

你伸出双臂和地坛拥抱，紧紧地久久地拥抱。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这就是你用七、八年时间苦苦思想，在这园子里找到的答案。

据我所知，知青返城的你，没有一技之长，又加上下肢残疾，母亲为你东奔西跑，求了爷爷告奶奶也找不下一份工作，“研究研究”就没了音讯。你自学过外语，又放弃。后来在街道小工厂和一群老妈妈们画过七年彩蛋，一月薪水三十元，仅够维生。那些个年你不是孤独而来，而是携书而来，买来的、借来的、朋友送的、母亲找来的。和你同来的还有笔记本和钢笔，心里有些东西就渐渐涌上来，逼迫着你要写下来。你找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唰唰唰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没有构思没有斟酌没有开始没有结尾没有顺序没有主题，更没有想会不会发表，会不会引起评论家的关注。多年的积累在一刻决堤，表达的欲望在一刻爆发。思想到哪儿笔就跟随到哪儿，纸上的笔在飞，纸上的字在飞，你的思绪你的情感你的精神，甚至你不能行走的肉体都飞向另一个世界……洁净的、空灵的、超越凡尘的……终于，你寻觅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

地坛是你的另一位母亲，七、八年怀胎，艰辛地孕育了你。地坛是一个作家的诞生地成长地。不知我这么说你是否同意？没有接产师，没有一个婴儿“哇哇”落地时

的响亮宣言，更没有人捧上鲜花和礼物。是地坛的寂静拯救了你，是地坛的古松拯救了你，更是写作拯救了你，是文学拯救了你。你终于明白：“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是的，你说的话一点没错，“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从此，有一样东西让你日夜牵挂，让你时时琢磨，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痛苦，却怎么也不舍得丢弃，舍不得早早地结束自己。因为你还没有写够还没有写完还没有写出最好的，还要写要写.....

“写作是为了不自杀，也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不怕有人说我是应声虫，你这话我深有体会，完全同意。为何写作？想必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舞文弄字对陶冶情感净化心灵有着巨大的作用我不否认，我还要说：写作能拯救人，写作曾拯救我。在我人生道路上两次出现感情和精神危机，患严重忧郁症，几度想尝试自杀，濒临绝境时，都是在绝望之中抓住一根文字的稻草，把内心的忧伤和苦闷倾吐出来，挣扎着游向岸边，伴随着读书写作，再次重生，再次上路。我想，如果人世间没有文学没有写作，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有时，我猜测，上帝只所以不同意让我那么早去天堂报到，是让我“你写点什么吧，急什么？”虽然，我的写作对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起码让我不再那么自卑，不认为自己是是个一无所用的人。我沉缅其中享受其中，这就足够了。那怕读者只有我一个，我也要写。

自杀成功者中往往不是身体的残疾者，而是精神的残疾者。只是在那一刻找不到一根能撑扶自己的拐杖。那是要自己去苦苦寻找的，我侥幸地找到了。

“随着写作，我仿佛重生了一次，胸口不疼不闷了，也不大乱发脾气乱摔东西了，也爱运动爱打扮了，皮肤也变得细腻滑溜了。整个人变得愉快变得有活力变得充满自信。写作的过程乡愁得到寄托感情得到慰藉压力得到疏缓，象股股清澈纯净的泉水从心底涌出流淌，一点一点浇灌滋润着干枯久旱无心经营的心田。洗刷出灰暗尘埃藏垢垃圾，托运去伤痛忧郁自卑自哀，随着一行行字落下，随着一篇篇文章完成，我重新翻犁耕种的土地渐渐张出了新芽，生出了嫩叶，打上了花骨嘟，种栽出一片红娇绿翠的心灵花园。写作，拯救了我的身心，让我重新变成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珍爱自己的女人。

写作，让我变得平和恬淡，也变得成熟宽容。那种忧郁悲伤的情绪已离我远去。写作真是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摘自我的散文《心药》，我喻写作为疗心之药。

“如果不让我写作，我宁可马上一头撞死去。”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这么说，我想，你也会这么说。热爱写作的人，是任何地位钱财名誉都不愿意交换的。写作，哪里是为做别人的灵魂工程师，有时，仅仅是为了安顿自己疲惫受伤无所适从又的身心，对自己有个交待而已。

有了文字，你有了漂泊人生苦海上的一只帆船。有了写作，你有了了一味支撑你决心活下去的良药。有书读，清苦艰辛的日子也过得富足香甜，每有新作，受病痛摧残的肉体也得到莫大慰藉。有了些成绩和名气后，你时常自责悔恨，母亲在年纪轻轻，仅四十九岁时就患肝癌去世了。没有看到你呕心沥血日夜笔耕变成铅字的作品，她没有看到你荣获大奖，名扬文坛的一天。你说：“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就召她回去。”其实，要我说，母亲去世了，但她还是和你在一起。你每一次来这里，她都是尾随着你来的，只是她站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走她走，你停他停，像你小时候学习走路一样，她跟着你，怕你摔跤，她又距离你远远的，是为了让你自己大些胆子走，走远些。你看书时，她在你的身后看着你，提醒你：“傻儿子，歇会儿。”你写作时，她也是默默地陪伴着你，在微微地笑，在偷偷地抹去眼角的泪水。“终于，儿子找到了他喜欢做的事情，好好写。”当夜晚来临，写作修改一天了的你，呼呼入眠发出酣声，母亲又会来看望你，轻轻抚摸你消瘦的脸，她曾经多次按摩敷药的腿。母亲会在灯下一页页阅读你的大作，即便是草稿废稿，母亲也会说：“你写得多好呀。可不能扔了。”你的点滴成绩你的巨大成功，你的母亲都知道，她会以你为荣以你为傲。你不必过于自责，那样母亲也会难过的。你听见了嘛？我们的亲人不在了，可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们住在我们的心里，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见过你母亲的照片，那时她不过二十八九岁吧，穿着花布旗袍，烫着头发，脸上笑得如盛开的花朵，灿烂照人。她身边是个大脑袋，憨里憨气，成天嚷嚷着要吃糖果四五岁的你。谁能看出这个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呢？你说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是的，面对一个二十岁陡然残疾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从没有乞求过他一句：“你也要为我想想。”她晓得，儿子已经够苦了，够绝望的了。她能做的是帮助儿子收拾好轮椅，打开门，目送你远去，让你独处，让你安静，让你自己挣扎，让你为自己找出一条路来。她见你几小时不回家时，又心焦步乱地来这里边走边找，谁能知道她的心情是怎样的担忧害怕焦急慌张？找到你，又只是远远地看着你，怕打扰你，怕你又发脾气，怕你又埋怨她。只要你不.....，只要你好好的。是的，你的母亲是人间最善良最美好的女性，最令人尊敬爱戴的母亲，也是受苦受难最多的母亲。如果你不嫌弃，也让你和我一起叫她一声“妈妈！”我真希望和她一起来寻找你的，还有我，那样她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孤立无援那么六神无主那么惊恐担忧？我真希望，我能牵着她的手一起来，帮她踩到脚下的野草，拨开繁密的树枝。我的眼神好，会很快找到你。那么我们的妈妈就不会受那么长时间的煎熬。当她疲惫无力时，让我搀扶着她回家，给她做碗热挂

面汤。当她又垂泪难过时，让我轻轻地拭去她的眼泪。我们的母亲已哭的太多太多。

我独自走在地坛里，走在松柏树间，我看见无数个你。有些长了的头发，大黑边眼镜，简朴的衣衫，你总是这个样子。你正面向我走来，我侧过身，让你的轮椅从容地经过，你微笑着摆摆手对我说：“谢谢。”我答：“走好。”我多么想蹲在你的椅前和你叙谈，可是不敢打扰你，也许你要回家写作，也许到了要上医院的时间。你的背影停顿在树林深处，你是在看渐升的太阳还是闲步的游云？你就长时间地停顿在那里，你在我眼中就是一副思想者的画像，安静、深邃而永隽。你在埋头愤笔激书，唯恐刹那间光顾的灵感又毫不留情地溜的不见踪影。写作绝对是勤快人干的活儿，正吃着饭要放下饭碗写下一句半言，半夜起夜想到什么也要赶紧记一下。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今生能看到你的文字，走进你的内心，到这里看望你拜访你。

看过你的《合欢树》后，我总在琢磨，什么样的树是合欢树呢？如果我没有弄错，原来在我陕西富平乡下老屋的门前，父亲种的绒线树，既是你母亲从郊外挖回来小苗，栽在小院里慢慢地长大、开花的合欢树了。即是在异国他乡，每回从那家门口有棵绒线树的人家走过，我都放慢脚步抬头仰望，心里默默对你说：“这就是你写过的合欢树，你看见了嘛？花开得可好了，数不清有多少朵，像粉云缭绕在树上，清雅得很呀。”这种树的花比较罕见，不是一瓣瓣组成，而是许多根麦芒似的花针组成花朵，不艳不咋，自有一番韵味，朴素如乡下的女子。很早以前，你种合欢树的母亲走了。几年前，我种绒线树的父亲也走了。你说你写作的动机有巨大的成分是：“为了母亲，为了让她感到骄傲。”我在自己的散文集第一页上写到：“献给父亲。”没有他们这一代人苦难艰辛劳累血泪的人生，哪有我们作品的份量和价值？

虽然是走在新铺的柏油路上，但我知道它下面的土路是你的轮椅碾过无数次的。虽然眼前是新的草坪，整齐翠绿，但你曾在这里静坐思考，这里有你遗留下的气息。我和你素不相识，我只是你千万读者中普普通通的一个，走在这个你来过无数次的园子，你脱胎换骨重生一次的园子，你曾阅读写作的园子，就如同见到了你。我的泪水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盈满眼眶，不停地吸溜着鼻子，得拿出纸巾揩擦，别人会以为我有什么伤心事。今天，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多情的人，是个爱流眼泪的人，常为一篇文章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小细节一副感人的摄影流泪。但这眼泪不是悲悯不是同情，而是感动。被你的经历感动，被你的文字感动，被你丰饶、深刻而又纯洁的灵魂感动。被你平凡的母亲感动。

有一种眼泪的名字叫感动，感动地流泪却是一件特别特别畅快和幸福的事情。冲刷着我们内心天长日久积淀的尘土脏垢，清洁着我们日渐老花浑浊世俗不堪的眼睛。眼泪是

给眼睛洗澡的液体，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明亮单纯真诚……

“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你说过，我也要这么说。我走的有些累了，想歇息一下。我找到一张油漆已经斑驳脱落的长木椅，请一位晨练的路人为我留影。左边的位置空着，我想像你就坐我的身旁，脸上还是戴着那副宽大的眼镜儿，开怀大笑着，露出整齐的牙。看过你的几张照片，几乎都是笑着的，从没有见哪副是思想家作家模样，神情凝重拿着笔吓死人。虽然已五十好几的你身体虚弱不堪，每隔一天都要去医院做肾透析，药物反应也让你体力不支，长期的坐卧让你生出褥疮……可是这三十多年，你唯一做的，就是写作写作写作……你早已留下了话“该走的时候，我就走。请不要救我。”

“轻轻地我来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你说，你正在轻轻地走，一点一点的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轻轻地走，一点一点地走，我们都是同路人。只是漫漫长路上要留下自己的脚印，哪怕是轮椅的痕迹，洒下自己的文字，让她们变成花草，露出自己的笑容……还要潇洒地自嘲：我不写作，我死了拿什么做枕头？

“也许，你曾经在这里坐过吧？”看着这把年已高龄的椅子，被日月风雨侵蚀出了条条纹路，我这么猜测。“你混呀！”我又这么骂自己。你每次来都是手推轮椅来的，连简单的站立，挪动到椅子上坐一会儿都是非分之想，别说“走”“跑”“散步”了。又想，你说过你家距离地坛很近，你小时候，十来岁十三四的时候，在这里坐过吧？我转眼又骂自己蠢笨，那时的你，一定是个顽皮淘气鬼点子多的孩子，不是爬树掏鸟，就是奔跑着滚铁环，追逐自己用报纸糊的风筝，和其他孩子手持木头枪“叭！叭叭”瞄准敌人打仗。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怎么会屁股老老实实在这板凳上？那是七八十岁老头子打盹儿的地方。你要玩要耍耍胡闹要上房揭瓦呀，谁要当什么作家呀？

“小妹，哭什么鼻子呢？我好好的。”听你这么一说，我的眼泪更多了。作家中谁也没有你受过的苦多，经历过的磨难多，承受过的病痛多。你说你的正职是生病，吃过的药就如羊吃过的草，打过的针就如农村婆娘纳过的鞋底子，副业才是写作。可是你总是微笑着的，我听见你对我说：“反过来讲，如果不是年纪轻轻就残疾了，想折腾都折腾不了了，十有八九，我还成不了作家了呢。也可能是一个卡车司机，那多来劲儿，我可想开车了。也可能是一个站在讲台上的教师，娃娃头儿，带孩子们郊游爬山，那多好呀。也可能已经是奥林匹克短跑冠军，《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都登我的大照片呢。你知道，我最羡慕最崇拜的就是美国那个刘易斯了。那种不顾一切飞跑向前的感觉真好，真棒。嘿，人就是没有什么想什么。”

我坐在地坛的椅子上，就如同和你坐在一起。我仿佛握着你曾上山下乡拿过铁掀羊镐的手，一次次推动轮椅行走的手，它上面生满厚厚的老茧，其实，它已经

变成了你的脚。写过多部感人至深启迪心智文字的手。

《想念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等，我个人以为，它留给我们后人的价值和鸟巢水立方同样重要同样有意义。有时，一篇文章一本书会改变一个少年激励一个少年，使他终生受益。我看见你微微浅笑的面容，孩子般的单纯，“我就是在这里长出第三条腿的。”那便是写作，有了写做，你就会走下去活下去。写作，就让生命有了份量有了色彩有了滋味儿，更多的，是有了对自己并不完美并不出众的身体和灵魂有了一份爱。一个人，只有对自己有爱，才能好好活着。活者，我们第一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

我知道，你已经很少来这里了。一来是因为搬家搬得远了。二来这里已是京城旅游景点，又地处奥运中心不远，当然要修要建要挖要改变了。你只能无可奈何地说：“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我已不再地坛，地坛在我。”当然，在我们的国家，国家利益首都形象奥运会“绿色和谐”重于一切。但是，我还是愿意思蠢地设想，如果在一个因为主人不愿意砍伐一棵老树而让高速公路改道的国家；在一个几十辆车为野鸭过街停住，耐心等候，他们中不乏“高干”“贵族”的国家；一个为一名先天智障老人在重建区保留下他工作一辈子的破旧咖啡馆的国家；如果一个敬重作家尊重个人权力的国家；也许，这个城市的市长看过<<我与地坛>>后，也被你感动，他会和城建小组商议，为你保留下往日的地坛，为我们保留下旧的地坛。一个城市少了一个相似的公园，却拥有着一个文化思想者生命留痕的圣地。它告诉访客：“我们保留这里的原貌，是为一名作家，他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骄傲。”他至少应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有人会嘲笑我是白痴，那就笑吧。

我生出悠悠的悲哀，是你笔下的地坛没有了，我心目中的地坛没有了。谁说新的总是好的，旧的总要被毁掉被代替？我想我是日渐老去了，越来越怀恋珍惜旧物旧景旧地了……

你是我最为喜欢最尊敬的作家，我更把你当成我宽容信赖的兄长。我要问你一个愚不可及，甚至荒唐的问题。“如果，假如，可能，人的命运能够选择，能够操纵，你要做一个从二十岁青春年华起就终身以轮椅为伴的伟大的杰出的作家，为人类创造出丰富的有分量的宝贵的精神食粮，还是要做一个身体健康，能走路跑步，上班买菜，做家务陪儿子踢球伴妻子逛商店的平凡男人？我知道我知道，无论是哪个答案都过于残忍，都不是人说的话。可我又忍不住一次次问自己，我要哪一个你？作家的你？健康的你？当然我希望能够两者合一，那是最完美无缺的答案。但是上帝不愿意这么制造人不慷慨地这么安排。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那么巨大的灾祸没有那些痛不欲生的体验，没有在地坛里的挣扎

搏击，没有这里的安静抚慰，就没有今天的你，没有那些作品。即便你是作家也是另一个作家。那我们读者的损失可就没法计算了，只有老天爷晓得了。

“就让我是我吧，命运这鬼东西哪有什么公道？”

苦苦思索了好些日子，我最后得出结论，你会这么说。

这是生命的悖论，矛盾纠葛，谁能说出个道理？是上帝的糊涂也是上帝的恩赐，双十年华上就突然残疾，是你最大的不幸，绝处逢生，以写作支撑苦难的生命，而且你有天赋有才华，又是你最大的福气。人只看见金子的光泽和价值，没有看到矿石在火炉中的翻滚和锻炼；人只看见玻璃柜台里珍珠的圆润和美丽，哪里知道蚌中心疼磨合的时时刻刻；人只品尝到白沙糖的滋润，哪里知道那甘蔗为此粉身碎骨奉献一切。还有，你在陕北放过牛，你知道牛黄是怎么产生的嘛？我务农一辈子的父亲说，是牛生了病，产生出的一种东西，慢慢长出来的。牛病得越厉害，牛黄就越大，牛也就越疼痛……

我昨天上网查找你的资料，知道你得病的前一天就是在放牛，突然倾盆大雨，你去哄赶牛，那是生产队的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可耽搁不得。你回来就一病不起，最终不能走路。你就是那么赔上性命长出牛黄的耕牛嘛？牛黄有价，听说比黄金还昂贵，你的文字哪能用人民币计算？它是你苦难的结晶生命的结晶，是你以终生的病痛不能行走换回的“牛黄。”让我对你深深鞠躬，说一句：“感谢你。”感谢你让作家这个名称在这个商业金钱时代依然神圣依然洁净，依然让人由衷地尊敬，而不是与排行榜销售量轰动效应挂钩。也让我对地坛深深鞠躬，说一句：“感谢感谢。”感谢你和他同喜同悲，陪伴他安慰他激励他走过那些黑暗的岁月，看着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超越的人。

你是中国文坛无人可替代的一位思想家，一个坚毅沉稳的男人，一个善良温柔淑贤女人的丈夫。也许，在你去世的许多年后，会有人建议将这个公园的名字以你的名字代替，让后人知道你的不幸你的挣扎你的经历你的浴火重生。这里会有一尊你的塑像，你坐在轮椅上，看着这个园子，思考着什么，也许只是在享受温和的阳光。这里还会有一个专门卖你的书的小书店，来访的人可以静静地阅读，重新追忆你，怀念你。无论到了什么年代，读书的益处都是其他娱乐消遣远远带不来的。

“师傅，你知道吗？我是来地坛拜访一个人的。”我想问的士司机是否知道你的名字，是否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又没有问，我非常害怕他的回答让我失望。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眼下知道姚明刘翔比尔盖茨巴菲特的人要比知道你的人多到数不清的倍数。

再见，地坛。再见，我尊敬的作家，亲爱的兄长。下次来北京，我还会再来拜访你。

悦在音乐之美

◎邓泰和 图/文

之一

我虽然不谙音律，但是爱听音乐，尤其是大师的名曲。

舒伯特是可与贝多芬、莫扎特比肩的歌曲之王，他11岁时就进入维也纳宫廷圣歌队的音乐专校，旋即升为学校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兼指挥。14岁时谱写了歌曲《夏甲的悲叹》，17岁那年，他又受墨希登尔教堂的委托，谱写了一首弥撒曲《F大调弥撒曲》。他的一生中，创作了1500多首作品，其中有10首交响曲，634首独唱歌曲。连贝多芬临终前都赞叹道：“舒伯特的体内，有一团烈火，正在燃烧着。”

巴赫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基督徒音乐家，被尊称为“近代音乐之父”。他不仅以惊人的风琴技巧醉迷了当代人，更替每种乐章写作的形式成为作曲的样板，被后人奉为学习的典范。他平生创作了5部《受难曲》，留传今世的只有《约翰受难曲》、《马太受难曲》和《路加受难曲》，其中以《马太受难曲》为最动人心弦的一部伟大经典作品。

在远古时的中国，也有人刻苦学琴，终于卓成音乐大家的事迹。春秋时代郑国的师文拜师学琴就是一例。

师文听说名乐师师襄弹琴奏乐时，鸟儿能随着节拍飞舞，鱼儿会随着韵律跳跃，心中无限神往，决心到鲁国叩拜师襄习艺。

师襄教导师文调弦定音，岂料，师文手指僵硬，学琴三载，竟弹不成一个乐章。

师襄语重心长地说：“你缺乏悟性，学琴不够专心致志。”

师文说：“我并不是不能调好弦，定准音，也不是不会弹奏完整的乐章。我真正追求的而是想用琴声表达我的心声啊！若我尚不能做到使音乐‘内得于心，外应于器’，就不敢放手拨弄琴弦。请老师再给我时日，看我有否长进！”

师文静心潜思攻习琴艺，专注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不断完善修养。他自认为修行臻于娴熟，才去拜见恩师。

师襄问：“现在，你琴弹得怎样？”

师文胸有成竹地回答：“得心之矣，请让我试奏一曲。”

首先，师文奏起金音的商弦，发出代表八月的南吕乐律，只觉得琴声挟着阵阵秋风，凉爽拂面，草木茁长，成熟结果。

面对丰收在望的金秋，他又拨动木音的角弦，发出代表二月的夹钟乐律，随之熙暖春风吹来，在耳畔回荡，立时草茂花荣，好一派万象更新的春色。

接着，他奏响水音的羽弦，发出代表十一月的黄钟乐律，令人感到霜雪交侵，江河封冻，严凛肃瑟景象。

再往下，他叩击了火音的徵弦，发出代表五月的蕤宾乐律，使人仿佛目睹了似火骄阳，坚冰瞬间消释。

乐曲将终之际，他又奏响五音之首的宫弦，使之与商、角、徵、羽四弦产生和谐共鸣，顿时周围便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恰似甘露从天再降，清泉由地喷涌。

师襄聆听佳乐，喜出望外，连声称赞：“你的琴弹奏得妙极美极，使人宛如身临其境，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从这则师文学琴成为郑国一代乐师的故事，可以彻然明悟：音乐艺术之高卓，曲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声，而在于“得心应手”。形而下者，人人可达；唯形而上者的道，不是非常之人，就无法体会出这个非常之道。

每个人有过这样的生活经验，当心绪郁闷的时候，播放一段优雅舒缓的古典音乐、小夜曲或者节奏强烈的现代音乐，都会闻曲生悦，烦丝渐消，心旷神怡，精神振奋。那么，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神妙非凡的感染力呢？根据医学研究显示，原来不同速度、节拍和旋律的音乐，听觉神经接受了讯号，又传递到大脑，可以使得

大脑皮层形成新的兴奋区，使原来的兴奋区得以休息，自然地让人们有轻松愉悦的快感。

听音乐，助养生，会使肌体分泌出一些有益于健康的激素，调节全身的脏器功能；听音乐，有气功的效用，对全身的器官和血管起到“按摩”作用，减少各种疾病的滋生，养精蓄气，延年益寿；听音乐，能促过食欲大开，帮助消化；若随着音乐高歌起舞，对肺活量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高血压患者常听音乐，对维持血压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躁狂型精神病人，除了药物治疗外，适当选听轻音乐，可以使精神得到调整，减少复发机率；音乐对人脑具有更大的控制力，还能治疗震颤性麻痹症（即帕金森氏综合症）。

有人将音乐比喻为特殊的“维生素”。那么，我们何不善用这种“维生素”，让自己永远笑口常开在其中呢？

之二

音乐，为什么会余音绕梁，百听不厌呢？美国专家鲁尔坦在一部专著《音乐、大脑与遐想》中，就披露了自己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后，获得的一些科学新发现。

早在古代，诗歌只能口传，如果一代失传，就只剩下诗词，原来的音响及旋律均不复存在，导致早期许多民族的音乐惋惜地湮没于历史虚无里。譬如，中国的《霓裳羽衣曲》等许多名曲，犹太裔大部分诗篇的音律等，都无法经久流传于后世。到17世纪的时候，亚里苏的一位名叫基道（Guido）的僧侣，由于他的学生不能够把握音程及字音的高低，便使用一首六句拉丁文的圣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声代表音的强弱，这些拉丁文的字音是“多、来、咪、法、索、啦”，直至今日仍然被世界各国普遍使用，开创了西方音乐用“音名”的先河。后来其它国家都有了自已用的音名，例如英国是用字母C、D、E；古代中国则用“宫、商、角、徵、羽”等。然而，基道创立的音名简单明白，很快在世界上广为普及。

有了音名，就出现了音符和乐谱，音乐可以加上音律、和音与乐理，可以作曲，可以在演唱之外独立存在。音乐也不再受到诗词的束缚自由发展，进入了古典音乐时代。

经过音乐家薪尽火传地探索，以及科学家一丝不苟地测定，发现了许多创造美妙音乐的规则，虽然这些规则是根据欧美音乐建立起来的，但是也适用于包括东方音乐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音乐领域。所以，从一个音阶过渡到另一个音阶，高低音阶之间的转换，都有规则可循，既要创新出奇，又不能落入老套，遵循规则作曲，也既可能是动听悦耳的音乐，也可能是味同嚼蜡的音乐。

深究其原因，这不仅是有音乐的问题，而且是有关人类大脑结构的问题。因为人的大脑可以分成若干皮层，每一皮层承担着某项简单的功能，当这些皮层汇集



在一起时，就能够对音乐、绘画以及文学作品产生总体感觉。研究结果得出结论：负责音乐的皮层区域永远不会改变固定的活动方式，亦即可以不受到“经历”的影响，因而欣赏某些经典音乐，能始终让人回肠荡气，屡听不厌，甚至伴随终生。

其实，广义地说，音乐之美，不单纯地存在于旋律中，而且还存在于文字中，图画中。

艺术中的各个门类，各施其责，互相之间可以沟通，但不容混淆。培特（Pater）说过一句话常被人们引用：“一切艺术到了精妙的境界，都逼近于音乐。”而诗，众所公认是文学中最富有音乐性的。

诗歌的产生，其中包含了音乐的元素。中国汉时古诗歌谣称为“乐府”，从唐代以后，诗一面随着音乐变迁形成词曲，一面又与音乐分离自成独立一体。西方文艺有同样的经历，抒情诗原由伴歌而唱，史诗和浪漫故事也由“行吟诗人”口头传播，戏剧中的诗含有大量的歌舞。一直到近代印刷业发展以后，诗与音乐才逐渐分道而驰，自立门户。所以，诗从“歌唱”，转变成“吟诵”，最后到“阅读”。

勃克荷夫（Birkhoff）所著的《美的衡量》，他在第八章“诗里的音乐成分”中，用科学实验美学的方法（文转56页）

我的上海情结

◎江南

我这人从小就在外面漂，一直漂到现在。

我生于苏北，从能够记事的时候起就跟着那时还年轻的老爸在南通地区的几个县漂，一直漂了十几年；考上大学漂到上海，整整在上海呆了五年；大学毕业落户北京，直到漂来美国，在北京呆了三十多年；其间又在东欧苏俄漂了二十几年。为此，上海人称我是“江北人”，北京人称我是上海人，“毛子哥”则称我是北京人。

我在上海呆了五年，除了学到两门外语以外，还学到一口极为地道和流利的上海话。

因为我的父母亲后来从苏北调到上海郊区工作，全家也就成了上海人，我也就隔三岔五年地回上海探望父母兄弟姐妹。为此，说我是上海人绝对没错，说我是北京人也绝对没错，只是都不是正宗原包装。

对上海我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接受到了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海派文化。

清楚地记得，那年我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只身来到上海，当轮船穿过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时，我被上海的繁华和现代深深震撼，尤其是

抵达十六浦码头时，外滩的高楼大厦使我这个来自苏北农村、土得掉渣的“阿乡”连连惊呼了几个“乖乖龙地冬”。这年的国庆节，我参加了国庆游行。入夜，我们全班来自江苏、浙江、山东、江西、安徽、湖北的同学从学校步行到南京路、外滩和人民广场观看夜

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看夜景和节日焰火，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时的中国，刚刚走出三年饥荒的阴影和低谷。在中国普遍比较贫穷落后的大背景下，上海凸现的繁华令我振奋和惊叹，上海人的聪明才智令我折服，上海对中国的贡献之大更是其他省市难以比肩，那时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上海占最大比例。

上海人创造了许多奇迹：

第一艘万吨巨轮在上海制造；

第一座万吨水压机在上海诞生；

上海的轻纺产品、日用品，质量全国第一；

上海的各项产品日夜不断地从上海港和上海站发往全国各地；

有专家说，北京如果不是全国的慷慨支援，绝对没有现在的繁华，而上海如果把支援全国的财物用于自身的建设，那绝对超过香港、巴黎乃至纽约。

六十年代，国人以用上海货为荣。那时的青年人结婚，讲究“三转一响”——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上海产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加上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成为最高档次。

处于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我，很是以自己的户口入了上海市区感到高兴，并打算在上海成家立业，然而命运之神安排我去了北京。

尽管我在上海只呆了五年，但是在我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上海的风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我以后身居京城和漂流欧美的日子里，我时时回忆着在上海度过的五年岁月，因为它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是一座里程碑。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只要我遇到上海人，我就用上海话和他们交谈，而一说上海话，便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和亲切感，一下子把距离拉得很近很近。



又见上海

◎江南

正准备去大别山，接到弟弟电话，要我回去给父亲做周年祭。正好我的计划中要去上海拜访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尔基文学奖获得者草婴先生，并和他商定《草婴传》的写作，于是我和草老打了个招呼，先奔往上海。

对上海我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大学生活，在我整个人生的道路上刻下了重重的印记。在上海求学的五年，我对海派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产品，丰子恺、张乐平的漫画，沙孟海、沈尹默、程十发、应野平的书画，胡万春、茹志娟、赵国华的小说诗歌，草婴先生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使我这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土包子大开眼界，更对我日后走上文学艺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70年我离开上海到北京，迄今为止在北京呆了38年时间，其间十几年在全国各地漂流，二十多年在欧美漂流，由此齐鲁燕赵文化、荆楚潇湘文化，皇城根儿文化，吴越文化，及至欧美文化的博大气象，渐渐融进了我的血液，形成了我的多元文化性格。然而不管我漂到哪里，始终注视着海派文化。在我想来，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引领时尚，横贯东西，纵贯古今，海派文化也一定会与时俱进。但是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海派文化作为一个曾经引领潮流的地域文化，其行进的速度却落后于其他地域文化。这次到上海，有几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从老家办完事回到上海，我的一位有着亿万身价的企业家朋友，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宴请，并邀请了几位同样腰缠万贯、在上海滩上小有名声的企业家作陪。我的朋友明年就是六十，按照上海人的规矩，59岁庆六十，于是我请京城著名书家张才先生用两张六尺整宣分别写了一个“寿”字和一个“和”字，张才的大榜书寿字被誉为中国第一寿，在东南亚广受欢迎，其书写的和字曾被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珍藏，并把和字蕴含的精神内涵作为日本国民生活的准则。这么两幅字，

送给我朋友，绝对是份厚礼，然而我的朋友扫了一眼就放到了一边，而在座的其他几位企业家朋友也是无动于衷，这使我大跌眼镜。

说实在的，这些年我在商海弄潮，接触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发现许多企业家并不是满脑子的经营策略，营销手段，而是有着很高的文化品位，具有相当的艺术眼光和鉴赏能力，使企业以文化为载体扬帆商海。说句不恭的话，现在连一些煤老板都在玩文化，然而置身于大上海的企业家至今还在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上徘徊，在餐桌上津津乐道于轩尼斯、马爹利、人头马，法国的波尔多、德国的斯图加特葡萄酒。在上海一些有点头面的大酒店，你可以发现其他都市绝对没有的一道风景线，那就是在酒店门首的玻璃橱窗里放着各种或半瓶、或1/3瓶喝剩的名酒。上面挂着主人的名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志呢？是表示富有？还是表示身份？实在令人费解。

都说上海人好面子，确实不假。举个例子，有位朋友请吃饭，还请了几个他所熟识的朋友。在介绍我的时候，朋友说道：这位是美籍华人，著名旅欧美作家，艺术评论家，书法家，著作等身——差点把我忽悠得钻桌子底下。饭后，我说兄弟你怎么这么忽悠呢？朋友笑道：你臭美吧，你以为我是夸你呢？我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呢。我要是说你是个在美国闲赋在家的退休老头，那多没面子！

我一直以为，站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前沿的上海，人们对现代艺术应该有着很好的领悟和认知，事实也并非如此。草婴先生的女儿在美国是位有名的现代公共视觉艺术家，被誉为首席华人现代艺术家，其作品被美国若干重要场所采用，在意大利威尼斯现代艺术展上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当然上海也有独具慧眼的，浦东的金茂大厦和香格里拉大酒店选用了她的十幅作品。那天拜访草老之后，草老夫人带着我到金茂和香格里拉去观赏作品。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我站在作品面前留影的时候，从我们面前过往的人们（不是旅客）眼里充满了问号，其中有人把

我拉到一边问我：先生，这幅画是什么意思？

在外地人的眼里，上海人比较俗气，突出地表现在穿着睡裤、趿了拖鞋、拎着小篮头逛小菜场，穿着裤衩、叼着双喜、站在弄堂口看闹猛，其实这只是外在的表象，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言谈举止中间。也举两则亲眼看到的例子。

“王家阿姨，啥体生气啦？”

“哪能不生气，依看我孙子，迪个小祖宗，早晨起来，蛋糕不吃，皮蛋粥不吃，买了生煎包子还是不吃，叫伊吃牛奶奶皱着眉头，好像吃毒药一样。噶好吃个末事勿吃，人家乡下小人想吃啊吃勿着。伊拉爷娘末在美国，小人末放了此里，我末当然要精心咯。依看伊长得嘎瘦，爷娘看见还以为是我待错伊勒。”

这话听起来象是抱怨，可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夸耀。

还有一次是在浙江千岛湖，遇到一个来自上海的休假团，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午饭时分登陆蛇岛的一家饭店，哗啦啦围坐两桌。

“老板，把菜谱拿来看看。”一个头儿模样的人叫道。

老板见来了生意，赶紧送来菜谱，笑着站在一边。

“你们有什么特色菜？”

“蛇岛有蛇，一蛇三用，蛇胆调酒，蛇皮凉拌，蛇肉可以椒盐蛇段，也可以做蛇羹。”

几乎所有的女宾叫了起来：蛇阿拉勿吃个，嘎恶影，吓人倒灶。

“那么吃肉菜。”

“屋里箱天天吃肉，油腻来。”

“那吃鱼，活鱼，清蒸红烧。”

“鱼么腥气来，勿好吃个。”

“那吃什么？”老板为难了。

只听一半的人异口同声地问：阳春面有哇？

“小店没有阳春面。”

“格末算了，还好阿拉带了方便面。老板，弄两壶开水就可以了，谢谢侬啊！”

老板愕然——

上海在前进，浦东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节奏似乎还是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一种习俗还是惯性，我还得细细捉摸。

悦在音乐之美（文接53页）

来衡量美。曾涤生说过：“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

1880年，美国诗人拉涅（Lanier）在他撰写的《英文诗的科学》（The Science of English Verse）一书中说过：“造成音乐的声音关系，与造成诗的声音关系，是一样的。音乐与诗的主要分别，若以科学的准确来说，乃是音乐中所用的‘音阶’，与人的声音所用的‘音阶’的区别。”刘勰写作的古典名著《文心雕龙》论“声律”中也有曰：“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由此可见，诗与音乐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中有自然之趣，音乐之美。例如，曹操的长子曹丕，就是一位既擅写歌词的诗人，又是古筝弹奏高手，他为《短歌行·瞻仰》一曲填写歌词，抚琴和歌，竟然使宫廷乐工们敬佩不已。又如苏轼，依据民间曲牌《念奴娇》填写的一首独唱曲《念奴娇·赤壁怀古》，留名音乐史册，成为千古绝唱。

视觉艺术的绘画里，也蕴含着听觉享受的音乐之美。美国音乐家马利翁就说过：“声音是听得见的色彩，色彩是看得见的声音。”色彩与音乐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潜在联系，因此，音乐家在作曲时，可以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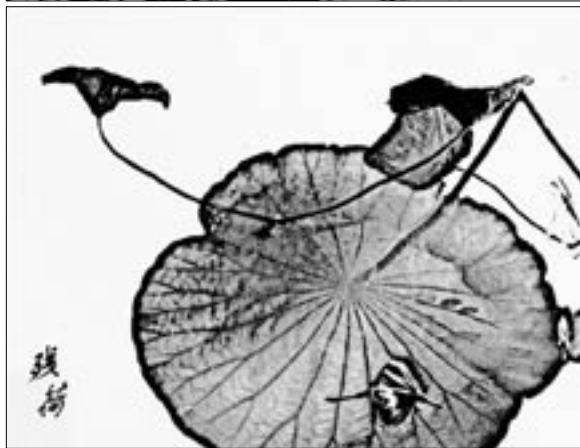
色彩美中吸取灵感；同样画家在作画时，可以从音乐中获得配色美的启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有一个被人们称为“雨人似的天才”的罗铮，他是大脑发育不全的弱智少年，却对音乐具有大异于常人的感悟和记忆力，能够将音乐大师的名曲，化作色泽奇特、想象丰富的绘画作品。譬如，他画的《爸爸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就是倾听了作曲家父亲罗忠镕所谱写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根据自己的心灵感悟创作出来的，画面是由四个不同的块面构成，有鲜蓝、深蓝、淡黄、金黄、桔红、棕绿和紫色，规整的构图中显现了变化。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代表作《春之祭》后，罗铮在挥笔作画时，运用浓烈的色彩来表达大师的激情与躁动的极致，暗示了由盛转衰的悲哀情怀。德彪西在他的交响素描作品《大海》中，为了表现海洋的跌宕起伏，使用了七种丰富多彩的不同音型组合，罗铮便在寂静的幽蓝色海面土，以上疏下密的不同颜色，恰如其份地再现了这种组合。匈牙利现代音乐家利盖蒂，观赏到罗铮只画着一道道色条的《月光奏鸣曲》，感动地说，罗铮画出了他的心声。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看过罗铮的画作，也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起罗铮。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过：“音乐的运动，等于人类灵魂的运动。音乐不是用以供无意义的快乐，乃是用以使灵魂获得谐调的陶冶，和情绪的镇静。”所以，发掘音乐之美，饱赏音乐之美，是人生的大乐。

残荷印象

◎图、文 / 张尔中



十月回广州探亲，虽然天气仍未转凉，但烈士陵园里的荷池，早已见不到荷花了。朋友告诉我，今年的荷花特别茂盛，可惜回来迟了，只能看看残荷。也好，我沿著荷池走了两圈，看到残荷真别有一番风味。于是，就用新买的、带十倍放大的小型数码相机，一连三个早晨在池边来回拍摄。回美后，在电脑上将照片稍加润色，然后选了近二十张，做成一套幻灯片（PPS），配上音乐，分发给朋友们分享。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一些Email，得到一些鼓励。有的说“制作精美”，有的说“别具风味”，还有位老兄称这些玩意儿“美妙绝伦”，让我受宠若惊！有位朋友说，“难得的是将衰败之物，拍得如此有生气、有意境，与人们对残荷的印象真有很大不同”。还有位老年朋友说我在拍残荷中，似乎想把残荷之美与我们老年人挂上勾，这也不无道理。是的，文艺作品总是想表达作者的爱好与心思，在以往的古诗词中，一些文人墨客总喜欢把“残荷”与“秋雨”放在一起描写，抒发一种感伤和无奈的情绪。但在我看来，残荷是值得赞扬的！当它们年轻时分，滋养了满池多采的荷花；在它们枝叶残缺的日子，仍然在为自身根部的莲藕提供养分，真是够完全彻底了。还有的说：“残败的荷叶虽不再碧翠，而透过满池沧桑景色，却彰显出一种倔强的精神和美感”。说得真好！我正是怀著这种赞美之情来拍摄残荷的，因此，在作品中能较好地表达它们的意境与美感。在这幻灯片中，用了四句打油诗，概括了我对十月残荷的印象：

十月残荷志不残，秋雨秋风视等闲。

笑辞碧叶开花日，静待莲藕装满仓。



300多件华侨文物 终于回归祖国

◎美华文协副会长 招思虹

2008年金秋十月，三百多件华侨文物将要运回祖国了，我作为这批文物的征集人，为这批纵横一个世纪、重现百年华侨历史的三百件多件华侨文物拍照、登记、造册、编制网页、电传，在精力上可说是挑战了人生的极限！

当每一位文物的捐赠者把他们的多年珍藏交到我手里，叮嘱我小心照顾，平安将之送交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及相关的博物馆时，肩上的重担就越来越沉重，使命感、责任感使然，心脏的负荷也加大矣。

如何把征集到的三百多件文物平安送往北京？我再次选择乘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国航”的高层、华博馆为这批文物的平安到京进行了护航的部署。

如何把那两件超大行李（金山箱、那几乎有一张床那么大的近百年广东明细地图，还有几百件华侨文物）送往旧金山机场？正为此事伤脑筋之时，一群《金山之路》的读者向笔者伸出了热情之手，分别来自硅谷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 and 韶关旅美乡亲联谊会的朋友，如潘诚、刘斌、姚景华、余淑贤、黎明洲、康伟炜、陈鲁、关荣漳、何小虎、黄重生、罗小玲、关月彬，纷纷报名加入护送文物到机场的运输、搬运护航队。伍奇峰、区国雄、张树强、张昆山等则为笔者提供了一批包装纸及包装箱。潘诚带备包装机到寒舍，把金山箱及其它文物包装得严严实实。

10月12日一早，《金山之路》读者和华语台听众组成的文物护航运输队，从四面八方齐集到寒舍，大家作出司机和搬运工的分工之后，三百多件华侨文物一一被装上车，浩浩荡荡向机场进发。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旧金山营业站站长孙颖及李先生，迅速为这批文物办理了进入特别通道的手续。十二个小时之后，在北京机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黄纪凯主任和王晓靖、汤玉林先生迎接甫下飞机的笔者，当他们看到国航多位职员在严密看管著装载著三百件文物、系著红色特别标签（上书著“重要客人、小心轻放”字样）的八大件行李时，露出无限欣慰的笑容。我那颗久久悬著的心，逐渐恢复正常的跳动，三百多件华侨文物成功归航！

记者人情纸半张，笔者在此向所有捐赠者、国航和一切为三百件多件华侨文物平安送京护航的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图片说明：

（左）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旧金山站长孙颖代表国航鼎力相助文物回归祖国

（中）鼎力支持华侨文物征集工作的招思虹的女儿和先生

（右）黄纪凯主任、王晓靖、汤玉林等人迎接三百多件华侨文物成功归航

太平洋之行

◎文/黎志滔 图/董必清



20年前为了体验生活，我乘坐军舰闯进了太平洋，与大海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什么是惊涛骇浪，什么是巨浪滔天，什么是翻江倒海，什么是电闪雷鸣，什么是惊天动地，我都一一亲身体会，那真是一次惊险的和难忘的经历。

闯进太平洋，一望无际，海天一色。首先迎接你的是巨风，巨大的台风无时无刻不在威胁你的生命安全，没有坚强的毅力是不可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的。每时每刻都听得见不绝的涛声、风声、雨打声，还有严寒、烈日、寂寞、企盼，每天都在缠绕着你，折磨着你。什么叫钢铁战士，什么叫与风浪搏斗，什么叫与死神抗衡，这是最好的考验。它最好地磨练了你面对困

难的顽强承受力，增强了面对事物时开阔的心襟。

太平洋有多大？太平洋有多深？它蕴藏多少宝藏？多少资源有待开发？千条江河归大海，我无法想象，也无法形容，它既是生命之源，又是个巨大的聚宝盘，它是地球的灵魂。太平洋不仅蕴藏丰富，不可战胜，还把世界各国连接在一起，把美国和中国连接在一起。太平洋永远是自由的海洋，永远敞开怀抱，迎接任何有勇气挑战的人和喜欢大海的人，不管你来自何方，出身地位卑贱或尊贵。

我现在才明白，15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缘何乘船由中国大陆来美国，要花上两、三个月的航海时间？曲曲折折的经历可以去想象，前程茫茫，何处是归途？其中还有很多没达目的地就已经藏身于大海，那些成功的勇士更加要珍惜自己，珍惜今天。要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代表着许许多多追求光明追求前途的勇敢的人们。有经历过与大海搏斗，历尽过千辛万苦，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还有什么不能战胜自己？这就是大海的精神，这就是我太平洋之行的收获。

异土异乡

◎王性初

唐人街

黑眼睛望穿黑眼睛
于尊严的季节里归来
黄皮肤贴著黄皮肤
愈合一代代无法愈合的伤痕

点横竖撇捺
迷人的方块正与蓝天对话
熟悉的笔划
填补了旷久的心空

有无数亲切
有无数沉浮
都在CHINA的 china *里盛著
都在缤纷的橱窗里活著

然后
用一双双相思的筷子
挟起了乡音的彩虹
一道道一弯弯又甜又苦

有无数泯灭
有无数省略
都在皱纹的啼笑中
笑成一滴唐人的历史

唐人的历史铺成这条街
这条街是一条龙
异邦土地上的一条
东——方——龙

——写于中国城餐馆

* 注：英语中，“中国”CHINA 与“瓷器” china 是一个词。

蜥蜴的童话

无法龙腾无法虎跃

无法鱼翔无法鹰击
只好用匍匐的姿势
在布满方格的泥土上
犁出一行行光怪陆离的轨迹

延续著爬虫类的基因
孵化出无数古老的后裔
几度关山几度沧桑
都僵硬成了恐龙的化石
还露出无齿的长嘴

很贴近地出击
很冷血地翻身
很隐蔽地胜利
很光明地退却
这一切都有序而井然

井然地越过陈旧的世纪
当机将自己的断尾
弃在渐渐褪色的故居
让他弃成一则荒诞的童话
续写后半生命运的主题

——2001/6/28

端午节的谜语

正是五月的第五天
没有锣鼓鼓点也没有龙舟
还过节吗那么生疏那么遥不可及

思念的键盘在指尖弹跳
节庆也仿佛重返眉梢

对端午的回忆也是对粽子的回忆
尝试以一种古老的礼节
轻轻解开薄薄的成熟的默契

渗出一层金黄的肉香
删除了初夏无谓的猜疑

滑腻的米团是尖挺的船首
跃进了口岸敞开的码头

悄悄咀嚼五月叠成的寿衣
细细吞咽这颗端午的纪念
谜底潜回误判的从前

——写于端午节

美国夜

白天的喧嚣已过
美国的声带渐渐喑哑

身躯散了架
枕著绵绵情话
疲惫地温馨著啾啾的丘陵

窗外的风打著饱嗝
消化过剩的胆固醇
以及都市的西洋景

夜总会和酒吧间
都用迪斯科摇撼白兰地
遥远地传递不倦的节奏
街心公园

有流浪汉不归的鼾声
放牧于路旁的汽车
是停止反刍的畜生

电视频道醒著
摩天大楼的霓虹灯醒著
风骚的广告牌醒著

这个没有主题的夜晚
警车的呼啸是它的呼吸
生命的呻吟
抑或早霞的诞生
攻占了明天报纸的版面

——于失眠之夜

北京采风纪怀（外二首）

◎黄荣伙

拙诗联有幸入选《为中国喝彩-庆祝北京奥运会诗书画联大赛作品选集》并获奖，应邀参加2008北京金秋之旅诗词书画家采风活动，成七绝四首以纪怀。

赴会

飞越重洋赴北京，文缘喜结会群星。
欣乘奥运春风劲，骀荡胸中万丈情。

国家体育场—鸟巢观感

衔来钢铁万千枝，筑就巨巢新且奇。
四海鲲鹏齐比翼，神州喜见凤来仪。

登八达岭长城

一座天梯万里长，征夫血肉铸铜墙。
不闻孟女哀声泣，充耳游人笑语扬。

圆明园感怀

断柱颓垣荒草萎，华楼雅阁剩残骸。
烟飞灰灭国仇在，青史长留作教材。

祖国五九华诞感赋

祖国庆华诞，心海涌波澜。回首今年事，悲喜不平凡。
暴雪加强震，比虎更凶残。炎黄同血脉，合力渡时艰。
挺直铁脊梁，重灾压不弯。空前凝聚力，举世皆赞叹。
奥运圆美梦，神州喜腾龙。地球最高处，圣火耀珠峰。
鸟巢水立方，五洲竞群雄。和谐主旋律，彰显中国风。
礼仪待宾客，心与五环同。开幕与闭幕，豪气贯九重。
李宁如夸父，点火腾高空。美伦复美奂，观者乐无穷。
华夏众健儿，技高气如虹。金牌居榜首，超史立丰功。
科研结硕果，神七飞太空。舱外能漫步，轨迹循仙踪。
腐水东流去，台海更畅通。改革不停步，日日换新容。

“神七”颂(七律)

火箭强如后羿弓，飞船疾疾上苍穹。
元戎赠语情如酿，三杰航天起若虹。
变轨循规凭绝技，出舱漫步显神通。
嫦娥已备桂花酒，恭候亲人访月宫。

续异土异乡（文接60页）

愿望的归宿

报载：美国老人盛行签署名为“五个愿望”的活遗嘱。

把最后的五个愿望摊在阳光下
把造化的安排摊在阳光下

愿五彩的音符漫成无边的春色
悠悠地覆盖沉静的床单

愿爱人的倩影垂挂成欢欣的窗帟
开一场阖家团圆的派对

愿谅解的忤语溢出羸弱的躯体
融化南北两极和赤道的误会

拒绝呻吟拒绝嘶哑拒绝挣扎的痉挛
拒绝变形而失真的嘴脸

呼吸著人的尊严走到最后
最后的尊严是最完美的结局

牵著你的手迈向坦然

轻轻地用句号编织告别的花圈

把生命的归宿摊在阳光下
把最后的五个愿望摊在阳光下

——写于参加友人追悼会归来

五个愿望包括：音乐必须播放不辍直到最后一刻；在病床张贴心爱人的照片；让家庭成员晓得他们被谅解了；在疼痛难熬时即时给予止痛药；若成为植物人时，请拔掉生命维系器等。

周正光旧体诗选辑

1. 拜观美国女画家 Georgia O'keeffe 花卉 油画原作

一

一朵酣然灿若霞，融融春色遍人家。
如何历劫他生外，重认消魂昨夜花！

二

热血奔流宛少时，看花情绪倩谁知。
殷勤同护春华梦，一首无声绝妙诗！

三

千年艺苑几名家，费尽丹铅染鬓华。
惊世奇才欧姬傅，人间除此更无花！

2. 春寒三首寄友人

一

不缘相见始相知，最慕晴窗论学时。
扰扰风尘嗟禹甸，茫茫云水赋新词。
同为海客翻疑梦，忍对夕阳未觉迟。
闻道名城花事好，寸心犹向五更驰。

二

春来已过许多时，一约风前总未知。
杯酒漫斟徒往日，芳辰又负枉新诗。
闭门安得成“迷谷”，涉水同谁采白芝？
终是夜深眠不得，枕檀香细独支颐！

三

几度低回若有诗，灵泉飞动欲何之。
曾同击节歌金缕，可遣闲情付女儿？
别院春寒花漠漠，碧池水满雨丝丝。
会当携酒山南去，容易残红风乱吹！

2008年于德州休士顿之双湖小筑

3. 2007远游杂诗

一

一车驰骋逐初阳，大好男儿不恋乡。
屈指行程知几许，大西洋又太平洋。

——乘车自墨西哥湾至加州金门

二

热浪如蒸风更干，飞禽无影水无痕。
昂然最慕仙人掌，百载长存大漠魂。

——车过亚里桑那州沙漠

三

一樽泉水一行囊，不尽风云鬓已苍。
千叠太平洋畔水，几回共我立斜阳。

——圣地牙哥观海

四

十里名园尽日开，万花撩乱簇高台。
落红遍地全不扫，留待诗人觅句来。

——游洛城日本花园

五

北往南来又此城，芳尘导我作长征。
停车共对暮霞坐，客舍风檐听鸟声。

——夜宿洛邑蒙市

六

一技浮生学未通，江湖垂老尚雕虫。
书生白眼终何悔，又赋新词上险峰。

七

万叶飘黄落满山，寻诗不畏路途艰。
吟成好句辞山去，清韵犹萦云水间。

——寻诗

八

独占苍茫一角天，红尘足底五千年。
我来俯首深深拜，震耳灵风绕树边。

——红木公园礼神木

九

名山有约独来迟，辜负风华百首诗。
天地寂寥吾亦老，乱云扑面立多时。

——车过幽山美地

十

山顶一间小木屋，纵然简陋也温馨。
推门携手长天望，亿万银河亿万星。

——渡假屋记趣

十一

剪取轻纱百丈长，爱心无限献新娘。
情人依旧不思嫁，清影年年挂石梁。

——咏新娘婚纱瀑布

十二

四顾茫茫何所见，此身而外只蓝天。
凝神几度深呼吸，涉足冰河十万年。

——访冰河遗址

十三

连场好戏又登台，人海人山八面来。
文化于今多浅薄，可堪随众笑颜开？

——好莱坞影城

十四

冷冷太古有遗音，一脉清泉可洗心。
飞流直入新篇里，变作诗人婉转吟！

——清泉

邓治古体诗词五首

【七绝】

中秋节

帘外清辉帘内同，
芋头香伴绿茶浓。
东江岸上儿时月，
伴我西来此际逢！

【贺新郎】

情人节

暮色垂村树。
小幽窗，
青阶素壁，
玉人田墅。
世事披靡天已醉，
颠倒黄钟瓦釜。
幸赖有、知音如汝。
旧味新蔬冬夜饭，
更庭中，
望月消愁绪。
荒谬岁，
结仙侣。

同游圣市观鲸处。
抱孙儿，
临风指顾，
海流云驻。
卅年一路休言易，
脉脉秋阳无语。
何必问、情深几许？
执手相依人未老，
见孩曹，

鼓翼思翔翥，
倾满盏，
为君赋。

【诉衷情】

旗峰惹梦（和箫泉）

旗峰惹梦伴涛声，
月照故园明。
乡关借问何处，
四万数归程。

迁客恨，
旅愁萦，
最伤情。
狮洋无浪，
海月有灵，
何要浮名。

注：旗峰：指东莞市祖山黄旗山。
狮洋——指狮子洋，在珠江口。
海月——指海月岩，在东莞，其下有井，
相传有海外游子未归，其妻每往窥之，
见井中有风帆则其夫将归。为旧东莞八
景之一：“海月风帆在井中”

【七律】

念孙儿

老眼昏花启视窗，
轻推滑鼠渐开颜。
孙儿齿幼关山远，
祖母年高步履艰。
载爱载嗔荧幕里，

相呼相唤视频间：
从今上定互联网，
晚晚亲情到夜阑！

【满江红】

叩键乐

网路神通，
方寸里，
牵连无极。
遛滑鼠，
视窗风物，
旧知新识。
紫电青霜藏秘技，
腾蛟起凤争春色。
笑白头，
更比少年迷，
争朝夕。

官方站，
聊天室，
十指落，
行文疾。
任村言雅语，
律诗随笔。
部落情深人气旺，
粉丝话重心肠热。
不期然，
读罢贴儿来，
双眶湿。

同胞 (外一首)

◎林一鸣

曾有地牛翻身换肩
地裂天崩
中国人相信地由物动 从此
同胞同舟
摇摇晃晃五千年
直至地牛被板块代替 依然
同胞背撑断壁怀护同胞
同胞用自己的生命 换来同胞的生命
终于世人看见同胞 因为
同胞找到了自己
不是蚂蚁
不是皇帝
是推进文明的姐妹兄弟
同胞赶赴灾区总指挥
为死难同胞落泪
同胞的军装渗透出汗和血

徒手刨出废墟下的生命
无情烈火铁炼成钢
艰难苦难困难灾难
重重炼火
再生的凤凰问天
天高山小

2008年6月

回乡

梦回二十年
终归还是在故乡迷路
这些年华夏高路跨海大桥
俨然是一座陌生的新城市
却有自小嗅惯的气息

薰风掀动金凤树叶叶追忆
马路上房车摩托车如潮
纷纷涌现依稀人物场景
索性在海滨长廊坐下
从头再来呱呱堕地
眼前浮现金色无垠
海的蔚蓝色怀里
一群激浪健儿
那海滨的古炮台城堞
早已在公园里探视
长年灰土坚持海防
如今靓装深院里会见
比对旧颜有点陌生
岁月丝丝生涩
渗进亲缘的醇情里
寻根者终于酣然而醉

诗歌

诗海风流

◎觉虹



2008年10月11日，到美国中国艺术博物馆，参加世界汉诗会议，蒙钱明锵（诗侠）常务副会长赠墨宝：《诗海风流》。口占七言（鹤顶格）敬呈，以表致谢！（附照片）

诗词文化耀中华，
海近黄昏日已斜。
风雨无情遭浩劫，
流芳雅韵若梅花。

下雪的心情

◎熊国华

一

很久没有看到雪了
正如久违的初恋的感觉
雪是什么时候下的呢
怎么说来就来了
昨夜还是黑黑的
今晨一下就全白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
白雪皑皑，白雪皑皑
覆盖着我的故乡
我的村庄、树林和田野

二

腊梅，挺立在满天飞雪之中
红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梅花经历了夏季的炎热
秋季的凋零，才有了冬季的
盛开与瞩目
正如科学要经过试验
购物要反复挑选
看一看大自然吧
梅开二度，枯木逢春
这是正常而美好的事情

三

下雪是一种心情
寒冷和洁白
使爱情变得美丽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们像孩子那样在雪地奔跑
越过岁月的沟沟坎坎
越过未来的无数季节
漫天雪花为我们翩翩起舞
洁白
是情人节最好的礼物

三月与白雪相遇

◎龙爱萍

你冷静地
走进三月，这温暖的怀抱

曾经，有过多少次
似曾相识的际遇
试图用我的温柔
容纳
你那未能退却的冷酷

那熟悉而又陌生的
情景

尽管，在心中演绎了
整整地一个季节
三月与白雪相遇

你的冷静
终究还是溶进了我的心里
化成眼眶里的热泪
悄无声息地
凋零

《觉虹诗选》出版



花团锦簇：缘自生命的呼喊

——读《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奖作品精选》

◎谭湘

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因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奖”这个名义走到一起，她们每个作家名字后面美、加、法、德、澳、新、日、菲等国别或洲际的标识，使她们的这种集合更像是一次世界级别的聚会和世界风光的浏览。有幸打开或者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一饱眼福的喜悦应当是从这一时刻就开始了。

写作这些作品的作者，她们有的旅居海外早已超过半个世纪，有的是转换身份不久的新移民；她们分属于不同的职业：教师、画家、医生、学者、记者、编辑、科研人员等等，多为生计忙碌，很少职业作家；然而，她们却不约而同选择了用文学这种方式，选择用华文这种母语作为介质，来体现之于人种和肤色永远不能改变的生生世世的情愫。换言之，华文对于她们而言，母语就是母语，它既不是谋生的必须，也不是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阶梯，述诸于她们的笔端的母语，是心灵深处儿时的记忆，是精神家园的玫瑰香馨，是浪迹天涯，游走于异国他乡，混迹于各色人种当中，即使锦衣玉食，即使功成名就也不能放弃、也得小心翼翼珍藏的叫做“根”的东西。

在这些文字中，“根”是记忆，千丝万缕，没有空洞的玄思，却有品之、赏之、舞之、归之的丰美。倔强的味蕾在南太平洋岛国仍忠贞地追摹一盘鱼香茄子的滋味（靖竹《味蕾的记忆》）；一只劫后余生的百年青花瓷盘，摩挲在手，是故国文明划下的伤痕（胡仄佳《苍凉的青瓷器》）；兰的幽逸，从桑梓到异域，移植万里不改（施雨《兰花女子》）；一曲欢快的凤阳腰鼓，舞散了美国月圆之夜的淡泊清寡（融融《中秋之舞》）；归家的梦，在那一处故乡落叶归根的居所得安放（顾月华《灵魂归宿》）她们居住的国度不同，人生的际遇不同，却用同一种文字记载了叠压不住的“乡愁”——那是“根”生长的方向。它

在游走与停留之间参悟著”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禅意，跋山涉水，兜兜转转，最终发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其实就埋藏在自己家园里”（李黎《像我这样的一个旅人》）。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历，带给她们丰富充沛的创作素材；视界，带给她们洞察人生旅途的聪敏锐利。她们以突破生存层面的哲思，以缤纷多样的创作体式与风格，令海外华文文学斑斓璀璨。非洲女子身著裹身长裙头顶重物，耍杂技般骑坐在“奥卡达（摩托计程车）”，风驰电掣于阿布贾的大街小巷，女生命力之顽强在作者貌似轻松的描绘中视界凌空（严歌苓《行路难》）。一次死亡迫降中途岛之旅，不仅意外与百万只信天翁共度了二十六小时，也意外体验到人类生存的韧性和人性的光辉（卓以定《潇洒走中途岛》）。驾车滑行在美国中西部的戈壁高原，伸手窗外，清风在指间流动，“仿佛高原的呼吸正梳理洁净著生命”（施玮《趋向高原》）。从东京郊外到巴黎街头，从玛雅国度到亚马逊雨林，朝谒歌德陵墓的魏玛之旅，环游希腊爱琴海的岛屿旅行之于她们是探险，是寻忆，是朝圣，是奇遇，甚或是一种逃逸。记人、记事，一颦、一笑，行者无疆，天涯万里，由于作者广博的见闻和国际背景的参照等因素，读来簇新，不忍释卷。

她们是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之后亲身实践“飞天”梦想率先游走世界的一群人。女性主义的终极渴求因了她们义无反顾的游走绽放异彩。她们以游走世界的方式逸出生活中个体的园囿，对职业女性精神的多层次和多侧面，由外向内进行了双向度的开掘。纷纭的生活，饶有趣味的情事，全无任何辘重的放达，所有坚强而快乐的人生经历。她们以一种游走的状态，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灵动的笔触，书写对两性关

系、家庭角色以及生活和生命的最新认知，对生命尊严的完美坚持（如：丘彦明《花园的颜色》、庄维敏《两代情一生爱》、余国英《等你，在雨中》、莫非《说不完的画》、朱小燕《猜您》、丹黎《假想敌 Mr.D》等）。于是，生活中淡淡的忧伤，异国文化的某种不适，理想、愿望不能完全实现的痛苦，在她们知性的笔下，都成为对自身心路历程的回眸与珍重（如：王育梅《使苦难变为更尊贵》、李宗恬《与疾病搏斗的日子》艾玉《洋邦依亲记》、王娟《中国男人美国情》、晓亚《生命的图像》等）。

“娜拉出走以后”人生会怎么样？这本优秀的女性文本或许可做出某种诠释。

多元文化下生活的经验，使华裔文化精英的这群海外女性写作者更容易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多维的思考角度。一方面，中国女性特有的含蓄、典雅、温婉、柔美的言说韵味，带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跃然纸间；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潜移默化和西式教育所赋予的知性思维，使她们可以游离自身传统的拘束，在两种文化和两种时空的冲撞之间，寻求共融与变异。

置身于西方社会，心怀故国情结，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对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以及精神内核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呈现，为阅读者带来人生的发现和至情至性至真至美的艺术魅力，既昭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为华文文学创造出一道清新旖旎的文学风景。我想起与吴玲瑶女士的第一次见面，一袭裁剪合体、荷色的中式绸衫衬托著她盈盈的笑靥，却偏有“口吐莲花”的功夫。今读她的《减肥专家》——让无数女性痛煞、愁煞的减肥段子浓缩至笔下，竟活泼泼大将军般纵横捭阖。张慈女士我也是见过的，她家的庭院在美国硅谷据说不算是最宽敞的，但在她灵动的笔下一经点拨雀跃，仿佛重新在她家的客厅坐定，极度放松地一样样拈食她递上来的美味；陈瑞琳女士的名字是早就听说过的，身置大洋彼岸的一端，却仍然以厚重扎实的理论功底在文学赛事中屡拔头筹。此一篇《女人花》细节诡奇，惊愕禅机，多少警醒只为蹒跚出海少些磨折的姐妹。赵淑侠女士是好多年前就认识了。此番她呈与的《咬破那个口》一字字品读下来，连高声朗读的勇气也似冒犯。这哪里是以笔写就的文章，分明是心脉的啜泣与托举。其他获奖者如陈若曦、吕大明、王克难、喻丽清、谭绿屏、张翎、林湄、简婉、赵淑敏、伊犁、吕红女士等也都是驰骋文坛经年的优秀写手，各种各样的机缘早就见过她们本人或者读过她们的作品，其情以堪，其心可鉴。此番相见自是别一种亲切。女人为文，绝少作假，因此也与生命更加切近。海外女作家们堪称兰心蕙质兮，生命多彩而繁花似锦，盖缘自生命的律动



与呼喊。惟愿绽放自她们生命的花儿永远盛开。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评奖”的举行旨在扩大海外女性写作影响和女性文学研究、学术交流，根本目的是推进世界范围内华文女性写作的蓬勃发展。由“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共同组织和携手策划。活动结束后，参与响应人员之众，涉及范围之广，文本质量之高，审读编辑工作量之大，都出乎早期预料的。作为女性文学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作为本书出版单位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责任人之一，我在此对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写作者表示衷心地感谢，对所有在这次活动中获奖的作家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吴玲瑶、吕红两位作家优秀和辛勤的劳作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本书的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结出的硕果，其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和国内外女性文学研究的意义一定会随著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显现出来。并且，她当之无愧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二十周年年会的隆重献礼，也当之无愧应当受到关注和爱护海外华文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事业朋友们的厚爱和珍视。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会长）

和非马先生辩论

——读非马的《曼谷玉佛寺》有感

◎文刀

非马先生的短诗独树一帜，风行海内外，历时而不朽，几成爱诗、学诗、写诗之人所必读，此乃众所周知，这我就不说了。就在我们中国大陆，其旗下知名的、不知名的弟子和“粉丝”，又怎能用十百千万所能数得过来呢！

有一次，我与荒田、何茵同车，说起非马诗，荒田说：读非马诗激励了我写诗，非马师给了我写诗的勇气。何茵也说：是非马诗教会了我写诗，我写诗也是从学短诗开始。还齐齐说：非马先生是他们亦师亦友的好老师。而我呢，最爱读的，也正是非马先生的短文和短诗。就今年初，我在南亭兄开设的《大文学》网站，读见非马先生的一篇名为《犬孙可可》的短文，按捺不住，还写了“科学又文学，先生真奇才。新诗成一帜，文章多精彩。读此犬孙篇，雅趣复无奈，赠言赠一句，新年新枝开。”这几句顺口溜作问候呢！非马先生还专门地作了回帖致谢。是的，当时，我们是很谈得来。

所谓和非马先生辩论，我要说的是这一回——荒田号召“美华论坛再出发”，非马来，在坛上贴了一篇新作，叫《曼谷玉佛寺》。霎时间，人头涌动，人气急升。来读诗的、来评诗的、来跟帖祝贺的，论坛硬是忙得不可开交！其实，非马先生也是我们美华论坛的常客，他经常来贴置新作，听人评论和收集意见。有时还为后学新兵写诗评，跟跟帖子，也算不清坛上到底有多少少蒙学子、文人秀士受到了他的有益教诲、热情鼓励和得力扶持了！

非马诗我是从来爱读的，看见这么热闹，我也挤了进去。“呵呵，大家不要争先恐后！”我这么的一声喝，大家见我又是美华论坛特别邀请来的评论员，这场面才稍稍地秩序了下来。确是好诗！读后就如善坝兄的所言：“低徊三叹，真是好！”也是因为按捺不住吧？我就在回帖里即兴地写了这么的几句：“要形容一样东西，只有一个词是最贴切的；要描述一种景象，也只有

一句话是最恰当的。所谓艺海无涯呢，就海底捞针这么困难的事，都让非马先生给找出来了。真佩服非马先生的惜字如金。简洁、精炼，对比、和衬。如果说，写曼谷玉佛寺的短诗最好的只有一首，那么，我评：非马先生的《曼谷玉佛寺》冠军！学习了，谢谢。”

原来，非马也没有走，他读我评语，跟著回帖，说：“谢谢文刀的宽宏大量，给了个冠军。这比真正得奖还令人开心呢！”当晚是夜深了，我去了找周公，没有读见非马先生的回帖。

次日读过，总觉非马先生似话中有话——在“给了个冠军”的前面冠上了一个“宽宏大量”，在说我小气呢！想我一贯，不偏不倚。就来美华当“官”，办事一向认真，并得荒田处处鼓吹，哪来小家子气呀？大抵非马先生是在认为，我是信口开河了。不平则鸣，于是，我又给非马先生写过去了如下的这个辩帖，作为据理力争——

非马先生好！

知道你很高兴，我也十分高兴。

实在地说，评你冠军，这绝非因为我的“宽宏大量”，也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不负责任。对于这个评奖结果，我是完全把握依据和满有理由的。只是昨天跟帖，夜已深，所以，我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细谈罢了。

我没到过曼谷，甚至还未到过云南，对“泼水节”这个民族传统节日，从来就没有过亲身的体验。然而，就读你的这首《曼谷玉佛寺》，真如亲临其景——“等待/泼水节的来临”是人们迫不及待的跃跃欲试；“冒烟”是热烈；“喘著气”是拥挤。我似看见：在玉佛寺前的一个大坪场上，在大街小巷中，人山人海和熙熙攘攘呢！人们都在欢呼雀跃，要泼水，要洗去一年的衰气，要去迎接新一年的好运！这场面，狂野是狂野点，就听说：泼得越痛快，淋得越通透，就越能交好（文转80页）

读黄运基的《机上即景》

◎陈中美

我自旧金山退居核桃溪，越老作文越少，但阅报的兴趣不衰。每日早晨，慢跑一里路去买报回来，坐在家园的软椅上，看了正版报道的新闻，就看副刊的文章。

我老年看副刊，与众不同，首先着眼的不是题目而是作者。看到郑其贤、黄新等等友人的姓名，才看题目，看内容，就如见故人的面，悠然自乐。昨天看《星岛日报》副刊，就被我们前《时代报》社长、今《美华文学》杂志社长“黄运基”吸住了。再见他写的是《机上即景》，就细看内文，看了失声叫道：“好嘢！”于是举起桌上一杯浓茶，一饮而尽，再细细回味。

黄社长写的是美东友人发来的电子邮件，谈自纽约飞往巴黎的班机上看到的事情，写来如同亲身经历：将起飞了，一位白妇突然大叫：“我要换座位！”当空务员问为什么时，她指著旁座乘客说：“我不要跟一个黑佬坐在一起！”稍后，她听到空务员说没有空位可换时，又大肆咆哮：“我绝不跟一个黑佬……”坐在靠窗位的黑人努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却不停地在打喷嚏。空务员只好说：“除非有乘客愿意跟这位先生换位和你坐在一起！”但没有旅客愿意这样做，他们是以这种不合作态度表示对这位非洲裔旅客的尊重，对这白妇的反感。幸这时，另一位空务员走来，说：“机长说头等舱还有一个空位……”那白妇听了甚为高兴，打断空务员的话，说：“能换位，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空务员却面向那位黑人乘客说：“如果这位先生愿意的话，请拿起你的随身行李！头等舱的机位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黑人乘客站起身，微笑地松了一口气，说：“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对香水患有敏感症，特别是这位太太身上发出来的强烈的怪异香水味，我还

真怕熬不过这次飞行呢！”说罢就提起他的随身行李，跟著空务员向头等舱走去。霎时间，机上的乘客都愕然，但随即热烈地鼓掌欢呼起来。

回味了这《机上即景》，我想到它的好处：首先好在能够反映美国社会的生活现实，能够发人深省。读者会想到在美国这民族熔炉中，肤色不同的各族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值得歌颂；但还有极少数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不自觉，要警惕，要批判！它的思想性是健康的，有益于人民大众。还好在文艺性强，用形象的描写，似小说那样曲折，引人入胜，从白妇的叫嚣到旅客对黑人的同情，到机长不唯利是图的决策；从粗暴的白妇表错情，到有涵养的黑汉最后说难以忍受这白妇身上发出来的怪异香水味，回应了前文写“他不停地打喷嚏”的伏笔也很好，含蓄地对种族歧视者深刻批判。这篇和平的记叙文，胜过一般怒斥种族歧视的理论文。

虽然如此，我不敢说它天衣无缝，如再精减一些可有可无的字就更好。我欣赏完了，用彩色笔加框围住它，放在台面上，准备剪存入《剪报册》；我妻、我儿见了，都看，看了都赞美；晚上我媳回家，说在油站工作之余，亦曾欣赏过这篇好文章。啊！难得我家四口人看过同一篇文章，包括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文化水平的都赞好！显然，它会受到读者普遍欢迎。

于是，我想进一步扩大对它的欣赏范围，就把我家欣赏此文的情况记下来，寄给美华协会会长、《美华文学》执行主编刘荒田乡亲，看可否在会刊发表，或电传给文友看，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以写小说与政论文著名的黄运基社长，在散文方面也有如此杰作！

10月26日写于核桃溪住家

诗艺、史识、精神

——读蒋述卓的《诗词小札》

◎洪三泰

古人读诗，常分类别，多从一方切入。如谈诗坛掌故，论诗艺诗法，讲诗学理论，评诗人得失，议诗家趣事，等等。发现、追溯、比较、评介、引伸，言简意赅，不乏好的诗话、诗评。近读蒋述卓先生的《诗词小札》，觉得他品赏诗词别出心裁：从一诗切入，独具慧眼地涉及诗艺、史识以及诗人的人格和精神等。由此，既“得诗人之关键，窥作者之阃奥”（陈俊卿语），又能较丰富地体现作者关于“揭示诗词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的评诗宗旨。

《诗词小札》选取的中国自诗经以来的优秀诗篇，丰富而有代表性。这些诗词思想好，格调高，历来深受欢迎。在艺术上，几乎包含了诗词语创作的所有手法。蒋述卓先生善于有意识地超越漫长、久远的时空，置身于历代诗人所处的环境或诗人所创造的意象、氛围和意境中，体察诗人的心态和情感，体验其喜怒哀乐。如品赏《诗经·秦风·蒹葭》时，作者的心灵出现了三种意象和意境：一是崎岖长路、蜿蜒长河，凸现情人上下求索的迷惘；二是小洲上“伊人”朦胧的身影，表现强烈的思恋情怀；三是以凄清氛围烘托情感的失落。对于《诗经·邶风·击鼓》和《诗经·小雅·鸿雁》的艺术剖析，作者也注意诗经中“兴”兼有比喻、暗喻、象征、烘托等较有意义的用法。从艺术手法入手，进入古人情感领地，接通了古人神秘的心灵，准确细腻地揭示人的心灵奥秘和当时的爱情观、家庭观、道德观；形象生动地展现高尚人格、豁达胸怀和真挚友情。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人性光辉的体现。由此可见，人性能穿越久远宽广的时空，永存人间。蒋述卓先生在《诗词小札》中，谈到的诗义，包括了唐齐己撰《风骚旨格》中所说的“六义”（风、赋、比、兴、雅、颂）。如谈诗的构思、布局、表达方式，诗人的情感脉络，思想深度；深入浅出地告诉读者，比兴与比喻

的有机融合，意象和内涵的完全融合；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时，让人感受古代的君子人格。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读者由此知道，周代诗、礼、乐对人格形成的作用。

体现丰富的史识、史德，是《诗词小札》的又一重要特色。蒋述卓先生每谈一诗词，多引若干不同时代的诗词以作比较。在比较中鉴别，在比较中深入，在比较中升华。不同朝代，不同历史人物的背景、际遇不同，发而为诗的过程却大抵相同。以史对比，以史观照，则可以在不同情怀中沉淀出友情、亲情、爱情，再引出共同的人性来。作者通过丰富的史识和对诗词广泛阅读的经验，发现人类历代对生命礼赞的奥秘。如他举出从晚唐始到宋元以后对生命礼赞的诗词，让读者觉得新鲜有趣：李商隐“留得枯荷听雨声”；苏东坡的《枯树图案》识枯墨“苍劲不染尘”；倪瓒画寒村荒野、江雪荒寺，也写出苍老的生命信息；《红楼梦》中贾宝玉恨破荷，林黛玉却喜欢破荷，“留得枯荷听雨声”，写出了他们的不同心态和对生命的不同看法。又如，仅“一笛”，蒋述卓先生就从高适《塞上听吹笛》的笛声联想到向秀闻笛想起嵇康被司马氏所杀的悲情；杜甫《秋笛》“不见秋动，悲风稍稍飞”；《吹笛》诗中“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李白洛城闻笛、笛吹贾谊外放等等，都从笛声中引出不同的情思来。作者的史识、史德让一首诗飞扬起来，辐射开来，一诗引多诗，一情牵万情。再如，一个“凭栏”，竟带出初唐、盛唐、晚唐以及北宋的兴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人“凭栏”，蕴涵多少不同的心境、思想和情怀！有高昂、浩然，也有悲、沉沦。史识和史德，使《诗词小札》储备著丰富的信息量；让诗人、词人的生世、思想、情怀有更广阔的对比空间。古人论诗，逐句诠释，广知其义，而蒋述卓先生论诗则是拓展视野，广

泛涉猎，运用对比，凸现个性。

剖析诗艺，运用史识，目的是为了揭示诗词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情怀和精神纷呈。忧国忧民者、赴国救难者、隐者、恋者、悲者、乐者，不计其数。《诗词门小札》在选择诗词（包括新诗词）、阐明诗义、升华诗意的过程中，观点鲜明，扬弃自然，使全书透出一种浩气、正气和灵气，格调高雅，不染俗尘。因以史识作多元鉴别，对诗艺作比较分析，更能深刻地理解诗人词人的情怀、思想、心境和人格精神，做到入心，入肺，入神。如《骚音铮铮，民族之魂——读屈原〈橘颂〉》，展示了屈原的崇高品行和独立坚韧的人格追求；通过选读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三首词表现东坡的清高豁达的人格和随缘自得的思想。如何对待友谊？作者崇尚怀友爱友之情。由舒口的交友怀友的纯朴可爱，想到李白给友人“寄月”、“寄心”，王维给友人“寄春”的才美谈。

这，在当今看来，仍有借鉴、学习的意义。如《大业未成，求贤若渴》，赏析曹操的《短歌行》，使人知道曹操的求贤观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对毛泽东《贺新郎·读史》，分析得很精辟透切，既点出毛泽东崇尚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又说“此词所透露出来的雄浑气象、哲人智慧和博大宏阔的胸襟代表了毛泽东诗、史、思结合的最高典范”，使者读者深受鼓舞和启迪。作者在分析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时，深情地解读“土地”、“河流”、“风”与“黎明”四大意象和艾青心灵世界的联系，激励人们如艾青那样愿为祖国、人民和土地奉献出青春和生命。值得一提的是，《诗词小札》对禅诗词的深刻解读。“崇佛礼佛”、随遇而安、淡然处世等禅意，在当今的浮躁岁月里，似有“降温”、“冷却”的作用。作者论述孔子所解析的诗、礼、乐真义，阐释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及诗人的宇宙观、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等，不仅行得体、简约、精彩，而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意境，传递了古往今来的较大的信息量。

文心社旧金山分社2009新年雅集

文心社旧金山分社于2009年1月24日，农历腊月29，星期六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在都柏林市的China Wall Buffet Restaurant Banquet Room (7745 Amador Valley Blvd, Dublin) 举办新春雅集，数十名来自湾区各地的文艺界朋友欢聚一堂，进行倾情的“心”“腹”交流。“心”者，文心也！“腹”者，饭店为文友们专门烹任的菜色，让大家尽情享受。

雅集节目丰富，计有：

1. 由依林主持的“贺岁闹春”，抽取温馨礼物；
2. 由崇彬和冰清主持、依林跑龙套的“文心面对面”，请文友们在刘荒田和喻丽清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选一两篇最爱不忍释或者感触最深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赏读的感受；
3. 由冰清主持、依林记录的“集思广益”，对文心接下来的文艺活动进行系统的规划，由参加聚会的文友出谋献策，把2009年的文学活动策划得更加精彩纷呈；
4. 由崇彬主持的“文情预报”，其中一项文化盛事是庆祝《品》杂志一周年，定于2009年2月21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4时在三藩市总图书馆举行。

文心社广西桂林分社成立

【文心社南宁消息】2008年10月27日，广西男作家邀请北美女作家共进午餐，席间宣布文心社广西桂林分社成立。分社长由黄伟林博士担任。黄伟林（他是杨匡汉教授的学生，杨匡汉老师大赞自己的学生是鬼才）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师大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他将和朋友在桂林建立一个华文作家写作中心，欢迎海外华文作家到桂林度假和写作。（施雨）



文心社广西桂林分社文友首次聚会

《珠江文踪》序二：

半个世纪创新路

—黄伟宗《珠江文踪》序

◎洪三泰

《珠江文踪》是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化学家黄伟宗教授千万字著作中的一部新的很具特色和魅力的文论集。这部文论集，较集中地展现了作为广东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的黄伟宗先生，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学、文化学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地显示了黄伟宗教授坚持不懈地劳作，呕心沥血、不辞劳苦地笔耕的身影；是作者文旅文踪的详尽而细腻的记录；更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勇于创新，成果累累的见证。

《珠江文踪》分为“里程篇”、“建言篇”、“立境篇”和“文评篇”等四大部分，并附作者半个世纪以来的著作简介。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含义深刻。

里程篇，程在何处？在他的人生和文学道路的历程，又在珠江流域的山水间。二十年来，珠江文化研究的里程，大致包含著山程和水程。

山程：崎岖蜿蜒、山高路远。这，注定要黄伟宗教授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登山梁，爬古道，寻峡谷，钻山洞，走泥丸。从珠玑巷到“后珠玑巷”，千山万水，他是时空中的跋涉者，从韶关南雄到蓬江良溪，到海外，寻觅了一百多个姓氏族群历代迁徙的足迹，多方考察，反复论证。之后，准确精辟地作出“后珠玑巷”的定位。这个历史性定位，再现了这段族群迁徙历史的真实，实现了数十万海内外百姓游子的寻根问祖的愿望。一句“广”在哪里的叩问，让黄伟宗教授多次来往于两广之间，实地考察，再对照浩瀚的史料，得出准确的结论，找到了“广”的确切地址。荆棘丛生的粤北秦汉古道上，黄伟宗教授带著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们攀高山穿密林，发现沉睡了千百年的古道，认定其走向和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点，接著又筹办古道文化国际论坛。正所谓“踏遍青山人未老”，敢蘸热血写古道。

水程：烟波浩淼，浪翻波滚。黄伟宗教授率专家考察团数次过河渡海，到湛江徐闻考察海上丝绸之路，

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推前了1300年。观珠?出口的八大门，寻郑和下西洋的起航点，访江海交汇的南沙岸，上浪拍天庭的伶仃洋……五赴阳江，细研宋朝沉船“南海I号”，定位“海上敦煌”，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许和广大民众的肯定。南江为何隐其名？黄伟宗教授带领跨学科专家、学者，前往粤西调研，追根溯源，终于把南江唤醒。南江文化从始应运而生，得到云浮、阳江、茂名、湛江等城市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尤其妙者，他还进一步将“山程”与“水程”结合，提出了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的理论，以大量的翔实依据，填补了一个重大学术空白。

建言篇，言之必实。实，是实践的产物，也是实地调查考察的结果。那些抢救文化遗产，开发古村落，打造各项文化品牌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优秀建言，那些对六祖惠能、天后圣娘、悦城龙母、冼太夫人、雷州雷神等宗教文化中的杰出代表的富有创见的论述和生动准确的评价，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敏感性、学者独特的激情和灵敏的文化触角，更充分显示了作者不凡的思想境界和智慧精神。黄伟宗教授和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定位，唤醒了沉睡的历史文化，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当今的时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功在千秋。挖掘自然、地理、历史的存在价值，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是神圣的历史使命。实地的考察和认知，让历史文化重现光芒，映照著伟大的时代精神，其价值无限限量。从历史文化出发的建言，利国、利民，还便于领导决策，意义极其深远。黄伟宗参事在这方面，历尽千辛万苦，作出了极有成效的努力。他的数十篇建言，只是巨著中的一小部分，已经并继续在发挥作用。这些珍贵优秀的建言，绝不是只呆在书斋里的产物，这充分说明黄伟宗教授十分重视实践，亲力亲为，在实地考察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立境篇，立者何境？境生于心，境立身外，境在大自然中。数十年来，黄伟宗教授身入和心入自然之境。寄之以意，注之以情，意随境深，情境交融。因为作者善于对客观之境作形象的思维和表达，所以往往使之灵动起来，更加丰富多彩。珠江有四条江，在作者的眼里，便是“四龙争珠”的意象，化成了《珠江文珠》之境。《金燕—美的象征，文化的载体》、《盘龙之乡—德庆》、《民族瑰宝之乡—高要》、《“双翼”文化之乡—鹤山》等等，都是情注境中，透过形象看到了本？在作者另一部散文著作《浮生文旅》中，已有众多意象？晰的“立境”名篇。如《澳门之门》、《香港之风》、《深圳之窗》、《深圳之龙》、《深圳之鹏》、《珠海之珠》、《仁化丹霞》、《清远飞霞》《高州三树》、《河源四源》、《肇庆五气》等等。立境，使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凸现了出来。这是同为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学家、教授的黄伟宗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文学方式。文化内涵、意象、理性三者相融合在一起，自然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

文评篇，评功何来？文学评论是黄伟宗教授的本行。他的文学评论文章，是在细读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作家的创作实践之后的精心之作。黄伟宗教授所总结、归纳的“五论”，体现了他深厚而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这“五论”是：一是以《欧阳山创作论》为代表的对当代华南、以至全国作家的研究评论；二是以《创作方法论》为代表的创作方法理论；三是以《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学论；四是以《以文艺辩证学》为代表的文学、美学、哲学、文化的综合辩证论；五是以《珠江文化论》为代表的现代水文化学理论。“五论”如五座塔，基础深厚稳实，层层迭进，相互磨合，牢不可破。

广泛阅读、详尽分析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十分艰巨的劳动。黄伟宗教授不辞劳苦，五十年如一日地劳作耕耘。这是文学评论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文学理论专著和作家作品评论的结合，显示出黄伟宗教授广阔的文学视野和文艺理论深度。著名作家欧阳山高度肯定黄伟宗教授的成就。他早年在致黄伟宗的信中说：“你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你一方面在文艺理论领域刻苦钻研，写出了几部学术专著；“一方面，你并没有忘记现实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际，而及时地写出了大量有关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广东文学创作）的有积极意义的评论文章……”“你有一种辛勤努力，锲而不舍，默默奉献的精神，望今后继续发扬之。”著名作家陈残云1995年元旦给黄伟宗教授的专著《文化与文学》题辞为：“文艺教学、理论批评和研究，要与文艺创作、社会实践相结合。”两位文学老前辈，都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这恰恰是黄

伟宗教授所一贯坚守的信念和始终如一的实践。

在两位前辈作家先后去世以后，黄伟宗教授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他在文学研究的同时，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珠江文化，以无比的勇气和智慧创立了珠江文化系统的理论体系。近二十年来，他以实地考察珠江为基础，提出珠江文化始祖、珠江文化哲圣、珠江文化概念、珠江文化特质、珠江文化精神等理论问题，并逐一加以论证；在珠江流域，他注重就其地理、历史、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佛教道教文化、古村落文化、古道文化等等，进行跨学科的实地考察；在全省各地和当地政府一起召开多种文化的专家论坛，论证了珠江文化的内涵、特质和精神；主办刊物《珠江文化》；主编、出版“珠江文化丛书”数十本，洋洋千万字；在古稀之年，他率各路专家编著二百多万字的首部《中国珠江文化史》。这个艰巨的文化工程即将完成，标志著珠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黄伟宗教授，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多元的文化，都是黄伟宗教授一项项研究并提出新的见解的，是他和各学科的专家们一起，一件件亲手去做的。所有成果都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惠特曼说：“我不能，别的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你走过那条路，你必须自己去走。”（《自己的歌》，《草叶集》第100页）在半个世纪漫长的治学和做事的征程里，黄伟宗教授就是这样，十分执著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走自己的路，不管他人怎么说。他所留的印痕，那么深沉，那么清晰，那么闪光。歌德说：“光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应用知识；光有意志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付诸行动。”（《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58页）这至理名言，在黄伟宗教授半个世纪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中得以印证。这与那些只讲不做，人家做了又说三道四，诸多忌妒指责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而黄伟宗教授从来都保持著平常的心态。2001年他说：“双文化情写天涯，一心耕耘度浮生”；“天生我材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山重水复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八年以后的今天，他依然淡然自得地说：“做事人走做事路，步步留痕步步新。”我想，这话对我们都有一种警醒的作用：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呢，还是认真地去做事了？做事是不是一步一个脚印，步步有创新呢？

是为序。

2008年7月19日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

画面错落有致，风格优雅和谐

——读尔中先生的飞鸟照片

◎章朝东

我喜爱这幅飞鸟照片，这幅画面错落有致的摄影作品。你看这照片中，在晴空万里的蓝天下，造型俊朗的都市大厦连绵矗立而又高低相间，显露出建筑格局的严谨但不逼窄拥挤，在这个大厦连绵的背景前，横陈一段水光粼粼的湖面。圆弧的喷泉水柱冲开原本静谧的湖面，激起水花欢腾四溅。就在这岸边，一群鸟儿在从容戏耍，它们或是扑翅随兴起落，或是捉对低飞盘旋，或是信步岸旁，或是兀立一边，让我们突出地感受到它们的快乐和悠闲。摄影师尔中先生把群鸟的此种闲适情状置于蓝天高远辽阔，楼群壁立千仞，小湖一湾绿水的背景前，运用仰角拍摄，获得这幅前后层次丰富，画面亮丽生动，给人许多快乐和美感的作品。

我喜爱这幅飞鸟照片，喜爱其中蕴含的那种优雅和谐的风格和甘于淡泊的情操。画面上那平静的湖水，默立的高楼，安卧的路面，全部都在诉说着安宁和悠闲。连表现动态的飞鸟，也不是鹰击长空，一飞冲天式的势

头，而是随起随落，自得其乐的闲情逸致。作为照片主角的这些快乐的鸟儿，体现出一种和周围环境极相协调的闲适意味，整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安详局面。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里，优雅的闲情逸致是一种淡泊、豁达和高尚的境界，它历来是受高人雅士推崇的生活哲学之一。可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一段时期中，单一地崇尚壮怀激烈，贬斥闲情逸致的习惯气氛的熏染下，壮怀激烈的美学品味事实上已经很大程度地演化为假大空，演化为偏执而虚伪的亢奋，充满在生活态度里，也塞满在艺术作品里。这折射出在一个畸形意识型态的环境下，人们心态被扭曲的严重程度！而在眼前这幅飞鸟照片中，我读到的则是一种高远宏大的视野和胸怀，淡泊从容的心态和性格，闲适优雅的情趣和爱好。德国诗人海涅说过：“诗人是在他们作品的光辉中与世人见面的。”的确，我们读任何艺术作品时，从浅层次看，是读作品所呈现的表像；往深处说，是读作者所表达的心声。这幅照片钟情于闲情逸致，透露出作者的一种心无他求，甘于淡泊的情操。

我喜爱这幅飞鸟照片，因为它是献给文明社会的一曲诚实的赞歌。摄影师欣赏飞鸟的闲暇情趣，欣赏它们自由快乐的生活，但是并非把它们放在纯粹的野外自然场景中来单纯表现鸟类本身，而是以现代都市的建筑群作为拍摄的环境背景。天，是明朗和霭的蓝天；地，是修剪整齐的草地，整体环境无论是静景或动态，都是对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准的由衷赞扬。法国雕塑家罗丹曾经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从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对美的“发现”。眼前这幅飞鸟照片的作者尔中先生，就非常善于以他的艺术慧眼捕捉到美丽的画面。

（图：张尔中 / 文：章朝东）



教人爱不释手的奇书

——读常罡的《海外拾珍记》

◎刘荒田

我读这本奇书之前，便认识作者常罡。

好多年前，和他有交往的诗人朋友道及他的一“奇”：冬着墨色素丝唐装，披围巾。我脑际马上泛起木心在《上海赋》里的描绘：“涵养有素，不温不火，周身线条流贯宕扬，实在玉树临风，儒释道三美皆备而莫衷一是。”“围巾前挂后垂，单手插入裤袋，长衫下幅就斜成帆形，快步行走，乘风破浪，落拓豪迈。”之后，我在另一位诗人朋友家，和他见面。他的装束与常人无异，模样却出众，儒雅俊朗，待人诚恳，时发忧国忧民的议论。去年，我陪一位定居在德克萨斯州首府的朋友，到常氏家族开设在以人文蕴藏深厚著称、美国西海岸著名学府柏克莱加州大学所在地柏克莱市的古董店，请他鉴定一些古玩。我在一旁，看他评鉴，听他议论。归途上，我这位不但因擅诗而早年被誉为“羊城周七绝”、而且爱好古董、收藏颇丰的朋友，对常罡的修养和眼光赞不绝口。

光阴荏苒，拜访过那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古董店已一年多，其间偶尔和常罡通电话，晓得他要么满天飞，参观全球各地的文物拍卖会，参与投标；要么坐镇店内，要么在面對旧金山海湾烟波的地中海式的书房里，研读古籍；每天夜晚睡前，必读一两页红楼梦。当仲夏之际，又收到他的新着《海外拾珍记》。

按照清人袁枚的说法，“书非借不能读也”。读朋友的赠书，次序通常排在借来的或买来的书之后。然而，这一本教我破例。书的外观，典雅精致，深受吸引，令人迫不及待一探究竟。我一口气读完，连连惊叹，奇书，奇书！它是今年以来所读到的“最好的书”；在海外栖迟二三十年间，此书也排在“最佳”之列。

《海外拾珍记》之奇，首在读来有趣。哲学家和作家沙特称：“存在是在无穷的‘字表’上某处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对文物鉴赏家常罡而言，“字表”是浩

如烟海的历史，“某处”就是文物。他的志业，首先是“拾”，也就是追寻。本书的相当篇幅，陈述获得一件珍宝的过程。常罡若是位签下千万美元支票却眼也不眨的苏富比拍卖会上的大富豪，这本书的寻宝经历便少了引起普通人强烈关注的刺激性。但他却自称“囊金有限如我辈，则须量力而行，”只能“逶迤迂回，机智谋取。”此书妙致饶生，其巧窍灵枢，或许端系于此吧？

书中记叙买下“清乾隆宫制紫檀炕几”的经过，柳暗花明，读来惊叹不叠。他在旧金山参加巨富遗孀卡里斯遗物的拍卖会，卡里斯是全美有数的中国文物收藏家，“惊爆古玩界，创中国古瓷天价之明洪武釉里红大盘，即充其家摆果切蟹之盘近百年”。会上，作者看中包括架子床和脚踏的一组家私，确认这紫檀木所雕，“满目花绚锦簇，叶茂枝绕，华贵典雅，刀法纯情，挖飒爽无滞迹，不啻施刀于紫膏冻脂上”的“脚踏”乃是“炕几”。他起初想，这一精致的宝物和“大且笨重，与现代生活枘凿难容”的床拴在一起，不会有多少问津者，自以为必操胜券。不料在拍卖场中，杀出黑马——“一黑人，白发，瘦高而驼，羞涩温和，衣裳零落若瑟瑟寒士”，竞价时，“他如水面之葫芦瓢，记下力击打，下沉片刻，旋即上浮如故”，直到逼近3万元，众家罢手，由他赢得。作者退出时，“心绪难平，于前厅徘徊不忍离去”。孰料春云再展，还有“下篇”：作者趁黑人在窗口排队付款时，与之攀谈，对方声称爱大床爱到“没它不能活”的田地，作者便说，爱床既已如愿，脚踏可否另售。对方应允。作者“战栗掂掇，持平出价”，黑人居然接受。这阵子，一群人蜂拥而来，议论汹涌。作者怕黑人反悔，挈几快步离去，“驾车已过海湾大桥，尚觉心兔怦怦”。

海外搜奇，得手时固然欣喜若狂，也有无从弥补的缺憾。一位年逾八旬，目昏手战的白人老太太，给作者打电话，要出卖她父亲遗赠的中国瓷器。这些藏

品均已聘请某博物馆亚洲部女博士一一鉴定。其中一件“直径近四十厘米，绘苏东坡赏古图，翠蓝浓畅，写画极精”，“一望而知是康熙官窑精品”。女博士却鉴定为后代伪造，估值仅为一千二百元。作者再问，此盘在4天前已经以这一价钱卖给一对夫妇。作者慨叹：“吁，苟缘慳如此，夫复何言，夫复何言。”后来，作者在洛杉矶巧遇买下这件瓷器的夫妇，问可否出让。对方回答说，确有其事，但某日不慎失手，落地碎成数块，经粘合，摆在柜台。从此，世间又失去一市值至少十多万美元的珍宝。悲夫悲哉！

珍宝到手以后，自然要赏鉴。常罡写到这一节，峰回路转，层层推进，岂止摩挲、把玩、鉴定？这是开辟草莱的文化孤旅，涉及所有人文科目的精神探险。他在旧金山博翰伯德富拍卖行，竞投吕洞宾牙雕，多轮苦斗，价至起拍价的十数倍，仍旧争锋未已。最后，他中标，“待付款取物驾车返归，喜不自胜，乃至微有头晕眼花之感”。接下来，他鉴定出，这是清代牙雕的“北派佳制”，根据是“衣纹垂风，肌脉融活，髭发生动，却不见丝毫着刀痕迹。通体流畅，远观之，几疑为德化之瓷，又宛若奶脂披沥被身而下，虽缝褶深掖处亦莫不如此”。一般鉴赏家到这一步，算得功德圆满。然而，常罡钻起牛角尖来：伴随吕洞宾的鬼怪，是“泛泛之鬼”还是“特指”？直至次年，他于旧金山郊区半月湾小城一家老旧书店，偶然购得三巨册英文版《中国艺术》，从书中的绘画碑拓版画卷，搜到一幅明代描绘吕洞宾故事的版画，“吕仙身后立一鬼怪，形象竟与那牙雕之鬼一模一样”，“惟其头顶蹿出丫杈一截，当为树鬼木精一类。”可惜图片没有故事简要，只说它是某书插图，该书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日格斯博物馆。他上网查到该馆网址，全是荷兰文，如堕云雾中。于是他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从明人臧懋循所编的《元曲选》入手，搜到几本明人著作，“诵读毕，疑团尽释”。做足了探赜索隐的功夫后，常罡得到以下结论：“牙雕中搀扶醉态可掬的仙人的，是由吕洞宾超度成仙的“城南柳树精。”至此，另一悬案也迎刃而解。先前，常罡发现树精“其卤门皱纹间，有一枯疤焦斑之蚀洞，初谓巧用牙料蛀疵，添其莽野凶怪之相。细审之，牙科心材无此瑕疵，且洞中点染石青，乃刻意凿琢而成”，然而一直探究不出其“意”来，现在终于明白，乃是：树精“脑顶不生树丫，巧凿古树枯桩之疖蛀蚀洞以代之，暗寓柳精身份来历。”

常罡对件件古物的鉴赏，调动了多少得诸书本的学问和取于生活的知识。这位奇人是当今少见的通人。

如今流行造假，古物市场更是假货遍地，“唯有骗子不假”。造假术与时俱进，早已不是单纯的制伪。从本书所载的造假情节，不能不惊叹骗子的绝顶聪明。其

中的绝招之一，曰“仿中仿”。常罡的友人，开古玩店，从一美国青年处购得标榜为出自“雍正官窑”的五彩刀马人物大盘。这位颇有功力的鉴赏家不是不识货，他也认定，此盘不是雍正官窑，但是在雍正官窑出的素白盘施彩后烧制的“后挂彩”，依然弥足珍贵。常罡将这盘子带回家，反复揣摩，逐一拆穿。首先，他根据“釉汁肥莹，胎体厚重”，不同于雍正窑的白腻温柔，轻盈婷秀，以及字体上的区别，判定它不是雍正官窑的白盘。其次，从绘画的深细处着眼，挖出最大的破绽——“所画人物依水浒传页子旧例，腰佩条牌，内以蝇头小楷书姓名。卢俊义之卢字，竟书简体字。”结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伪作。“小窑精烧，胎、釉、画。款，专人分掌，一窑成器不过二三件，乱真酷肖是图。”

常罡鉴赏，借格物治史，凭史识格物。他在稽古沉潜的《漫议帝王口语》一文中指出：“对于治史论人者而言，所有纤纤细节，不惟古人原话，能助人翩翩浮想之趣，更具有潜隐微妙的功用，即有助于复原历史的‘彼时情景’。如亲检遗物，添身临其境之感，时时提示今天的历史学者，不宜勉强立论或为难古人，须设身处地、通情达理地解读历史。惟如此，或能少一些偏执粗简，少一些评史论人‘不论其世’以及事后诸葛式的高宏挥洒。”他居高望远，器宇弘深。读这本书，既赏姿彩斑斓的器物，又读波澜壮阔的历史，既辨识五花八门的人物，更领会流转变易的风俗，这是一本厚重无比而又轻松好看的人文大书。

《海外拾珍记》的语言风格，脱胎于魏晋唐宋笔记与明清性灵小品，又类似民初“新语体”的文言，为什么？他自谦地解释说，“执陈腐之言言陈旧之物，约略般配，时得词从意顺之乐”，另一宗旨则是句短、字少、书薄，“一省读者生命，二省购书之资。”以我的阅读范围看，常罡的文言文，篇篇是优美的散文小品，行文当繁则繁，当简则简，有时惜字如金，有时则千金散尽，诵之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在今人中，其圆熟畅达，仅仅稍逊于鸿儒钱钟书；但论曲尽器物与制作的奥微深细，则有过于而无不及。

对于文物，我是门外汉，但在读这本书时，我以执笔文翰之人所特有的文字敏感，发现常罡描写同一事物，极少使用同样的词句。我以此问及，想知道他是有意种花还是无心插柳。他则说，不仅一页一章之中，既在全书之内，亦当力求在修辞上云霞锦灿、手法绚烂，尽力避免重复赘现的词语。他语气平淡，而我则深知，此等勾当，关乎写作的基本功，言之虽易，行之实难。

文中此起彼伏的美式幽默、京派雅谑，更教人忍俊不禁。“售者菲利普卓别林与老伴儿安吉拉，均年逾八旬，自堪萨斯偏僻小镇来旧金山展售。经营颇杂乱，涵

盖亚太各国杂耍。自奉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终日坐区
区展柜后，老太只是不停吃食，老头只是不停瞌睡。逢
客问，老太辄至耳旁，轻碰软肋：‘菲利普，年代，
年代？’或‘菲利普，价钱、价钱？’”何其生动的
新“世说”，何其典型的洋市场！

文中偶尔会蹦出一两句白话，纯粹的口语，比如：
“昔年曾与北京名匠师祖连朋老师傅谈及明代木器
雕刻之精绝，祖师傅笑谓余曰：‘老年间作东西就有那
么个劲儿，许你眼没看到，不许我手没做到。’”这
不仅是点睛之笔，也令人瞠目一诧，遂即莞尔。

唯有奇人，写得奇书。常罡的国学根基自不消说。
他是中国作协会员，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静窗手

稿》，得过台湾第三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他的本行
其实是音乐，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西方音乐史十年；他还
是演员，在电影《刘天华》中，饰演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之父萧友梅先生。擅钢琴长笛，通梨园掌故，是京昆剧
票友。只有这样学贯中西，纵横古今，具备全面而深厚
的人文修养和饱满的人生历练，而又高蹈在世俗功利之
上的人物，才能挥洒出清雅绝伦、又氤氲着人间烟火味
的好文字。

我从这本书获得了从前很少有过的愉悦与十分有用
的知识，兴趣之浓，喜爱之切，只恨其薄。特地向喜爱
中国文化的土洋人等热烈推荐。

2008年冬于美国旧金山

陈谦、陈希我、林那北小说入选 《2008中国中篇小说年选》

由中国小说学会（谢有顺）主编的《2008中国
中篇小说年选》，旅美作家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
犯》、陈希我的《罪恶》及林那北的《唇红齿白》获
入选。本书精选了2008年度中国中篇小说中的13位作
家的佳作。这些小说的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感
人，发人深省，回味无穷。通过本书，能帮助读者领
略中国21世纪中篇小说的魅力，打开一扇通往小说艺
术世界的门。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多种
多样的叙述手法，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反映悲喜
人生、复杂人性的生动和深刻方面，呈现出优秀的品
质和丰富而绚丽的艺术光彩。（文心）

施雨小说入选 《2008中国短篇小说选》

由中国小说学会（洪治纲）主编的《2008中国短
篇小说选》，文心社社长施雨的短篇小说《你不合我
的口味》获入选。优秀的短篇小说，在相当程度上代
表了当下小说创作的风向，体现着作家在艺术探索上
达到的高度，具有很强的专业“看点”。本书题材多
样，风格多样，以质取文，不以人取文；广泛阅读，
精中求精。本书收录了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所
收文章有《一坛猪油》、《厨师履历》、《脚背》、
《秘密通道》、《老锄头》、《人间欢乐》、《陪夜
的女人》、《末日的爱情》等等。（文心）

程宝林书讯二则

程宝林读书随笔集《拒降书》即将出版。这是一部
海外书生的内心独白。此书已列入了内蒙古出版社
推出的“纸阅读丛书”第二辑。目前，书稿已基本编
造，只是图片尚在搜集整理之中。

程宝林另一本最新散文集《故土苍茫》亦即将由人
民出版社下属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与内蒙古教育出
版社即将推出的读书随笔集《拒降书》一起，构成作者
2009年写作的新收获。

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将于4月2日在海南师范大学举行

为促进中国大陆文学界与海外华文文学界的交流与
互动，携手弘扬中华文化，繁荣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由
海南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起，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决
定，于2009年4月2日至7日在海口召开首届王鼎钧文学
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协
办。会议中心主题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视野中的王鼎
钧文学创作”，分议题为：1. 王鼎钧的文学成就在大中
华文学格局中的地位；2. 王鼎钧的文学观与散文创作的
审美形态；3. 王鼎钧的乡愁情结与爱国情怀；4. 王鼎
钧回忆录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5. 王鼎钧作品在海内
外的出版研究动态。

赏 珍 小 语

——读常罡《海外拾珍记》的前前后后

◎周正光

闻常罡之名久矣，一直等到去年我全家往加州旅游，才有机会见他。那天我带来两件藏品去请他鉴定，一件是文革后期朋友转让的古玉，一件是数年前我在德州购买的一对犀角杯。这对杯子镂空，刻满松竹梅岁寒三友，弯弯曲曲的松枝刻成杯的托座，其上还有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造型十分古雅别致，而最可贵的就是有淡淡的奇香从杯内传来，想必就是犀角本身的药香了。其后我遍寻有关犀角的各种资料，经过多方比对，自认为这对杯子是明代的作品，书上说明代传世的犀角杯现存的顶多二千件，我这两只杯子还是用绝种已久的亚洲犀角造的，其珍贵倍之。我出远门时都锁在保险箱内，只有过年过节祭神时才用作盛酒的礼器。

到了旧金山，由老友刘荒田带路，到常罡开设的古董店。临行，我邀请弟妹们也去见见这位心仪已久的高人，但他们都说老夫子满口之乎者也，听也听不懂，还是你自己去吧。谁知一见面，常君却出乎意料地年轻，只见他梳着最流行的发型，穿着合身的黑色毛线衣，牛仔裤，清爽淡雅，文采斐然。谈吐间眉宇有一股幽燕雄豪之气，此诚翩翩之浊世佳公子也。常君拿着我带去的藏品细看了一会，就说：“玉是真真正正的旧东西。杯，不是犀角造的，是用你们广东人所称的酸枝木雕刻而成，而且是新仿制的。”

说到古玉，常君就取出一件他自己收藏的金元时代的玉冠顶给我们欣赏。冠顶是古人缝在帽顶上，用来做装饰的，除此之外，常君又考证出另一重更深的意义，那就是用作励志和训诫。此玉冠，青白色，如酒杯大小，耸圆如高丘，透雕洞镂，写一隅荷塘秋景，荷花苇叶，水珮风裳。花间水畔还有神态各异的九只鹭鸶，或衔茎啄流，或剔翎梳羽，或转项顾盼。常君说，“鹭食清莲”谐音“禄食清廉”，含清操节守之意。听着看着，四座赞叹不绝，其造工之精，境界之美，我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真是“坐对红衣才思减，一池秋藕尚余

花”！

回到旅舍，家人问起鉴定的情况，我一本正经地说，刚才专家鉴定了，这两只犀角杯是极为罕见的上上珍品，成双成对简直绝无仅有！“值多少钱？”马上有人问。“专家说最少30万美元，再等等，50万也不为过！”“哗！”满堂惊叹。弟弟妹妹侧目，妻子面有得



色。“十有九人堪白眼”的书生顿被另眼相看，刚刚编造过“神话”的我，心头又得意又愧疚。

又过了大半年，常君的力作《海外拾珍记》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承蒙不弃，我获赠一册。开卷读之，金元青白玉冠顶也收入其内，摄影精美，小记清隽，风华重睹，更觉欢欣。我无法形容的美玉，常君用短短数言尽显其意蕴：“玉透淡虾青色，经八百年血脉喂养，娇嫩灵滴，几入手欲化。”好一句“娇嫩灵滴”！读本书，知此玉购自一位快乐的美国青年，他草台搭班，于古董节仓促上场，令新婚妻子坐守档口，他自端咖啡，满场周游，广事交结。常君写道：“彼单纯人，全不查余之身份信用，收支票，吻爱妻，转眼又逍遥无踪矣。”就这样，这件充满灵气的神物，不知在多少顶高官、文士的冠冕上系过，不知在多少双怜爱的手中摩挲过，不知历经多少沧桑，几许兴亡，走过千山万水，终于来到作者常君先生手里。想想，悠悠八百年，山陵倒，大厦倾，长城破，而这一跌即碎的白玉竟完美无缺，这自成小小体系的人文圈，仍是那样坚牢，祥和。对着美妙绝伦的图片，只宜诵《爱莲说》，只宜唱宋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这时刻，如言涉功利，就对神物大不敬了。佛家云，因缘殊胜，殊胜因缘，我为常君贺！

拥有一件神品足以慰平生，读《海外拾珍记》，知道常君还有许多藏品，牙雕、竹雕、木雕、玉玩、文房清玩、书画诸艺，琳琅满目，十天半月也看不完。由此想及，我在海外的时间比他长得多，为何他能拾珍，

而我不能？固然因为受制于财力、学养、际遇等等方面，而最根本的原因，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在“正心诚意”四字。你对历史之物是否真爱，爱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其他杂念或企图？要知道，人拾珍，珍也拾人，常君学音乐出身，堂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却爱古成癖，竟至“流窜”欧美，跨国觅古，其诚，其至情至性，真可天地同鉴！他在本书后记中写道：“于清昼良宵，憩坐斋中，晤对古物，如傍古人倾谈，娓娓移时，心心相印，如秋潭之映月。古心入流我心，其美也皎皎，其诚也穆穆，其和也蔼蔼，其静也滟滟。欣欣然心汲滋养，得返本归真，复性为自然之人。”读这段话，我反复思考，益觉自己心不正，意不诚，证之先前说的那对假犀角杯，我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就为了一个利字，将华屋美食押在一对小小木杯，结果空欢喜一场。“五十万元”的天价家人未必真相信，不过装出一副羡慕的样子，讨我这当哥哥的高兴而已。从今以后，我须由正心诚意开始，诚之又诚，如秋潭映月，随其自然，或者不求而自得吧！退一万步，我已有古玉一环，虽垂老江湖，贫居俚巷，与之相对，岂非快事？

末了，忽然想起，前几天荒田在长途电话向我说：“常君善吹长笛，唱昆曲，已答应为友清唱几首名曲。”我流寓墨西哥湾，心向往之，却因太遥远不能参与，只好怅然西望。

2008年冬月于休士顿之双湖小筑

美华文讯

美华作家创作大丰收

最近两年，美华文协多名作家笔耕不辍，纷纷推出新作品。已出版的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时评政论等等著作十多二十种。计有刘荒田的《美国笔记》、《旧金山浮生绘》；喻丽清的《面具与蛇》；李硕儒的《寂寞绿卡》；王智的《扫描美利坚》；黄运基的《黄运基选集》第三、第四卷；宗鹰的《宗鹰文集》（六卷本）；展我的《展我散文选》；高德蓉的《德蓉文集》；伍可嫻的《金山伯的女人》；陈波生的《神的信》；觉虹的《觉虹诗选》。还有程宝林计划今年内出版的《拒降书》、《故土苍茫》。



和非马先生辩论（文接75页）

运呢！

“金碧辉煌的玉佛寺”也因为它的雄伟高大、宽敞美丽而“清凉”。“白瓷观音”这座高高耸起的佛像也不矮——“虔诚的小手”给菩萨贴金，够不着脸，也只好贴在它的“身上”。小孩子是由大人带领著的，可见，这玉佛寺里面也挤满了“等待/泼水节来临”的人，香火鼎盛。

《周易》说：童愚，吉。英语里“IDOL”这个词，是偶像，也宠物呢！这“一双虔诚的小手”在给菩萨的身上贴完金以后，“自己的脸上/也贴了一朵/甜甜的/微笑”，这是情理所在、理所当然的。施舍于人，自得其乐。这也是人心向佛，社会和谐，平安吉祥的一种体现。荒田评：洒出人性的甘淋；风中秋叶评：一热，一冷，反衬了，在文字的空间，看到了，微笑；冰花评：慈爱的心在闪光；何茵评：佛若有灵，也甚慰矣！就所有的这些，我均同意。

然而，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对这道貌岸然的高大神像也不怎么样。当然，神话里的观音，是以播雨、送子、宽大、慈悲、怜恤而受人尊敬的。但见世间这么多的不平事，我总认为：立在寺宇里瓷菩萨大多也是没有心肠，没长心肝的。光靠别人给自己贴金而伟大而金光闪闪起来的东西，我总崇拜不起来。我不会去跟潮贴金，因为我知道，做人靠自己，不靠神仙和皇帝。非马

先生“我的心却清凉”大抵是由于这座玉佛寺的雄伟、高大和宽敞而得来的吧？但是，我的心，倒是因为害怕我们大人给小孩子灌输迷信，引错方向，甚至谬种留传而“清凉”！

当然，以上最后的一段联想是我自己的。但是，这也不能说与你非马先生的这首诗歌完全无关。而这恰恰是一首好诗歌的穿透力和感染力的之所在呢！

说到这里，非马先生，你就自己评吧——这首诗你说值不值得冠军呢？这大抵不会是因为我的“宽宏大量”吧！西西，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

此后，我足足等了一天，均未见非马先生回帖。

我知道，非马先生也未必需要回帖的。诗是心声，是无需注释的，它是通过意象来搅动你的感情呢！非马先生也说了：一首成功的诗与一幅隽永的水墨画一样，需有足够的留白，让不同的读者，或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心境下，产生不同的反应与感觉。根据各自的背景与经验，读者可把自己的想象与解释加诸于一首诗，从而共享创作的乐趣。所谓：笔下未必有，读来未必无呢！

后来，我还是等到非马先生的回帖了，他说：“有机会一定来江门同文刀一起享钓鱼之乐。”

听此好消息，真快乐死我了！我自己就认为：我和非马先生的这场辩论，我赢。我还能不赢吗？我赢了个非马先生来江门呢！

《美華文學》 訂閱單

訂 費

- ☐ 1 年 4 期
1 year 4 issues
\$25.00
- ☐ 2 年 8 期
2 years 8 issues
\$45.00
- ☐ 3 年 12 期
3 years 12 issues
\$60.00

請勿填寫下欄
OFFICIAL USE ONLY:

Receipt # _____
Amount \$ _____
Start from _____
End at _____

Please send me (訂閱) _____ Years(s) (年) LITERATI 《美華文學》

starting from (開始日期) _____, 20_____.

姓名 Name: _____

中文姓名: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城市 City: _____ 電話 Tel: _____

州 State: _____ 郵區 Zip: _____

Make check payable (支票抬頭請寫) CHINESE JOURNAL LLC
and mail to (寄) :

Chinese Journal LLC
3450 Geary Blvd., Ste. 205
San Francisco, CA 94118

(415) 668-2388

Fax 傳真: (415) 668-2322

☐ 新訂 New

☐ 續訂 Renewal